

DAI SIJIE
戴思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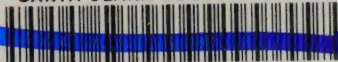
尉遲秀・武忠森◎譯

影天子

《巴爾札克與小裁縫》作者戴思杰：
「這本書陳述了一段奇特的命運，而我把它當成一份禮物，
獻給所有懂得歡笑的朋友。」

法國重量級媒體《文學雜誌》、《新觀察家》週刊專訪推薦！
法國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 4 顆星鼓掌好評！

SANTA CLARA COUNTY LIBRARY



3 3305 22621 5527

L'acrobatie aérienne de Confucius

戴思杰
Dai Sijie

Photo: Armand Fèvre © Flammarion



當代最重要的旅法中國作家。一九五四年出生於中國四川成都。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四年被下放到四川雅安

接受「再教育」。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他進入南開大學研讀藝術史，後又轉至電影學校學習拍電影。

一九八四年，他輾轉進入法國法蘭西藝術學院留學。一九八五年，他以學生身分拍攝的短片「高山廟」榮獲威尼斯影展青年導演短片大獎；一九八九年以長片「牛棚」榮獲尚維果獎。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八年，他分別拍攝了長片「吞月亮的人」和「第十一子」，二〇〇六年並推出第五部電影「植物園」。

他直接用法文寫作的小說處女作《巴爾札克與小裁縫》，法文版與美國版銷售突破一百萬冊，被譯成四十種語文版本，並榮獲魁北克圖書獎小說的春天文學獎、金石堂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書等多項肯定。二〇〇一年，他更親自執導將其拍成電影，入圍金球獎最佳外語片及坎城影展「另一種注目」單元。

他的第二本小說《釋夢人》，以幽默筆法周旋在西方心理分析和中國文化之間，同時入圍法國四大文學獎的其中三項：費米娜獎、龔固爾獎和麥迪西獎，並榮獲費米娜獎。繼而出版的《某夜，月未升……》風格浪漫、優美又深情，令人驚豔。《影天子》則以古韻今，大膽地挖掘中國古代天子的奇特軼事。

二〇一一年出版的《三故事》（暫名），是他邁向全新創作里程的第一部短篇小說，以堆放電子廢棄物的貧困中國小島「貴島」為背景，細膩描寫島上主人翁一生的悲歡離合，令人動容。

譯者 | 尉遲秀

一九六八年生於台北。曾任報社文化版記者、出版社文學線主編、輔大翻譯學研究所講師、政府駐外人員，現專事翻譯。譯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書》、《雅克和他的主人》、《小說的藝術》、《無知》、《不朽》、《緩慢》、《生活在他方》、《相遇》、《戀酒事典》、《渴望之書》（合譯）等書。

譯者 | 武忠森

輔仁大學法文碩士，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兼任講師以及自由譯者。譯有：《遇見野兔的那一年》、《當我們一起跳海》、《諾言酒》、《背叛者之歌》、《經濟不說謊》等書。




皇冠讀樂網 | www.crown.com.tw

小王子的編輯夢 | crownbook.pixnet.net/blog

皇冠Facebook | www.facebook.com/crownbook

皇冠Plurk | www.plurk.com/crownbook

封面圖 © 達志影像 封面設計 | 程郁婷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2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Choice

編輯的口味
讀者的品味
文學的況味

DAI SIJIE

戴思杰

尉遲秀·武忠森◎譯

影天子

L'acrobatie aérienne de Confucius



法國媒體好評

《影天子》不只是一本娛樂讀者，讓人發笑，它同時也是一種反思，關於權力——我們認為權力是絕對的，可是它卻是相對的——關於冒名頂替，關於面具的遊戲，以及命運的概念。也關於這個臣服於諸多歷史意外的世界劇場——善於迂迴敘事的作者有機會近身觀察它。

要說《影天子》裡的皇帝是最有權力的人，那麼他也是最與世隔絕的人。這個皇帝是作者擅長描述的「被排除在外的人」，一如《巴爾札克與小裁縫》裡的人物，被送去遠離家鄉的地方，或如同《某夜，月未升……》裡的角色，選擇離鄉背井讓自己過得更好。

——
【文學雜誌】

戴思杰是那種每部小說都重新來過的作家。這位在中國出生，在法國豐厚羽翼的作家，以《巴爾札克與小裁縫》揚名國際之後，卻擺脫了個人的故

事，開始探索其他路數，這些故事或許並不可信，但卻更有野心。化身、身分交換、鏡像遊戲、出格——《影天子》是一部原創的巴洛克作品。作者呈現了一種歡樂的猥褻，從來不落粗俗，還經常令人捧腹。他奉他筆下主角的同人拉伯雷為主保聖人，展現了亦真亦假天馬行空的博學。他混合不同的文學類型，讓動物發言（啊！那段老虎與母老虎的對話多麼滑稽！），穿插各種不同層次的敘述。

——【《新觀察家》週刊】

繼《巴爾札克與小裁縫》這部自傳性的作品之後，戴思杰又帶著一個與現實錯位的故事回來了，這是一場真正文學性的歡騰。在《影天子》這部小說裡，作者呈現的是一幅東方的壁畫，讓我們學會以耐性武裝自己，不要心急，慢慢閱讀，慢慢生活。

戴思杰刻意轉身，背離自己，他帶領讀者走向帝制的、神話的中國。他走在敘事的鋼索上，揮灑無數的小故事、圈套、劇場的手法、誤會、虛構的敘述；他也全心搞笑，天馬行空。戴思杰的詩意是最真實也最自然而然的詩意。

——【洛林共和報】

關於史料

為了不增加閱讀這部小說的負擔，多半時間我都以「皇上」稱呼我的人翁。

不過細心的讀者肯定會留意到，在故事的尾聲，我讓主人翁的名字「正德皇帝」出現了一、兩次。如此低調的透露只是要讓大家知道我筆下人物的真正身分，也讓大家知道這個人物確實存在：

姓：朱。

名：厚照。

西元一四九一年生。

西元一五〇五年即位。

政權：明朝。

年號：正德。

西元一五二一年溺水而死，無子嗣。

廟號：武宗。

我想我該列出以下這兩本書，因為和其他作品不同的是，這兩本書滋養了我的想像力，也為這本小說提供了血肉：

《武宗實錄》：這部文集的篇幅達五千頁，逐日記錄這位皇帝在位期間於公、私場合的一言一行和他寫下的文字。

《明史》：這是一部集體著作，在清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命令下，由一批史學家合力編纂而成，編纂時間始於西元一六四五年，至一七三九年完成，共計三百三十二卷，其中第十六卷是正德皇帝的生平傳記。

在中國歷史上，正德顯然不是最無道的暴君，但他絕對算得上是最古怪的皇帝之一。從來沒有其他皇帝像他這般迷戀動物：登基兩年後，也就是十六歲的那年，他下令建造豹房，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那裡過夜，和他豢養的猛獸同樂，身旁還有倡優和術士作陪。好幾次，他差點被自己親手訓練

的猛獸吞噬，都是在千鈞一髮之際才被救出。世上再沒有比狩獵、捕魚更讓他感興趣的事，而且，他就是在漁獵宴遊的時候，因為沉船溺水才喪了命。

當代有些史學家非常欣賞他視體制為無物的勇氣。他的離經叛道卻也讓明朝的高官對他恨得牙癢癢的；當時整個官僚機器都跟他唱反調。舉例來說：西元一五一七年，這是頭一次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武宗御駕親征，赴華北邊境擊潰蒙古軍，可是大學士們拒絕歌功頌德，官員們也不承認這次勝利。

在所有對這位特立獨行的皇帝表達正面看法的作品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兩本重要的著作：

《細說明朝》，黎東方著，一九六四年在台灣出版。

《萬曆十五年》，黃仁宇著，最初在耶魯大學以英文出版，一九八五年中文本在台灣出版。

這第二本書對許多華人同胞來說，是寫中國歷史寫得最好的著作當中的一本，但是對我來說，這本書就是最好的。我甚至因為這本書的主題是另一個皇帝而感到遺憾——萬曆皇帝是個相當平庸的人物，優柔寡斷，我對他從來就不感興趣。但是這本書第二章的最末以近十頁的篇幅寫到萬曆的堂伯祖

父正德皇帝，這幾頁文字質地極好，筆力遒勁，資料豐富且皆有所本，敘事依然如行雲流水。我很感謝黃仁宇，他在大量注釋裡引用了好幾冊明代典籍，有的作者已不可考，這些典籍在明朝風俗、皇帝冠服、上朝聽政的程序以及其他宮廷儀節方面，為我提供了許多寶貴資訊：

《酌中志》，作者劉若愚是明朝宦官，生於西元一五八四年。全書二十三卷。

《湧幢小品》，作者朱國禎是明朝的大學士。全書三十二卷，第一卷描述對囚犯行刑的各種方式。

《繼世紀聞》，作者陳洪謨是明朝的文學家。第九十五及九十六卷詳述正德皇帝生平。

《明會典》，全書共二百八十卷。

儘管正德皇帝早已選擇在我腦海裡住下——這是他自己的選擇，而我也始終無法抗拒這種單方面的決定——儘管我很熟悉他的種種習慣，也很熟悉他走路、說話、動作、接觸動物、吸食鴉片的方式，但是這個人物對我來

說，依然是個謎。我們在《明史》裡見過他幾次，他以家長之姿，在官吏、園丁和貼身僕役面前，授與自己文官武職。

譬如，他曾冊封自己為威武大將軍，其後，他還以皇帝身分下令，派遣這名將軍（也就是他自己）前往北疆督軍。這瘋狂的決定讓所有將官抓狂，他們不知要在皇帝面前下跪，還是要站著迎接新同僚，不論哪一種姿態，都有可能讓他們腦袋瓜子落地。

次年，他再封自己為鎮國公，加賜歲俸五千石。數月後，他又封自己為太師，位階比所有官員都高，他成了自己最重要的文官。有些史學家將此舉歸咎於精神分裂。我向來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很難相信，一個和動物如此親近的人，一旦發了瘋，竟然會變得對制度這麼狂熱。

我很想拿這問題去請教黃仁宇這位《萬曆十五年》的傑出作者，或其他明代的專家，可惜我誰也不認識。

能怎麼辦呢？我心想，還是忘了腦子裡的這名住客吧。沒想到有一天，我無意間讀到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的《東方概要：從紅海到中國》——這位作者是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er}）於十六世紀初派遣

至中國的第一位使節。

這本書被發掘的過程和它的內容同樣讓人吃驚——西元一九三七年，也就是這本書完成後的四個世紀，一位名叫科蒂紹（Armando Cortesao）的葡萄牙學者來到巴黎的國會圖書館，歷經數月申請，終於得以開啟人家交託給他的一只大信封袋，上頭蓋著收藏者的章，也就是弗樂里俄伯爵（comte de Fleuriu，一七三八—一八一〇）的印璽，還有他的家族紋章——一個太陽。正如科蒂紹所期待，他在信封裡看到百來份航海圖，都是十六世紀的葡萄牙水手法蘭西斯可·羅伊斯（Francisco Rois）繪製的。隨後，這位學者的指頭又在信封底部摸到別的東西，那是一份六十頁的手稿，皮面裝幀，作者托梅·皮雷斯，寫於一五一三至一五一五年間。

我和這些文字的相遇也充滿了奇蹟，因為，在閱讀手稿的時候，我竟然撞見提及正德皇帝的這句話：「我要向您證實這則關於皇帝有四個影子替身的傳說，我可以對您發誓，沒有人可以分辨他們和皇帝有什麼不同。」

此刻，我終於明白，那些頭銜、官職和俸祿是要賜給誰的——封侯賜祿的對象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影子替身們——我知道我找到一部喜劇小說的

主題了——影天子。

（我對托梅·皮雷斯滿懷感激之情，差點沒將他變成書中的主角，但我心念一轉，只杜撰了一封大使先生的書信，放在小說當中。這部小說不是一則寓言，也沒有道德寓意，也沒什麼訊息要傳遞，它只是陳述了一段奇特的命運，而我把它當成一份禮物，獻給所有懂得歡笑的朋友。）

楔子

有一次，皇帝問卜者：「如果哪一天朕的影子替身連朕的心思都能贗造，朕是不是就可以清靜了？」

卜者答：「皇上，事情可不是這樣，這天要真的來了，您可就成了這些影子替身的影子替身了。」

西元一五二一年二月一日這天，北京城豔陽高照。皇上在宮裡主持他的最後一次早朝（有些讀者應該知道他有個「影天子」的外號）。

這麼個外號可得好好解釋一下：這皇帝怕死是出了名的，整天想著有人要謀害他，所以不論公私場合，都有四名影子替身陪在身旁。這四人不只跟皇帝像一個模子印出來的，連皇帝的舉手投足、一言一行也都模仿得惟妙惟肖，搞到無人能辨真假，就連太后、皇后和皇上最寵愛的嬪妃都認不出來，更別說朝中那些大臣了。

先說說這樁在日出前發生的大事吧：北京城裡，街上只見一匹駿馬獨馳。斷斷續續下了七日的雪，路上凍出一層冰，薄冰底下的路面沒鋪石板，被馬蹄踩出咂嘎咂嘎的聲音。馬鞍上，一面繡著欽天監的黃旗在風中咄咄咄咄地響著。策馬之人帶著一札急奏，摺子裡清清楚楚寫著：丑寅時之交，昴

宿星離棄西方七宿，朝黃道落下，角宿星脫離室女座，往天秤座偏移。更糟的是，欽天監在觀測天體運行時，突見一狀如茶碟、色如橙子的新星——這顆星後來被命名為一五二一年。

欽天監的專家們斷言，此景絕非偶發或曇花一現，而是標誌重大轉折的一則凶兆，就算沒撼動天地，江山社稷肯定也是難安了。

我們這位偏執多疑的皇帝始終非常嚴格地履行他的兩大天職（如果我的形容跟正史對這位皇帝的和諧見解有所出入，還請見諒）：他敬天，他遵守老祖宗們立下的規矩。由於宇宙乾坤是否調和與當朝皇帝的生活起居息息相關，老祖宗們早已定好規矩，遇此情況，皇帝必須離京，而且不只他的意識，就連言語、姿態、思想、行為都要受到全面檢視，直到凶星完全消失。

在第一時間，這事件就成了機密。

早朝如常。黎明初曉，午門大開，擊鼓鳴鐘，文武百官快步走入紫禁城。

雪不再落了，可那些濕黑的樹枝還是讓人期待寒冬趕快過去，不然宮裡什麼都冷冰冰的。起風了，空氣裡漫著宮裡的獸欄傳來的獸臊味。太和殿前鋪著石板的大廣場寒慘慘的，文武百官就聚在這裡等著進殿。即便腳下的黑

靴隔著厚厚的白色鞋底，官兒們依然感覺得到，石板滲上來的寒氣凍徹骨髓。俯伏跪拜了這麼些年，他們對這裡的每一塊石板可說是瞭若指掌。

晨曦掠過太和殿的金色殿頂，飄落在一大片的烏紗帽海，一雙雙帽翅在空中微微顫動。每個人穿的官服都代表他的官階：高官穿紅袍，官階低的穿青色。文官面朝西，武官面向東。

皇上和四個影子替身一同上朝的畫面簡直是奇觀：同樣的玄衣繡著同樣的龍紋，同樣的黃裳繡著同樣的繡紋，黃裳外頭是同樣狀似圍裙的蔽膝和大綬、小綬，腰上是同樣的革帶配玉，垂著同樣的兩條纓子。腳上是五雙同樣大小的短靴，鞋色是同樣的赤紅，踩著同樣的步幅前進，速度慢到讓人恍惚，彷彿這步履間流逝的时光沒有盡頭。

他們的冕冠更是將偽裝的技藝帶到完美的境界：五個男人，同樣的身材，戴同樣的黑色皇冠：長方形似一片瓦，前後兩端各綴十二串珍珠，同樣大小，同樣閃亮。這頂冕冠確實充滿巧思，做工又精細。垂在眼前、頸後的珠簾迫使五人的步履徐緩而莊嚴，同時也讓人更難窺見他們的容貌，當然也更分辨不出誰是誰了。

靜鞭鳴畢，贊禮官一聲高呼，宣布早朝開始。百官宛如一體，同步轉身，彎腰，跪拜，向皇帝和四個影子替身行一跪三叩禮，這五人則一步步走上名為龍道的白色大理石階，各自坐上擺在太和殿中央的龍椅，那是五張同樣精雕細琢的木製龍椅。

這日的早朝，天下無事：沒有來自省城的水災通報，也沒有饑荒、疫情、密謀或造反的急呈奏章。中樞各部輪番上奏，在一片晦暗不明、厚沉沉的聲響裡，報告了大運河的商船稅、鹽稅和建造皇陵、皇宮的花費，還有軍餉、軍需、市場的米價、金礦和玉礦的數量、邊境殺敵若干……等等。皇上沒提任何問題，也沒有任何口諭，影子替身們也一樣。他們只是坐在那裡，神情冷冰，表情麻木。五個影天子。五頭靜如處子的野獸，虎視眈眈，隨時準備縱身飛撲，攫住獵物的咽喉。虛應的講話依例由首輔大學士^①以皇上之名發聲。

負責記錄早朝群臣上奏內容的四名史官，沒記下任何值得一提的事。負責監督朝儀的御史則忙著記下哪些人在早朝時咳嗽、吐痰、踉蹌或因為恍神而掉落手上的象牙笏。

什麼大事都沒發生，甚至連芝麻綠豆大的事也沒有，這麼平靜的早朝著實罕見，尤其帝國如此遼闊，卻從來沒有一張地圖可以完整呈現它的幅員，也從來沒人說得出它的起點和終點，只因帝國的邊境日日都在擴張或縮小。至於聖上，在位十六年，他早已讓臣子們習慣他歇斯底里的發作和滿腦子的死亡想像。跟在他身邊的臣僚，永遠都想不到宮裡還有什麼讓人驚訝的事在等著他們。

不過，這平靜的早朝——就當時的情況來說，似乎太平靜了（別忘了欽天監發出的警訊）——在拂曉之後就因無事而退朝了。

午後，約莫未時，五頂轎子從聖上的寢宮魚貫而出，穿過御花園，沿著將皇宮一分為二、兩側築著大紅高牆的主道前進。

轎子只是一種說法，因為這每一頂由三十二名士兵負責拉抬的轎子，實際上都是一棟完整的房舍，裡頭有一間寢室、一個起居間，還有兩名僕役。

【作者註】

① 本朝在開國之初曾設丞相位，但前後三人都為太祖洪武帝所殺，並下令從此不再設置，有敢於建議復設丞相者，全家處死。於是皇帝的祕書並兼顧問的大學士，在某種程度上行使丞相職權。內閣大學士為三人至六人，由首輔大學士推薦其他大學士，他們的職責是輔助首輔大學士。

如果這種轎子到今天還存在的話，會讓人想到清末出現在皇宮裡的五節火車車廂。

士兵們結實的身體律動成一道道相同的波浪。風拍打在這列提早出現的車廂上，覆在外頭的一摺摺布幔也晃成一道道同樣波光粼粼的浪。

隊伍在午門停下，五頂轎子沿城牆排列，聖上和他的影子替身們從五頂轎子裡走出來。他們身上穿的不再是黑色的玄衣龍袍，而是名為武弁服的紅衣。早上戴的黑冕冠也換成鮮紅的皮盔帽，盔上整整齊齊地鑲著一列列晶亮的寶石。皮盔帽的外型有如貝殼，以一條繫帶固定，只要遇到一絲突如其來的撞擊，皮盔帽就會闖起，作用是在皇帝遇襲時保護聖顏。

因應不同的例行程序，皇上每天都得換裝數次，只有穿上這套武弁服的時候，他和影子替身們才得以免除垂吊眼前的珠簾之累，這也是唯一能夠滿足那些好奇鬼的珍貴時刻。這些好奇鬼整天想得要命，就是非看到皇帝和影子替身們的長相不可。這般奇景當前，任誰都會看到出神，根本就放棄要搞清楚清楚的念頭了。因為這五個人物彼此相似的程度實在超乎想像，每個人都像從另一人複製而來；根本就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五個樣本；眼睛一樣小，嘴

巴一樣大，嘴唇一樣薄，前額一樣鼓，鼻子一樣塌，活脫是發育遲緩的野獸，配上王公貴冑的高傲神情。

親愛的讀者，容我在此強調一下，這是因為大自然輝煌的神力閃現了幽默的嘲諷之光，奇蹟於焉實現：五隻塌鼻子，外型一模一樣，像煞蛋糕上的一顆櫻桃，只有真正內行的人類形態學家才會明白這種創造有多麼困難。拉伯雷^②這位生活在同一時代的法國醫生相信，如果哺乳的女人有一對柔軟的奶子，讓人陷進去像陷入奶油似的，孩子日後就會有隻大鼻子；而哺乳的女人如果奶子堅實，則會養出塌鼻子。所以得要有五個女人，有的或許住北方，有的住南方，她們的乳房卻同樣堅實，其中的五顆心臟在她們的胸脯裡以同樣的節奏膨脹、收縮，才能成就這般奇蹟。

話說回頭，我想永遠沒人會知道，這靠的是大自然的恩賜，還是宮裡行之數百年的整型祕術。而這奇蹟的巔峰——我們就大膽重複「奇蹟」這個字眼吧——正是這五張臉上的天花癍痕，連數目都相同。那年頭天花肆虐，每

【以下皆為譯註】

②拉伯雷（Rabelais）：十六世紀的法國作家，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代表人物。

年都奪走數以百萬計的幼小生命，皇上和影子替身們跟其他大難不死的小娃兒一樣，留下了一些印記在臉上。

成片的坑坑疤疤從他們的顴頰上方開始，原本散布在面部這塊區域的痣和褐斑，被一路往臉頰向下延伸的小坑洞侵蝕，這些小坑小洞如海潮如渦流一直漫到嘴角，然後又上溯至鼻翼（確切地說，這一帶的坑洞一共是八個，正好是中國人最喜愛的數字），排列的隊形比《明史》的官方版本宣稱的還密。這八個坑洞以相同方式散布在五張臉的五隻鼻子上，見證著皇帝與影子替身之間的完美相似。隨後，這片坑坑疤疤又繼續蔓延到下頰，隱沒在皮膚的皺褶裡，繼而出現在頸部。這就是他們臉部的地貌圖，五塊領地遭受的是同樣的意外。

不過還是有個小地方讓這天衣無縫之境綻出一絲瑕隙，但也只有服侍他們日常起居的太監才聽得出有那麼一枚音符走了調，那就是他們喝的飲料。儘管他們可以掌控自己的步態、手勢、眼神（皇上的身邊有些人自以為可以從這五人眼中灼人的火光瞧出什麼細微的差異，於是用以下這些特質形容他們：迷戀猛獸、愛看偶戲、窺淫成癖、膽小如鼠、成天想死）、聲音（也有

些人試圖從口吃的程度來區辨他們），但是他們的味蕾卻始終頑抗著如此完美的模仿，於是服侍他們的太監雖然始終不知誰是真正的皇帝，卻以他們最愛喝的東西作區分，將這五人命名為：

影天子（水）。

影天子（茶）。

影天子（酒）。

影天子（奶）。

影天子（蜜）。

當然，五種飲品都裝在一模一樣的盜杯裡，杯壁比紙還薄，乳白色的杯上描畫著相同的玫瑰，花瓣也是同樣的通透。

容我回頭談談一五二一年的二月一日這天，大家還記得吧，一顆色如橙子、狀如茶碟的新星出現在天際，揭開了這天的序幕。

晌午剛過，一如官府告示，午門外的廣場正在進行的是大明帝國最駭人的儀式之一：獻俘。

這約莫兩百人當中，有在南海被俘的海盜，有入侵東北的韃子，有四川

的儼儼人，有安南王的兵勇……從邊地到京城，遙迢的押解路把他們折磨得不成人形（有的花了一年的時間）；個個髒得像泥人似的，心神耗盡，神情驚恐，拖拉著手鐐腳鐐，全身只遮一塊大紅布，上頭開了個半月形的洞讓脖子穿過。

城樓矗立在午門厚實城牆的正中央，犯人們面對城樓跪著，一條寬闊的護城河將他們和城樓隔了開來。從戰俘的角度看去，城樓高聳入雲，他們根本看不見，更甬說要分辨身著武弁服，端坐在眾將官朝臣中心的皇帝和他的四個影子替身。一大臣在宣讀罪狀，犯人紛紛仰頭，以肉眼尋找聲音來處。徒勞無功。刑部尚書站在城樓最高處，實在太高太遠，犯人們根本看不清他胸前的獬豸繡紋——獬豸是一種傳說中的神獸，老遠就嗅得出善惡的氣味，對正直守節之人牠會露出友善的神情，對不義之人牠會飛身撕裂他的咽喉。

罪狀宣讀完畢，刑部尚書立刻求處所有戰俘死刑，即刻正法，毫不容情。皇上降下諭旨，由首輔大學士代宣：「所奏照准。」

兩名身著閃亮鎧甲、頭戴紅纓鳳翅盔的將軍以洪亮的聲音將皇上的命令吼出去。

他們的吼聲繼續由另外四名將軍接力傳送出去。

接著是八名、十六名、三十二名、六十四名衛士繼續吼叫，終至全軍齊聲吶喊，迴盪成轟隆隆的雷鳴。

這雷鳴往廣場落下，貼伏著石板地，在跪地的戰俘耳邊炸開，回音緩緩向天空升起。

這時有件事，大部分的人都沒拿它當回事，因為這是個乍看十分尋常的決定：首輔大學士向影天子呈報一份來自緬甸邊地的奏摺，駐守邊疆的將軍在摺子裡奏功，說是朝廷的軍隊在一番血戰之後攻下八莫城。至於戰利品，他捕獲了四頭異獸：

一對犀牛、

一頭大象、

一頭來自非洲的啞聲獸——一名波斯商人將牠和一頭長頸鹿一同賣進緬

甸國王的馬戲團。此獸除眼白之外，從頭到腳一身黑，中土的獸志典籍從來不曾載錄。

對皇上來說，收到這種貢品實在沒什麼好驚訝，他早在宮裡建了個豹房，而且到處都在流傳，他鎮夜流連豹房，在那兒和猛獸嬉戲。

首輔以皇帝之名代行御批，詔令四頭異獸即刻運往揚州行宮。揚州位於大運河畔，地處北京和緬甸邊境的中點。

這個決定並沒有經過將軍、衛士或士兵們複誦，但是到後來，這個決定對大明帝國造成的影響，卻遠超過其他決定千百倍。根據某些史家的說法，那頭黑色異獸不是別的，就是欽天監觀測到的異象在人間呈現的形體：牠正是那日凌晨出現的凶星。

十六世紀下半葉，有一頭犀牛來到羅馬，這是歷史性的一刻。犀牛是印度國王送給教宗的禮物，抵達之日，羅馬變成空城，街巷一片死寂，羅馬人密密麻麻地擠在台伯河兩岸，他們或徒步趕來，或駕輕便馬車，或擠上公共馬車……這是羅馬人第一次親眼見到犀牛，龐大的身軀，灰中略帶淡紫；赤裸的外皮粗礫堅厚，還有一疊疊深深的皺褶，活像奔馳在古戰場的猛獸，身披岩石雕成的鎧甲。犀牛身長兩公尺，體重至少有三公噸，拖累了載運牠的船隻前進的速度。這艘船後頭還跟著一整隊的帆槳戰船，一隻隻燕鷗像蒼蠅般不斷在船隊四周盤旋，穿梭在船帆間，棲息在桅杆上，好將這支踏著送葬步履行進的隊伍看個仔細——這麼說是因為犀牛在這漫長艱辛的旅程摧殘下，早已一命嗚呼，牠的標本是在倉卒之間完成的。一隻鷺鳥落在犀牛背上，原本想幫牠除一除寄生蟲，結果看到從標本露出來的稻草嚇了一跳。這

頭哺乳動物站立在船首，一隻前腳以戲劇性的姿態抬起，好像正在走路，一對長耳朵往後伏貼，腦袋微微低垂，好讓身上最具代表性的特徵——長在鼻子上的犀牛角——可以表現得更清楚，留在所有觀眾的腦海裡。在牠鼓凸卻黯淡的雙眼間，就在鼻子的正中央，一根尖銳的犀牛角在陽光下閃耀著，宛如一把匕首的黃金刀刃。比起基督教動物寓言裡的獨角獸，這頭犀牛的角無疑短得多，不過獨角獸和犀牛不同，牠是純潔的象徵，任何獵人都無法靠近，唯有處子能將牠抱在懷裡。

同一時期，犀牛已經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市集裡也找到犀牛的蹤跡，因為隨著時間過去，犀牛角的聲名漸漸遠播，大家都知道它含有非常神祕的物質：套用專家的說法，這神祕物質甚至不是從角來的，而是隱沒在角質硬殼裡的一堆管子和纖維。所謂的強精壯陽之效，讓犀牛角在中醫的藥典裡獨占一席無人能及的崇高地位。依照犀牛原生地的不同——印度、緬甸、蘇門答臘、錫蘭……——犀牛角的數量也從一至三根不等。

從宋朝開始，犀牛就進入了皇族的衣冠圖像庫，那時所有人都在談論朝廷發生的震撼人心的大事件：在尚書、大學士和大省巡撫的官服補子上——

也就是二品官繡在胸前的方形裝飾——犀牛大獲全勝——原本繡的祥鶴凌雲圖，讓位給了犀牛。

到了後來的元朝，以及我們故事發生的明朝，這頭動物的形象流傳更為廣泛，至此所有官吏（一品到四品穿的是紅色官服；五品到九品則是藍色）都可以佩掛鑲上犀牛角、玉石、玳瑁、琥珀、金、銀的腰帶。譬如，在同一個年代寫成的著名情色小說《金瓶梅》，主角西門慶在書中被封了個五品官，升做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所謂的金吾衛衣，意思就是他胸前的補子繡了一對在草裡啄蟲子的鸚鵡），他去買了一條鑲了犀牛角的腰帶，朋友讚不絕口：「就是滿京城拏著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就是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牛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不值錢，水犀角號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為兩處，此為無價之寶。又夜間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滅。」話說到這裡，這個朋友想問西門慶花了多少銀兩買這腰帶，西門慶終於坦承是花了百兩銀子跟王招宣府買的。

我們的影天子甚至曾經從爪哇國王那裡收過一頭巨大的犀牛當禮物，體

型比其他品種要大上好幾倍，因為全身毛茸茸而被喚作「長毛」。當時皇上和四個影子替身輪番上前撫摸犀牛的白色長毛，像在見證一樁奇蹟，他們撥弄犀牛的長毛，一直摸到肩、腿上厚皮疊疊深深的皺褶。犀牛皮後來做成了五套馬披——同樣的鼻羈、同樣的絡頭和前胸套、同樣的臀鎧和同樣的護尾。這幾套馬披精美至極，皇上於是決定帶它們一起去南方，還特別在御用的大帆船上替它們安排了位子。

朝臣們在宮裡的獸欄經常看見犀牛，他們不免納悶：皇上早已熟識這些如野牛般壯碩的龐然大物——從象腿般的四肢到時時垂向地面、酷似野豬的腦袋，當然還包括最有名的那支豎在臉中央的犀牛角——哪怕是什麼枝微末節，皇上也沒放過，而且，他還知道這支角在格鬥時百無一用，因為他看過犀牛攻擊其他動物的場面（犀牛嗅了酒水、胡椒和乳香的混合物之後，會變得更凶猛），牠用腳踩踏獵物，用膝蓋碾壓獵物，還用粗糙的舌頭在獵物的傷口上舔來舔去，就像蛇用唾液或胃液塗滿牠的祭品。既然如此，為何在微服南巡揚州的時候還要再帶上一頭犀牛呢？每個人的心裡都有同樣的疑問。

一個遙遠的夏日午後，有個年約三、四歲的孩子，站在門坎上，望著雨水潑灑在圍牆上金光閃閃的琉璃瓦片。中庭出現了一片片湖泊，梯階上也流洩著一道道瀑布。突然間，大雨乍歇。孩子走出宮閣，步下台階，穿越中庭，跨過一道門，這時，薄霧裡出現了兩個龐然巨物，牠們粗礫的皮上閃爍著光。微光之中，龐然巨物停下腳步，晃著沉甸甸的頭，甩甩巨大耳朵上的水珠，長長的鼻筒無聲無息地撞擊著肩頭，隨後，龐然巨物又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霧氣中。

（這一天，他才剛剛學會「象」這個字的發音，漸漸地，他認識了這些在當時每天早朝之前都被放在午門之外擔任守衛的動物。）

三十年後，皇上看著緬甸邊地呈送的貢品清冊，這動物就列在第二項，皇上頓覺同樣的大雨停歇，他又被霧裡的大象氣息包圍了。

這氣味很像另一種早晨的氣味，來自他母親房裡將熄未熄的油燈，從九股燈芯飄散出來，是一種混合了泥土、油脂和黃銅的氣味。這燈以黃銅鑄

造，外型是一年輕男子，立在方正的基座上，男子身著寬袖的官袍，右手執一直立的長杆，上頭頂著一只小鉢，內有三根被燈油浸透的燈芯。男子左手持另一彎曲長杆，上有一精巧的分叉，長杆自此岔成兩條蛇，其一向上伸展，蛇頭頂著另一小鉢，裡頭也有三根燈芯，另一條則將身子盤成第三個小鉢。油燈點亮時，年輕男子由暗藍色寶石鑲嵌的眼珠在燈光下宛如晶玉，頭戴的珍珠冕冠，也在高低三層錯落的九條火焰匯成的星系裡熠熠閃亮；金線滾邊的長袍耀著七彩光芒。燈火熄了好一陣子，母親的房裡依舊浸潤著一股非常近似雨後大象的氣味。

不消說，若非這兩股氣味都屬於清晨，它們絕不會被連結起來：燈滅時分，經常也是這孩子聽見大象的鈴鐺聲從中庭深處傳來，在宮中四處迴盪的時刻。他想像這些訓練有素的大塊頭，耳朵像扇子般擺動，眼睛眯眯的，長鼻子在兩根大獠牙中間晃來晃去，緩緩走向午門去執行守衛勤務。

另一種近似雨後大象的氣味，來自他母親的煙槍，那不是婢女朝著煙燈彎腰給鴉片丸加熱時傳來的焦糖味，也不是煙鍋冒出來的煙味——鴉片丸子在煙鍋裡輕輕顫動，白煙經常會轉變成藍灰色。只要他母親醉暈了，不再吸

了，煙鍋上的小洞就會立刻被鴉片渣給塞住，這時她會把煙槍擱在一個盒子上，待煙鍋涼了，婢女會拿一支平柄細龍紋的銀刮刀，將彎鉤狀的刀尖伸進煙鍋的窄孔裡，把尚有餘熱的黑渣刮下來，落在盒子裡。母親最愛的煙槍有三支：一支是玳瑁做的；另外一支是象牙的；還有一支是鑲銀的漆器煙桿配上玉煙鍋。煙鍋變涼的時候，散出的氣味總讓人以為是雨後大象的氣味。

（到了五歲，皇上已經迷上這股溫軟香甜的氣味了。依照太醫們的說法，此時他中毒已深，血脈裡流的是鴉片色的血液，胃液也被鴉片浸染了，因為他和他的鴉片啟蒙老師——也就是啟蒙他的母親——不同，他喜歡吸的不是精純的上等鴉片，而是煙鍋刮下來的煙渣，那可是效力更強、更集中、更具毒性的毒藥。）

夜裡，宮中常有詭怪的聲響演出：那是藥杵緩緩在白鉢裡春搗的規律聲響。乍看之下，會以為有人在施行什麼妖術，作法的是一個將自己幽閉於斗室悲淒氛圍裡的孤獨女子，窗上燭影搖曳，勾勒出年輕女子的身形，她打開一只陶罐，裡頭是她以硃砂粉餵食數月養成鮮紅色的壁虎，連背上的綠翡翠

都成了紅寶石。儘管外型的轉變如此徹底，壁虎依然保有敏感甚至多疑的天性，一丁點聲響都會令牠驚慌，一雙染了胭脂紅的眼睛時時都在伺機逃脫，末端腫大的紅色腳趾則試著要攀住陶罐的內壁。年輕女子的手在高高的髮髻上摸出一支長髮簪（這是宮女唯一的首飾，跟皇帝寵愛的嬪妃相比，實在很寒儉），把簪尖插在蜥蜴長長的尾巴上。一陣抖動之後，壁虎渾身亂顫，又短又纖弱的四隻腳不停地掙扎。年輕女子把牠扔進臼鉢，藥杵不斷朝牠落下，漸漸將牠搗成紅膏，年輕女子將毛筆尖蘸勻，塗在大腿微潤的細柔皮膚上。

這紅色印記證明她的處子之身，這粒守宮砂要到皇上寵幸之後才會消失。

在紫禁城的圍牆裡，有太多女人（正宮皇后、後宮嬪妃和千百名宮女）都在競逐這唯一男性的垂青，她們要見到腿上守宮砂消失的機會實在微乎其微。只有史前神話裡的黃帝曾獲素女傳授房中術，才能長命百歲，乘彩雲升天，得道成仙，而且還御女一千二百名。

皇上的母親原本也是宮女——也就是婢女的同義詞——她服侍的是當時

的皇太后。

她出身北京城外的貧戶，家裡養了七口孩子。鄉裡的父老點了她參加地方衙門辦的秀女入宮遴選。在篩選的過程中，主考官從頭到腳細細檢視每個女孩全身上下的每個部分，逐項評分，確保入選者的身材比例勻稱。雖然她沒有令人心動的美貌，但她素淨的長相還是讓她通過了重重考驗。然後，就像標示黃金成色那樣，主考官用二十四K制來評價所有參加選拔的女孩。皇上的母親在這場選拔當中得到的評等是二十一K。

她在十二歲那年來到午門前，拜別雙親之後，沒掉一滴眼淚就坐上一頂轎子，由四名女子扛著過了城門，永遠消失在深不可測的高牆後方。就從這一刻起，她躋身眾宮女之列。那年的宮女人數多達三千，同一年，這些宮女用掉了兩百五十付棺材。

只有二十四K的處女才享有面見皇帝的殊榮，當今皇上的母親在當年則被分派到皇太后寢宮，注定一生的黃金歲月都要耗在那兒當婢女了。一旦青春消逝，她可以選擇嫁給老太監或避居皇宮西北角的養老宮區，那裡會有人教她烹飪、女紅和其他細活，她的家人再也見不到她，因為死後她會被埋進

無名墳塚，以保皇室私隱之密。

進宮的前兩年，她已贏得主子皇太后的歡心，當時皇太后突然臥病，自己已搞不清是何病痛纏身，御醫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有一天，她的兒子（也就是當朝皇帝）來病榻前探視。皇帝一時內急，皇太后命這位年輕宮女端了一盆熱水、一條毛巾陪皇帝去小解。幾年之後，她向她的兒子述說當時的場景：

「小解的時候，你父皇弄髒了龍袍。我本想替他清洗，但他說：『別管了，就當是個紀念吧！』後來他一時興起，把尿撒在我臉上。『下雨了，』他說：『水滴從天上落下了。』等我們從宮廁出來的時候，我的頸子多了一個紅印，就在他咬我的地方。」

孩子想得出神：他父親豐沛的尿柱窸窣窸窣地射出一道美妙的水線，在空中畫出一條白色的軌跡，他的母親溫柔忘情地張嘴接著，吸著，吞著。這道生殖力旺盛的水柱在他母親的肚子裡播了種，他就是這樣孕育出來的。

沒幾天，宮廁的豔事已經昭告天下。各項儀節於是照規矩動了起來：皇太后的宮女被召去內務府，一連三夜被迫和幾個像巫婆又像靈媒的老女人同

床而眠，她們戰戰兢兢地把什麼都看了也聽了，她們什麼都明白了，什麼也都記下了。譬如：她有沒有口臭，睡覺時會不會放屁，有沒有打鼾，全身上下是否健康無恙。第四天晚上，這些老女人替她淨身，用的是一塊粗礫的肥皂，裡頭塞滿橡實的碎片，接著又用了另一塊滿是皂莢種子碎屑的肥皂；她們拿一種混合麝香、椰油和薰衣草精油再加上一點寬葉薰衣草油調成的香脂塗在她身上。她們在她的嘴唇塗上玫瑰膏，在眼睛下方替她抹上腮紅，再用眉筆凸顯她的眉毛，還在下頰和臉頰點上幾顆黑色或紅色的假痣。最後，她們用黃色的香膏在她眉心勾畫出一彎新月。之後由一名太監為她寬衣，為的是確保皇帝不被任何行刺的企圖驚擾。寬衣之後，宦官以錦被將她裹起，此時她全身光裸，只剩襪和鞋。裹腳布裡的玉足，是一個女人身上最私密的部位，絕對不能給男人看，哪怕是皇帝也不例外。

太監背著她穿過中庭，循小徑、廊道來到聖上寢宮，將她平放在龍床上。一如朝廷所有大小事，皇上這次行房也會記錄在敬事房的日誌裡，包括日期、時辰、天氣、天體和星象的運行與位置。

翌日，她大腿上的守宮砂消失了。不過，她的手臂給人印上了暗示這次

性行為的幾個字：「雲雨永新」，少了這個標記，任何一個宮女都不能聲稱自己被皇上寵幸過。這幾個字是用印章沾上桂皮香膏再蓋印到皮膚上的，而這香膏的獨特之處是它永遠清洗不掉。

幾百年前，有個君王遲遲無法從子嗣當中挑選出王位繼承人，他的兒子已經過了而立之年，有的還是孩子，最小的還在吃奶。這問題最麻煩的地方還在於每個孩子各有不同的娘親，也就是說，有幾個娘就有幾個各懷鬼胎的女人，她們會掀起一場又一場凶猛的戰爭。君王猶豫不決，不時求神問卜，一再推遲他的決定……直到有一天，他和兒子們在湖邊散步，碰巧遇見兩頭大象剛執行完守衛的任務，從宮廷的大門靜靜返回住處。沒想到，這兩頭大象啟發了君王的靈感。

「孩子們，聽清楚了，誰想得出這個問題的答案，誰就可以繼承王位。我問你們：大象的體重如何測量？」

每個王子各自的娘親早已為他們模擬過各個領域的各種問題該如何回答，但就是沒準備到這題，因為世上根本沒有可以測量這種重量的磅秤。

只有一個九歲的王子回了話：「我會讓大象登船，再用毛筆在船身畫線標示水位，然後讓大象下船，再讓人把沙子搬到船上，直到水位升回到那條標線為止，這些沙子的重量就是大象的體重。」

這是幾百年前的事了，可是皇上幼年聽母親說了這則故事之後，就一直念念不忘。故事的畫面經常浮現在夢裡，持續出現的程度頗不尋常，只有若干背景細節有所改變。場景可以是熱鬧的筵席，也可以是家家戶戶燈火通明的除夕夜；或者也可以是隆冬，在冰封的湖中央，坐在雪橇上，兩名年輕太監踩著嵌上鐵條的簡便冰鞋拖著他前進。就在這夢裡，他頭一次見到大象拖拉的船，船首高聳，在冰上滑行，比他父皇巨大的轎子還要靈巧。父皇站在船首，長袍的衣袖緊束，腰佩寶劍，一幫兒子全站在這艘酷似雪橇的船上，等著父皇永恆的提問：「大象的體重如何測量？」再一次，一如先前的夢境，未來的皇上記憶又破了個洞，他怎麼也答不出來，終至驚醒，全身汗涔涔，一顆心像被什麼啃噬著，他想撲到大象的背頸上大哭，又想把大象殺了，看牠倒下，看牠在一記記斧頭劈砍下，血濺當場。

容我為諸位讀者稍作解釋，這反覆出現的惡夢從何而來。故事裡那位君王的幼子以測量大象體重的方法奪下王位繼承權，而我們這位身為皇子的小男孩則是以長子的優勢取得了繼承權，因為在他之前，他的父皇生的都是女兒，所以他一出生就被正式承認為「國之嫡長子」，這也是他將來繼位登基的一個保證。這種嫡長子的權利很被看重，在皇室又比在其他任何家族更有分量。他長年的苦難從七歲開始，倒不是因為他的父皇在這年又生下九個孩子，而是因為父皇愛上了一個姑娘，就是十四歲就進了後宮的王夫人。她不僅在那年完成獨占龍床的壯舉，而且在第二年就圓了她的夢：產下一名男嬰。這個新生兒嚴重威脅著「嫡長子」的種種特權。

（這個戀愛中的皇帝確實犯了個致命的錯誤：就位階來說，只要幼子的生母位階高過長子的生母，就會引起社稷動盪。然而王夫人，也就是小皇子的生母，因為日夜陪伴君側，最後竟然晉升到了貴妃。）

結果，我們的主人翁的學習被中斷了，藉口是為他傳道授業的太傅們健康情況不佳。

繼承帝位的皇子所受的教育乃社稷之本，所以比其他皇子受的教育要嚴

謹得多。沒繼承帝位的皇子們稍後都會被安置到外省，坐擁華麗的宮殿，乾隆朝廷配發的可觀俸祿，但是不得插手任何政事。從七歲起，這位明朝的儲君每天早晨都到文華殿報到，由五位學識最淵博的大儒教他讀四書五經，教他讀史，還有兩位老師專門教他書法。為了不讓他覺得孤單難耐，上課的時候還有個年輕的侍讀陪他。

課業突然中斷，對這孩子的心理造成了創傷。雖說他在經史方面的表現較為一般（如果不說平庸的話），他在書法方面倒是展現了天分，小小年紀就邀集太監總管和各部尚書齊聚文華殿，當眾揮毫。演出太精彩了！他寫了一個一尺高的大字，引來全場驚歎、喝采。由他年幼的小手寫出來的一頁頁「墨寶」，已經成了送人的貴重禮物。

當時他正在準備「冠禮」——這個童年的時刻標誌著往成年的過渡——儀式應該在他八歲生日那天舉行。儀式進行時，在前來祝賀的百官面前，他得從安置在中庭正中央的屏風後頭接連出現二次，每次都要換穿不同的冠服。排練時，他將整套儀節牢記在心，一再複習、演練每個細微的動作，包括如何向父皇、母后屈膝下跪，如何在起身時不要踩到自己的袍子，如何執

玉圭、取酒爵，如何喝掉一爵酒，如何請安，如何致謝……等等。

孝宗弘治十三年初冬某日，一群太監樂師集合在中庭正中央的屏風前，進行最後的總排練，這時來了一個手執黃綾聖旨的太監。聽完聖旨讀宣，跪在石板地上的孩子差點沒暈死過去——父皇降旨，冠禮延後，日期未定。

幸好，還有皇太后處處維護這個昔日服侍她的宮女，她一得知皇兒有意剝奪她長孫的繼位權，立刻就出面干預。

以下是他們對話的摘錄：

皇太后：「你讓自己陷入歷代先皇都不曾陷入的窘境。翰林院的大學士會怎麼想？你要怎麼告訴他們？」

皇帝：「朕會告訴他們，這孩子不過是宮廁裡一次意外的結果。」

皇太后：「這對你娘親是何等的奇恥大辱，那宮廁畢竟是你娘親的！」

皇太子越來越焦慮不安，從此他不斷發現有人對他擠眉弄眼或比手畫腳，而這些舉措經常都是羞辱人的，有時則帶著嘲諷意味。後來，皇太后被間歇熱的毛病折騰了幾個月，瘦得剩下皮包骨，最後終於斷了氣。弘治皇帝

服喪的場面是前所未見的：聖詔諭令全國守喪二十三日，期間齋戒禁酒。大小寺廟一律鳴鐘三萬響。孩子心裡想像，喪鐘的前一萬響是向死者致哀，接下來的一萬響，死氣沉沉，是在同情他的母親，而最後的一萬響則是出於對他的輕蔑，一陣陣黑暗淒涼的喪鐘，音符一個接一個，像是嘲諷的笑，一聲接一聲，落在他的身上。這一整齣鬧劇的高潮出現在「十五哭」的儀式，孩子看得目瞪口呆，只見王公貴胄、文官武將在各自元配夫人的陪伴下，成群湧入他祖母停靈的宮閣，這一個個平日冠服華麗、穿金戴玉的人，如今一連三日裝扮成衣衫襤褸的叫化子：他們捨棄平日舒適的靴子，改穿草鞋，只用繩子繫住，就連剛進宮的年輕太監也為解鞋帶而氣憤不已；所有人都頭戴白帽，平日象徵權力和威望的帽翅，換成了兩條垂落肩上的粗緞帶；繡著補子的綢緞官袍也改為一身破爛的粗麻布，毫無式樣可言，也沒有布邊。他們齊聚中庭，面對停靈的宮閣，跪倒在石板地上，鳴贊官喊出「一哭」，一陣如雷的哭聲就從地面轟然響起。所有人都在哭，有時或許真有人悲從中來，有的還哭得死去活來，一邊扯著頭髮，彷彿隨時就要暈死過去。接下來，鳴贊官一聲「哭止」才出口，這震天的哀號竟戛然而止，沒有一絲鳴咽，甚至連

一聲啜泣或嘆息也沒有。眾人宛如一體，全場肅靜，現場演出的紀律十足嚴明。「再哭」，合唱團的團長再次高呼，悲劇重新搬演，直到新號令再起，如此反覆一十又五次，恰如儀式之名。「他們想把我逼瘋，」孩子這麼想，他難以壓抑心底狂笑不止的衝動。「這些人等的不就是這個嗎？他們等著說我瘋了！」

確實，讓人發瘋的條件都齊了，更別說他吸食過量鴉片渣帶來的毀滅力量，這種黑色濃縮物，只要一丁點就夠讓一頭公牛精神錯亂了。

冬天降臨北京。紫禁城外的三個湖——北海、中海、南海——都結了冰，薄冰浮在水面，像冰凍的蜘蛛網。結冰，下雪，降雨，雨溶了積雪，重又結冰，一切都消失在沒有盡頭的白白皚皚裡。父皇正如皇太子在惡夢中所見，領著他的一幫皇子來到湖邊遊嬉，他讓他們各自坐上雪橇——這些雪橇彷彿拙劣地模仿著皇太子夢中一再出現的大船——每架雪橇都由四個穿冰鞋的年輕太監拖行，只見他們腳下的鐵刀在冰上閃閃發光，他們的手指凍得又紫又硬，散亂的頭髮也結出一根根的冰霜。我們的主人翁觀察著父皇，嘴角還掛著一抹微笑，因為父皇即將提出的問題他早就知道答案了。終於，一頭

大象出現了。

父皇沒問大象的體重如何測量。

大象緩步走向載著小皇子的雪橇，襁褓中的小皇子抱在乳娘的懷裡，一旁是他的母親王夫人。大象晃著沉甸甸的腦袋，擺著一對招風耳，眯著兩隻眼，往奶娃走去。

所有人都僵著沒動，空氣裡只有大象脖子上的鈴鐺聲。

「去吧！」皇太子在心裡暗暗祈禱：「用你的長鼻子把那嬰兒捲起來，扔得遠遠的吧。」

可是大象卻在雪橇前停下腳，然後像在表演一個排練過無數次的馬戲橋段（這場面確實演練過，馴獸師早已拿著嬰兒的襁褓在這頭餓壞的動物眼前揮舞不下千百次了），牠彎屈兩條前腿，在新生兒的前面跪下，彷彿面對一個神聖的生靈。

皇太子狂亂地搖頭，想讓這場惡夢中止，快快醒來，結果只是徒勞。

父皇一個箭步衝向嬰孩——其實是他自己想出了這個橋段——把小皇子抱在懷裡，開心地叫了起來，他把嬰孩高舉在空中，所有拖雪橇的太監都跪

在冰上，拜倒在皇帝跟前。

郊遊當天晚上，皇太子就發了高燒，頭痛欲裂。第二天，他摩挲衣衫下滾燙的皮膚，明白了手指碰到的那些小疙瘩根本不是蚊蟲叮咬的結果，而是突然發了疹子，一粒粒像小米似的，宛如一支螞蟥大軍，從腿上爬到腰上，再蜿蜒到背上。這些生猛的小包，越搔越腫，腫到像扁豆一樣大，而且開始入侵他的臉，攀上他的額頭，吞噬他的雙眼，還填滿他的嘴，讓他無法喘息。

御醫的診斷很明確：是天花，這病又名「痘瘡」，在當時被認為是亞洲各國最嚴重的災禍，最主要的疫區在中國，蔓延的狀況十分驚人，三分之一的幼兒因此喪命。皇太子的寢宮立刻全面消毒，到處都撒上了石灰，地面、床榻四周、寢室、走廊，到處都覆上一層細滑的白粉。皇太子呆望著母親留在白粉上的腳印，他吞下大家為他準備的各式藥方，包括西藏的紫菇、甘蔗蟲、當歸根等，結果是藥石罔效，皇太子依然氣息奄奄，死灰般的面容變得更加暗沉，嘴唇越發冰冷。傷心欲絕的母親最後只好把他的頭枕在一只小銅爐上。銅爐裡燃的是香膏、木蘆薈和安息香——這樣的爐和香通常只用在祭祖。

孩子已經聞不出這奇特的氣味了，但在煙霧中，他浸潤在一朵青雲裡，

聽見母親的聲音在控訴王夫人（也就是他的競爭對手的母親），說她使了妖術。母親在啜泣聲中，說王夫人偷偷紮了一個皇太子的小人，用匕首捅它，並且命令道士每七日以全新的長針猛扎小人。據說這法術可以讓被詛咒的對象生病，即便華佗在世也是束手無策。

「什麼是小人？」孩子奄奄一息地問著。

「就是人偶。」

原來這就是我所有病痛的來源，他心想，人偶我多的是，全都在櫃子裡。或者該說是面具，薄如蛋殼的面具，眼睛的地方是兩個讓人不安的凹洞，眼眶則和鼻子、嘴巴一樣是粉紅色。

這些面具的製作耗時，因為得疊上好幾種不同的材料。在這團青煙之中，我看見這些面具，第一層是白色的棉布，上頭又鋪上好幾層更有韌性的紙張，最後一層是一種水生植物的纖維，這種植物的表皮長滿囊泡，一碰就破，流出來的東西跟我那些小疙瘩流出來的膿沒有兩樣。

煙比剛才更濃，並且好像變了色。我在煙霧裡認出了什麼，是個人偶，是我的小人，它朝我走來，有如鬼魅現身。它面向我，時而清晰，時而隱沒

在煙霧裡。它的身形看來很陌生，可是，在它的臉上，我可以讀出劇痛、災厄和疾病，但我在那張臉上認不出我。不像也好，我反而鬆了一口氣，不，不只如此，我還很高興看見有人在替我受苦，而且他臉上的疙瘩在流膿。

「吸一口吧，孩子，這是『紅皮』的煙渣，是最上等的，可不是隨隨便便、塗了油的鴉片，它是紅的，鴨子糞粒一般大，裡頭找不到一丁點松樹皮或樹脂碎屑。」

母親把煙槍遞向我，把琥珀煙嘴湊到我嘴邊，灰色的煙霧裊裊上升。

「許個願吧，孩子，要是老天讓你從這病裡活過來，你想要什麼？」

「我要做好幾個跟我長得一模一樣的人偶，用真人做的人偶，我的影子替身。」

三

白日將盡。灰暗低垂的天空壓在欽天監的觀測台上，天空沒有俐落地降下雪，只有零零落落的幾片白色雪花在那兒飄著，盤旋著，落在大型天象儀器的四周，那裡有渾天儀、地球儀、象限儀、六分儀、水平儀，其中有些是半徑超過十尺的巨大銅器。

五名值夜班的靈台郎比平日早半個時辰到班，他們踩著狹窄的階梯爬到方塔的塔頂。這座方塔緊挨著京城的城牆內緣築起，比城牆還高出十幾尺。他們一到塔頂，就開始又刮又擦，清理所有的儀器，就像騎士在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之前，會替坐騎刷毛、洗淨。他們擦亮了每條龍的黃銅鱗片——那些大球和圓弧就放在這幾條龍的身上——他們還要擦拭龍頭上的鬃毛和裝飾在下顎濃濃密密的龍鬚，還把每條龍的眼睛和血盆大口裡的長牙都擦得晶亮。欽天監的監官們都很喜歡這些龍，他們總在擦拭的時候，用各自的家鄉話對

它們說些溫柔體貼或充滿敬意的話。儀器的清理工作在入夜前完成，僕役把晚餐送來，有肉、有菜、有飯，都裝在盜碗裡，用完餐，眾人至觀測台上各就各位，觀測天象直到天明：第一個負責觀察天頂，第二個負責東方，第三個負責西方，第四個負責南方，第五個負責北方。這種完美的分工不是在模仿皇上和他的四個影子替身，只是要確保不會遺漏世界的任何一個方位。

這夜，幾位天文學家睜大了眼，不放過任何一項可能有那麼點用處的徵象，諸如空氣品質、風向、降雪量或降雨量（這幾位學者在觀測行星、彗星、天空的各種亮光和流星時，耐性近乎完美），在此同時，禮部的大官們也登上天壇，和一眾僧侶一同跪地祝禱了半個時辰。這夜正是皇上乘他那艘大船下江南的前夕，船的修復已經結束，船上矗立的五支桅杆，令人想起皇上和他的影子替身，人們私下都叫這隻大船「影天子號」。若非這狀如茶碟的橙星依舊高掛天穹，那麼，這趟旅程也不必倉卒成行，社稷百姓也可以有機會再次喘息。

破曉前，這場集體祝禱由京城文武百官繼續。雖然早朝因這顆凶星而取消，但所有參加祝禱的官兒們依然陸續來到殿前，彷彿大家說好了不能不

來。鳴鐘。鳴鼓。午門開。百官齊聚太和殿前。鳴鞭。群臣朝龍椅俯伏跪拜。龍椅空蕩蕩的，卻比任何時候更具象徵意義。

這日，百官行跪拜禮之後，等候良久，因為那五位欽天監的靈台郎測完了視平線上方的天體角度，正在用那座架在四條龍身上的銅製渾天儀做最後一次確認。在這座渾天儀上，每顆星都依其自然位置標示在人造的地平儀上，巨大、繁複、精巧的裝飾讓渾天儀顯得極為華麗。終於，這些數學專家走下高塔，將他們觀測所得的精確報告交給欽天監監正和主簿，由後者將報告內容載至主簿廳的記錄簿裡。

奇蹟並未發生。根據報告，凶星於丑時四刻左右突然出現，位於北斗七星偏西處，這是預示將有大事發生的方位。儘管北斗七星鎮夜維持一貫形態，尾端朝上，但色澤卻出現多次變化：在丑時四刻至寅時二刻之間，星座呈紅色（象徵遍地災禍），到了寅時三刻，紅色開始轉成金色（有人從這訊號中已經看見傳染病和死亡的徵兆）。幸好，這金色一直持續至天明，都沒有變成灰色（瘟疫的象徵）或紫色（戰爭或饑荒的象徵）。欽天監的監官們認為，最糟的徵兆恰好避開了：凶星未被漫天烏雲遮蔽——這代表的是皇帝駕崩。

皇上決定，京城到揚州四千里全程水路夜行。

出航之夜儘管橙星當空，夜色卻是美得出奇。

這艘被戲稱為「影天子號」的大帆船，鐵錨沉重無比，動用了五十名士兵才起了錨，準備離埠。船的肋骨咯咯作響，夜風拍打微傾的船帆，船的龍骨結實堅挺，船身從船首至船尾覆滿金色雕飾，刻著異國樹木和奇花異草，上頭飛舞著五彩禽鳥，漸漸地，這些樹木花草飛鳥被大運河的水吞沒，帆船也緩緩離開埠頭，像一頭大象行走在融化的白銀裡。

（用大象來比擬只是一種說法，因為這艘船為了避免在不算深的河道裡吃水過深，因而有個大腹便便的外型，看起來其實比較像一頭剛剛飽餐的河馬，沿著河岸在玉米田或小米田一路遊晃，終於回到水裡。）

里斯本的阿儒達宮（Ajuda）有個物理院（Páteo de Física），在十五、十六世紀期間，歷代君王都要在這裡研習當時的科學及物理儀器。阿儒達博物館至今仍保存著幾頁明代的紙張，上頭寫的是拉丁文，有些是蘸了有「灰琥珀」之稱的鯨魚精液寫的（這是效果最好的隱形墨水），也有用一

般的洋蔥汁寫的（只要不讓紙張受熱，也是有隱形的效果）。首位派駐中國的葡萄牙大使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在牢裡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寫了這封要寄給葡萄牙國王的密函，信裡看得到一段關於「影子天子號」大帆船的文字，寫的是一五二一年冬季他在大運河上與這艘船錯身而過的印象：

很難找到合適的字眼形容出現在眼前的龐然大物：它既不是什麼王爺的樓船，也不是天子的水上行宮；就大小而言，是貨船，就堅固的程度來說，是軍艦，從中世紀風格的外型來看，是大帆船，但這些辭彙在我看來似乎都太過薄弱，因為這是一件巧奪天工的作品。

這艘船給我的第一個感覺是不舒服，而且混雜了嫉妒，因為發現這樣一個不信奉天主且膚色暗沉的民族，竟然有能力造出這樣的東西。但是，陛下，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我無數次橫渡這個世界，看過不少漂亮的船隻，心情就像龍騎兵迷戀他們的坐騎一樣，我承認從兒時起，就非常喜歡那些大帆船，上頭有雙層甲板，還有三、四層客艙專門給達官貴人使用，這種船可以載運七、八百噸的商品，五百名士兵以及四百名操作帆纜索具的水手。可是我

必須承認，陛下，這種巨大的船艦和我眼前這艘相比，根本什麼也不是。

這艘船並沒有我們西方船艦最華美的部分——也就是船首的雕飾——

通常是一些基督教寓言故事裡的動物，或是黑女人的半身雕像，手持一朵畫得栩栩如生的玫瑰，攔在她的烏木乳房之間（中國人從來都還沒見過黑人呢）——這艘船也沒有船嘴、艏樓、艙樓，從船首到船尾都是一樣的寬度，船上有三層甲板，但是上層甲板和各個廳室之間的通道全都布置成夢幻花園，有假山峭壁，有油亮如絲絨的綠草地，有鞦韆、走廊、鳥籠、假石窟、白色大理石階、表演用的舞台……三層甲板從一端到另一端，有許許多多高出船緣數公尺的小房間，我只能憑空想像內部的擺設：掛滿銅鏡的壁板、木雕家具、各式茶具、嵌著金絲銀縷的杯具、地毯，還有像房子一樣大的床鋪。

甲板上的小圓窗都以黃銅包覆，窗子一扇挨一扇，窗裡是年輕女孩的臉龐。她們全都是宮女，一個個睜大眼睛，貼著窗戶注視她們從來不曾看過的這名男子，一個白種男人。那就是我。我的內心充滿驕傲之情，因為我知道，她們透過我，突然瞥見了另一個世界。我算了一下這些窗子的數量，有一百扇，再乘以每扇窗後兩個女孩，就是兩百。我不敢想像如果每個房間住

了三個女孩，意思就是全中國最漂亮的女孩當中，有三百個美女被關在這艘船上。

我們也可以假設，水手——全數由宦官擔任——生活在底艙。根據我的航海經驗，這艘巨大的帆船要升帆、收帆、轉帆，至少要有六百人才足以勝任。

要估算這艘船的大橫帆有多重，顯然是件難事，它們看來十分驚人；這些橫帆是用很厚的蓆子編成的，上下兩邊固定在一根長長的木杆上，被降至桅杆三分之二的位置。起風時，這種橫帆鼓脹得像氣球一樣，在風中嘎嘎作響，至於粗棉布製成的桅帆和桅下帆，則會在風中抖動，發出宛如嚎叫的聲音。

我在這個國家至今見過的每一艘船，都只有一盞後舷燈，但這艘船有五盞，比我們旗艦的後舷燈還要多，除此之外，還有亮度相同的五盞舷燈：第一盞固定在前桅，位置在船的前端；第二盞固定在主桅，位置大約在我們西方船艙設置前桅的地方；第三盞及第四盞掛在後桅及艙斜桅上，位置在左舷，明顯遠離中央，我們也經常將舷燈裝設在這個位置；最後一盞則裝在頂桅上。

五根巨大的桅杆在驚人的高度上搖搖晃晃，從我的角度望去，那幾盞舷

燈彷彿體型驚人的美麗星體，漫步在天上其他閃爍的星體之間，若非每根桅杆頂端都有木雕的小室，真會讓人有此錯覺。

我呆望這奢靡的景象。這五個高掛桅杆頂端的小室，是這艘大帆船在美感方面的一大敗筆，可笑至極，而且在舷燈搖曳的燈光下，每個桅頂小室裡都有暗影在晃動，清晰可見。我猜想是一些住在高處的水手正在做鍛鍊肌肉的運動，因為他們的來回動作一再反覆，桅杆因此晃動，纜繩也有如髮束般擺盪。

這段關於船的描述，連船帆的種種細節都寫了，我們這位葡萄牙大使在這封信裡充分展現了做間諜的天分，只可惜他最後犯了一點小錯：桅頂所見的暗影，並非水手在做肌肉運動的影子，而是水手的主子們的影子——影子（水、茶、酒、奶、蜜），他們正各自和一名女伴展開驚心動魄的肉搏，這是他們最喜愛的性愛遊戲孔夫子的空中雜技，他們訓練有素，所有動作都同步，在遊戲結束之際，他們抵達了人類默契的巔峰，實現了這項戰績（或者該說是奇蹟）——和諧一致地達到高潮。

「我是葡萄牙國王的特使！」

這洋人站在自己的小船上，大聲說出這個剛剛向中國船伕學來的句子。但他的聲音消散在一片狂亂的歡樂大合唱之中，這是成千上萬的水蛙發出來的，其間還錯落著蟬和其他昆蟲的伴奏，牠們從藏身之處發出鳴叫，問候皇帝的帆船，看著它如夢似幻的華麗身影在夜裡漸漸遠去。大運河微光閃爍，方才宛如流動的白銀，此刻卻是暗沉，近乎黑色，黑到連成群飄在水面的蚊子都散發出油亮的光。

儘管托梅·皮雷斯的見證非常珍貴，他所做的技術性描述也十分精確，然而他在大船外所處的位置卻十分不便利，所以他雖然眼尖，但還是很可惜，他永遠也無法成為另一個馬可波羅，因為這座巨大的水上後宮就這樣從他的眼前溜走了。

如果此刻我們去看這艘船的藍圖，就會發現皇上（包括他神祕的同謀和

給他靈感的人）是多麼喜歡幻想的小淘氣，同時也是不務正業的流氓。（先從小淘氣變成流氓，再從流氓變成土匪，最後成了暴君。）就大多數的情況而言，暴君必然是好幻想之人，只是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和永恆重複的儀式給了他嚴肅的假象。

有人說，皇上擋不住他腦子裡蠢動多時的幻想，想找個地方實現這遐想，而這地方離京城越遠越好，因為他不想嚇到那些尊崇儒家的臣僚。「這些宮女，讓朕感到膩味，」他對影子替身們說：「朕想在咱們船上，讓她們都扮成妓女，咱們五個就像嫖客逛妓院一樣玩一玩。」

就這樣，中國史上最大的水上青樓誕生了，並且，本著一種嚴謹的現實主義，一絲不苟地將三等不同的中國妓院分設在三層甲板：

- 一、紅燈區：士兵、水手、地痞買春之處。
- 二、酒家：專供小鄉紳、商賈及軍官尋歡作樂。
- 三、高級妓院。

底艙是依紅燈區的樣子布置的，紅燈區之所以得名，正因為這些紅燈在

蜿蜒的巷弄裡照著成群的破木屋。就這樣，這些穿來串去的小巷弄在底艙給造了出來，沿路是形形色色的木屋，大門有木頭做的、鐵打的、竹子編的、石頭鑿的、乾草紮的，有單扉也有雙扉的，有長的、方的、高的、矮的、圓形、菱形、半圓形……每扇門前都有一名宮女扮成的妓女坐在矮凳上，頭頂是一盞紅燈籠，幽幽的紅光將她包裹在一團玫瑰色的霧裡。每個燈籠裡都放著一隻細緻的絲綢包鞋，大小是女人小腳的理想尺寸，也就是不比正常男人的大腳趾長多少。

尖尖細細、小得不像話的腳是自幼長期纏足的結果，這個特質在妓女的價目表上占據首要的位子：

腳長。價格。

六寸。銅錢一百文。

四寸半。銅錢一百二十五文。

三寸。銅錢一百三十文。

二寸七分。銅錢二百文。

當然，對於腳和鞋的這種風俗，皇上和他的影子替身們也都是無可救藥

的信徒：他們和所有中國人一樣，都認為腳是女性身體最私密的部位，或者簡直就等同於女性特質。由於女人的這個部位是絕對的禁忌，所以在中國的情色傳統裡，性行為始於男人碰觸伴侶的腳——不論這男人是王公貴族還是庶民百姓。這是個必要的開場，是一個決定性的動作。

在底艙的紅燈區，衛生條件也是如實複製：四處只見髒亂、煙霧、灰塵……破木屋之間的壁板薄得像紙似的，穿牆而來的是隔壁恩客的吼叫和喘息，還有他們帶來的騾子的叫聲——考慮到場景的逼真，連騾子也被帶上船來——還有尋芳客在兩次交媾之間品嚐的烤大蝦濃烈的香氣。依循傳統的做法，這五位假尋芳客把他們造訪過的女人的鞋子當成戰利品，放進包袱裡，但是裹腳布就不行了，因為裹腳布長得沒完沒了，一圈又一圈地纏在女人的小腳上，不過之所以無法收集，是因為女人從來不在人前卸下裹腳布，就算天子來了也一樣。

夾層甲板藏著第二級妓院，也就是酒家，四處都是絲綢燈籠，吊在竹葉編的燈蓋下。這是袖珍版的完美複製品，重現了一樓販賣酒水、二樓提供床位休憩的酒家。在這裡，永無止境的走廊上煙霧繚繞——酒家總是被廚房蒸

騰的香氣包圍，因為廚子正在準備數百道佳餚——沿著走廊是一整排拉門，遮蔽著一間間傳出樂聲、歌聲的小房間。從門縫可以窺見那些恩客——都是太監假扮的——坐在刺繡的坐墊上，身旁是一個個打扮入時的女子，正在專心誘惑她們的恩客。整條走廊的牆上，一排排的櫃子看似豎立著的圍棋的大棋盤，每一格都擺著一只玻璃缸，裡頭裝著滿滿的催情藥酒，浸泡各種熱帶植物、人參、蛇、獅眼、熊掌、虎骨、龜甲、象牙、犀牛角、蜈蚣、巨蟻、紅蜘蛛、瑪瑙、縞瑪瑙、玉、翡翠、綠玉髓……酒家裡有個假妓女會憑她過人的記憶將這些缸子裡的成分詳述給每一位恩客聽：她會先說名稱，再說它屬於礦石、植物還是動物，接著再說這些成分的特性、浸泡日期以及依照不同節氣飲用的藥效，她還會引述不同年代的名人評價或詩人頌詞給自己的解說增色。

據稱，催情藥酒下肚一、兩個時辰，恩客的理智深受影響，在交媾過程中，他們會看見自己擁抱的伴侶幻化成各種浸泡在瓶中的藥物的形態，像植物般不斷生長，如礦石般靜止不動，或像野獸般吼叫。

船上還複製了當時最負盛名的酒家：「奇風」。這酒家有個玻璃缸，裡

頭浸了一座銅製的時鐘，是一個比利時傳教士送給當地顯要的禮物。儘管鐘都鏽了，鐘面上的指針浸在酒裡運轉如常，而時鐘躺在水中墓穴的無限寂靜裡，依然會發出報時的聲響。這聲響是聽不到的，但是看得見，每逢整點，就有幾個小樂師——幾個袖珍機械人——從時鐘裡跑出來吹奏小喇叭。有一天，一個酒醉的客人喝了玻璃缸裡的酒，當他聽見服侍他的妓女嘴裡傳出滴答滴答的聲音，他差點連心跳都停了。女孩的雙臂如鐘擺般不斷晃動，將一分鐘內流逝的無限時光發揮得淋漓盡致，半個時辰過後，她開始模仿小喇叭的樂聲。

建造在第三級妓院甲板上的那些房間，也就是在高級場所接客的名妓的房間，叫做「歌坊」或「茶樓」。皇上對於這些地方非常感興趣，不過並不是為了這些女孩的美貌，也不是為了她們的詩詞造詣或蓮步輕踏的歌舞，更不是為了她們養的鸚鵡——雖說這些鸚鵡都受到牠們女主人親自譜寫的詩詞樂曲的薰陶。不，這一切都不值得皇上關愛。這些假妓女其實是他的間諜，提供他源源不絕的情報。

在中國社會，一般純做生意的青樓，不論是誰，只要有錢埋單，就有姑

娘服侍他，但「茶樓」就不一樣了，這是完全只供上流人士出入的地方。

依照這種模式，皇上的假妓女們也形成某種貨真價實的慣例，在船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如上流社會的男性在家不談公事，只在家以外的地方應酬（基本上都在那些名妓的房間），船上也一樣，太監頭子們在這些地方相約、邀宴、交換資訊、締約、行賄、論政、吟詩或舉辦私人宴會。扮成名妓的宮女們都很懂得過日子，她們載歌載舞，陪賓客飲酒作樂，而且還很能從他們身上得出一些不可告人的祕密，這種私密的事，就連皇上也沒辦法從他的影子替身那兒套出來。

造訪茶樓每一次的花費都十分可觀，從第一盞茶，也就是俗稱「選花」的這盞茶開始，恩客就得付上幾千文錢，才會被領往一間房裡，內有如花似玉的姑娘一名，臥在榻上等著。姑娘會問：「客官府上何處？想必是遠地來的！」這時她會以金鉢玉杓準備絕佳的藥酒，盛在水晶杯或象牙碗裡端給恩客享用，這又要花上好幾貫銅錢。接著這位姑娘會開始調琴，倘若男人懂得彈琴，就會隨興彈奏一曲，姑娘則會吟唱詩句；當時人稱這是「美人賦」。通常吟唱的是司馬相如的詩句：

「獨處室兮無依。思佳人兮傷情傷悲。彼君子兮來何遲。」

當然，歡樂時光的每一刻都伴隨著打賞小費的儀式，除非名妓從頭上取下髮釵，插進恩客的頭髮裡表示傾慕之意。

讓我們回頭看看冰山剛露出來的一角，也就是皇帝的大帆船與葡萄牙大使的小帆船相遇的那夜，在那五個桅頂小室裡演練的高空特技。

這夜，來了一隻黃額黑斑蚊，牠是夜間飛行的第一高手，超越了大批競爭對手，獨自飛上桅頂，這高度和這蟲的渺小身形相比，著實令人目眩。

黑斑蚊將肚腹靠上前桅的同時，朝下方望了一眼；上甲板顯得十分遙遠，值夜班的太監水手看來像一群螞蟻。在這高度上，空氣較涼，風勢也較強。連連的寒顫讓黑斑蚊的身體震動起來，於是我們這個飛行故事的主角再次振翅，飛進前桅的桅頂小室。

舷燈的光在外頭有多炫目，在這窗上掛了簾子的桅頂小室裡就有多暗，黑斑蚊還以為自己闖進了一個地窖。牠試著在一片幽暗中搞清楚眼前發生的一切：難道這是死前的景象？一個男人坐在一張太師椅上，一個女人跨坐在

他的大腿上，呻吟著，一顫一顫地，還緊緊勾住男人的頸子。男人幾乎喘不過氣，彷彿快要窒息，他掙扎著，兩眼外突，從女伴的肩上盯著這隻擅自闖入的蚊子。

「這人在看個啥子，難道想把他在世間所見的最後一景也一起帶走？」黑斑蚊心想。「他在看我黃色額頭上的黑斑，還是看我肚上那條寬寬的橫紋？」

這是一隻罕見的蟲子，生來就是大自然的寵兒，集所有長處於一身：殺手的冷靜、冒險家的膽識、精巧光滑閃亮半透明的翅膀、長而靈巧的吻管、看似一株草的身軀、幾乎聽不見的嗡嗡聲，還有善於伺機而動的獨特天賦。在這樣的情況下，牠自付一秒也不能浪費，得搶在男人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動手。

牠的攻擊如電光石火：從牠在滿臉坑疤的獵物臉上選定一洞，將細長的腳擺放上去，到動作全部完成，歷時不到一秒。這隻長著翅膀的小吸血鬼全神貫注在叮咬吸吮，根本沒留意到這片天花癍痕形成的特殊地貌。一分鐘之後，牠已漫遊至別處，滑翔著，在飛行中急停，懸在空中，無視地心引力的存在，回味著牠的勝利，讓剛吸進來的人血滲到全身各處。然後，牠要去另

一根桅杆的頂端，參觀另一個也被刺眼的舷燈照亮的桅頂小室。

這個致命的錯誤，說起來得要歸咎於牠的貪欲。在闖進第二個桅頂小室之際，牠不疾不徐地在一個正在交媾的男人身上降落，場景和前一個桅頂一模一樣，男人坐在太師椅上，一個女人跨坐在他的大腿上。牠降落在男人的臉上，就在正要叮咬這第二個獵物的那一瞬間，牠，也就是這個飛行故事的主角，蚊蚋之王，突然發生心肌梗死，顯然是因為一時受到過度強烈的情緒震撼。

牠以為自己見了鬼，因為牠發現自己正在叮咬先前已經在前一個桅頂叮咬過的男人：同樣的容貌，同樣遭受天花肆虐的臉，上頭的小洞不論數量、形狀、紋理都相同。更糟的是，連血的味道嚐起來也是一模一樣。

這樁猝死事件的唯一目擊者是那個假扮成妓女的宮女，她當時正在男人的懷裡呻吟。時近午夜，她從桅頂下來，喚醒了史官。

「我剛才和皇上行房了，」她如此宣稱：「您得把這事給寫進『實錄』裡。」
「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證明，」史官駁斥她：「您不是跟影天子的其中一位行房。」

「絕對是皇上本人，不是替身。證據在此。」

她將裹在手絹裡的蚊子屍體拿給史官看，黑斑蚊躺在那兒，像珍貴的聖人遺骨似的，手絹純白無垢，只是上頭沾了兩滴血。

「眾所皆知，只有正版的皇上才吸過那麼多鴉片，他的血連蟲子都得毒死。」

要說證據，這也算是證據，因為這麼小的屍體根本不可能做什麼名副其實的驗屍，更別說要釐清死因了。

從此，高空性交的歡愉變了個樣：這些女孩在渾身解數，追求性高潮的時刻，只要一聽到蚊蟲的嗡嗡聲，就會突然癱瘓，舌頭成了石頭，手腳僵硬。因此，影天子（水、茶、酒、奶、蜜）都不得不在做愛的時候熄掉舷燈，免得他們女伴的眼睛拼命追尋那不一定存在的飛蚊蹤跡。

四

一場狩獵能讓皇上得到多大程度的快樂，這是無從想像的。

十五年前，他還只是個少年，當時他登基未久，初次來到此地，一如歷代先皇每年的例行活動，在初春時分來到揚州西郊的皇家獵場。那裡是一片平原，面積幾乎和一個省分相當，鹿、野豬、麋、熊和其他獵物在那裡自由奔跑。若非得到聖詔邀遊的殊榮，沒有哪個王公貴族文官武將膽敢跑到那裡狩獵；沒有任何商賈、地主、工匠、村民——換言之，就是沒有任何人——敢在附近飼養獵犬、鷹隼。

昔日的初次狩獵是始於一個遙遠的拂曉。年輕的皇帝還在睡覺，他的房間以貴重的木材搭建，由四頭大象扛著。四頭大象都訓練有素，很有規矩，前進時步伐一致，宛若一體，哪怕沿途小徑顛顛簸簸，也沒有絲毫晃動。大象後頭還跟著一萬名馴鷹士，這些人的一生都耗在監控皇家獵場的各種飛禽，

他們全都身著皇室專用的狩獵服裝：五千人是朱紅色，另外五千人則是碧藍色。由於人數眾多，兩兩並行，匯成一道顏色對比鮮明的雙重人流，宛如兩條巨蛇，一紅一藍，蜿蜒在沉睡的寂靜平原上。平原上漫著乳白的霧氣，彷彿宋朝的山水。馴鷹士帶來的五百隻海東青和兩千隻隼沒發出半點聲響，馴鷹士的身上都配有誘鳥笛和兜帽，作用是召喚猛禽，還有讓牠們靜止不動。

「皇上，是翠綠極樂鳥。」眾人呼喊著。

少年醒了，最初片刻，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為何會在這巨大如牢籠而且到處披掛著金箔布幔的木造房間裡。馴鷹士的叫聲再次傳來，房間在大象的背上吱嘎作響，讓他想起他喜歡把自己關在裡頭的小房間——御用大帆船的桅頂小室。

他打開門，才瞥見直竄上天的幾隻飛鳥的身影，還沒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就把人家放在他手上的海東青給拋了出去。這時他睡意全消，想到萬一扔出去的鳥兒無功而返——那隻海東青已經消失在白茫茫的大氣裡了——很可能會被解讀為凶兆；一陣恐懼襲上他的腦門，可沒多久那海東青又出現了，牠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下俯衝，將獵物扔到地上，扔在大象的兩隻前腳

之間。年輕的皇帝立刻認出地上的飛禽是一隻翠綠極樂鳥，工匠們常用這種鳥的長翎製成羽飾，他的母親很喜歡拿來簪在頭上。這隻不幸的獵物，先是在海東青的爪下掙扎了許久，此刻又在皇上驚奇的目光下，倒臥在地：黃色的羽冠開始淌血，染紅牠鑲黑邊的橙黃頸圈，金屬般青綠的羽毛飛散了，長長的尾巴拖垂在塵土中，尾羽的淺褐色像是鋪了黑網，又雜著紅色。皇帝在他居高臨下的房間裡，坐在床榻上，帶著天真的殘酷，津津有味地看著鳥嘴每一次開闔，看著鳥身上每一道撕裂的傷口，這帶給他極大的快樂和愉悅，彷彿世上不曾有人嚐過這種滋味。

揚州是中國最富庶的城市，吸引來自全世界的冒險家、來自阿拉伯的商賈、來自波斯的船隻，甚至連馬可波羅都聲稱自己曾有三年時間在此擔任總督。當百名太監將船錨拋入環城運河時，千百種氣味——運河岸上的妓院氤氳不散的麝香；連接鹽商豪邸大門與河堤的大理石階上繚繞的乳香；露天市集傳來的陣陣惡臭；飯館食肆溢出的肉香——全都迎著當時年方三十的皇帝撲面而來，可他對這些氣味無動於衷，他只嗅到皇家獵場的氣味。

一股朦朧的饑渴襲上他全身，他知道自己就要再次品嚐他在北京朝思暮想的快樂了。在他的諭令下，狩獵所需的一切早在他抵達前準備就緒。這場狩獵要獵的可不是飛鳥、野兔還是鹿或熊，不是的，他諭令要求備妥的獵物，是緬甸邊地將領納貢的貢品：一對犀牛，還有那頭不知其名的黑獸。

至於也曾出現在清單上的大象，已經不堪旅途漫長勞頓而折損了。

在遼闊的皇家獵場的地圖上，皇上以紅墨欽批，圈定狩獵前夜施放獵物的範圍，那是一塊谷地，面積約三里見方，四周有駐軍包圍。

皇帝明白此刻的情勢——凶星繼續散發它橙色的微光——無論任何舉動，他都該低調行事，正因為如此，沒有任何王公貴胄，也沒有任何文官、武將、朝臣、宮廷畫師（照例他們的工作是要畫下狩獵場景以流傳後世）、詩人、優人、伶人受到邀約，這也是頭一次在皇室狩獵中，沒看見千百頂形形色色的營帳搭在荒地上的壯盛場面。

話雖如此，皇上終究無法抗拒遐想，他還是帶著部分後宮佳麗隨行——三百名宮女，在他的船上裝扮成妓女——再想到可以看見這些纏足的美少女一個個變身為皮盔鎧甲的士兵，圍著獵物發出尖叫，他就覺得開心。

一登上陸地，這些女孩就接受了十天的密集訓練：行進的步伐、跑步、拉弓、劍術、長槍、刀法、鍛鍊肌肉、嚴格的飲食控制（她們得在特定的時刻大吃大喝）、禁止遊戲、娛樂及任何形式的刺激。女孩們變成了嚴肅的斯巴達戰士，非常認真地看待集訓，她們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在草地上這些被火炬照得透亮，宛如一座座白色小金字塔的營帳裡享受休息的喜悅。

根據傳統，為了讓皇帝可以在狩獵期間主持朝政或舉辦宴會，通常會搭起一座十分寬闊而奢華的大營帳——根據馬可波羅的描述，這種營帳可容納千人。

這一年，為了謹言慎行，這種規模的營帳被禁了，取而代之的是不方不圓亦非三角形的四頂帳篷，其外型頗似人的頭顱，每頂帳篷各置《永樂大典》這部巨著的四部之一。

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手抄百科全書，全書共三萬卷，單單是這部巨

著，就足以抵過一座圖書館。

（永樂，是明朝第三位皇帝的年號，他的野心是要擁有一部能夠涵蓋當時中國所有現存的典籍知識，甚至全人類的知識。翰林院完成編纂後，數萬名清抄工被招募至京城，工作歷時數十載，有的清抄工甚至是子襲父業，最後一共製成三套：一套存於北京的文淵閣；第二套存於杭州；第三套則存放在故都南京的文淵閣。奉聖上諭令在御駕親臨十五天前送來揚州皇家獵場的，就是這第三套。）

兩百名奉詔而來的翰林院學士無一不為《永樂大典》的呈現方式（或者該說是懾服他們的方式）感到震撼；這部大典本身——它的分類和索引的編纂方式——就已經是一種世界觀，一種經緯分明的秩序。

這四頂帳篷相應於這部巨著涵蓋的四大領域，分別以四種不同象徵性的單色帆布製成。

第一頂帳篷放的是所有的儒家古籍和經典，是青綠色的。第二頂帳篷專放史書，是朱紅色。第三頂帳篷存放哲學著作，是藍色。第四頂保留給文學作品，是灰色。

幾世紀後，阿根廷作家波赫士在他的短篇小說裡創造了一座圓形圖書館，讓環形陳列的每一本書都是第一本書。也有人曾經幻想一座宛如長廊的隧道式圖書館，有利於快速查書。但是這麼一座狀似人類頭顱的圖書館——就像我們在皇家獵場所見的——實在太驚人了！這是一座真正的迷宮，完全就像是人的大腦。

夜裡，四座帳篷從裡頭點亮燈火，朦朧了日間呈現的頭顱外型，出現的是顏色各異的四塊腦葉，閃爍著內部盤旋的建築結構，在夜霧裡漂浮。每位學士都覺得受窘，甚至受到冒犯，因為這怪異的自戀情境讓他們不得不讓兩隻眼睛盯著自己的腦子猛看，還自我表揚，自抬身價，而四周卻聚集著一大片宛如朝聖者的蚊蚋和飛蛾。

在這部百科圖書館的每一頂帳篷內部，可以欣賞到所有書籍精巧的陳列。在專門存放儒家思想的第一頂帳篷裡，我們會看到，個人風格或不嚴謹的分類方式在那裡根本無處容身：所有作品都依主題分成六大類，各自放在不同的架上，書架也嚴格依據中國天體理論的秩序做了色彩上的區分：首先，跟天有關的典籍，放在漆成純金明黃（也就是龍袍的顏色）的書架上。

早晨，陽光從帳篷透進來——別忘了帆布是青綠色的——書架披覆著黃河的暗影，河中綴著星星點點的小島，全是由標籤上的文字形成的；到了中午，這些暗影讓人想起一塊塊燃燒的黃玉，到了晚上，又變成待收割的稻田，稻稈在落日映照下熠熠發亮。過了午夜，當最後一名讀者退出，帳篷裡的燈火熄滅，只剩下穿透帳篷的月光，所有這些關於宇宙穹蒼、天府、命盤、雲占的文字，所有這些探討日月星辰、宇宙起源、極樂世界……等等的書籍，全都在黃色的書架上沉睡，染上一片紫水晶的色澤。

（從儒家的這頂帳篷前面走過，可以透過青綠的帆布瞥見若干朦朧的形體，呈現略帶淡綠的白色，就在黃色書架的附近，宛如草地上的湧泉；從收藏史書的第二頂帳篷前方看進去，朱紅帆布的後頭看似有叢叢花樹，或許是白蘋果木，乍現即逝的繁花近似玫瑰；至於第三頂哲學帳篷，藍色帆布的後頭浪花朵朵，柔滑無聲地湧動；第四頂文學帳篷，透過灰色的帆布看去，像被幽魂、羊毛絮或骯髒的積雪入侵，黯淡無光。）

回到儒家經典的帳篷吧，裡頭還擺有漆成銀色的書架，上頭擺著探討「地」這個主題的書，這是從屬於「天」的主題。

儘管從屬於天，但在中國的天體理論當中，「地」也擁有三個重要性依序遞減的附屬主題：首先是「人」，相應的架子漆成橙色，和凶星散發的冰冷、不祥、機械的橙色毫不相干，這種橙色的光澤讓人想起橙子特有的清涼和甘甜的香氣；其次是「植物」，放在深綠色的書架上，這讓那些書看似一團上了釉的暗色葉簇；最後是「動物」，它的書架漆成赭紅色，讓人想起野地、獸皮、乾燥的黏土。（順便提一句，在史書的朱紅帳篷裡，血紅的色調非常飽滿，儒家帳篷裡的色調則是微微泛綠的血紅。）在布置成這樣的背景裡，也沒什麼事情值得驚訝了，一名翰林院學士在他的回憶錄裡說過這樣的話，我摘譯如下：「每頂帳篷都是一道彩虹，為我們的雙眼，也為我們特殊的任務帶來意想不到的快樂。」

一名夜班學者消瘦的身形在史書帳篷的朱紅帆布上映出一個駝背骷髏的黑影，肩胛骨變形，脊柱也因為終生埋首書堆而側彎。此刻，他終於能以枯

瘦蒼白的手指親自碰觸這份集各家長期研究之大成的資料——這是奉影天子諭令進行的研究，因為皇上亟欲得知這頭「黑獸」的天性，因為牠是這場盛大的狩獵裡最讓皇上期待的獵物。

這珍貴的資訊是在赭紅色的書架上找到的，那是一部寫於宋朝末年的作品，書名是《鴻儒筆記》，書本保存在一只梧桐木匣裡，顯然是因為作者佚名的關係。

（這部大百科蒐錄的典籍有一大部分在編纂時已很罕見，必須向收藏家徵用，由清抄工謄寫，保存於木匣內，木匣的尺寸則依典籍重要性而有所不同，材質的選擇也有等級之分，這會兒根據的倒不是宇宙裡的位階，而是行政、官僚的位階，也就是作者的社會階級：樟木或月桂木製成的木匣，因為可以防蟲又不會腐爛，而且氣味特別濃烈，專門用來保存歷代皇帝書寫的文字，皇帝的名號用的是金字，就連木匣的銅鎖也因此閃耀著金光；柚木，質地非常細緻、非常堅硬，專門用來收藏各朝宰相的作品；胡桃木，則是用來存放各省巡撫的書寫；然後，層次越來越低，會用千金榆木、山茱萸、花楸、榛樹、山毛櫸、梨木、蘋果樹，最後是梧桐木。）

以下是摘錄自《鴻儒筆記》的片段，我將它逐譯成白話：

我見到人們議論紛紜的「黑獸」，地點在荷姆茲^③國王的宮廷。確實，牠全身漆黑，但是「帶翅小駱駝」的稱呼更適合這種怪鳥。這種鳥有駱駝的腳掌，厚實、多肉、組織粗糙又堅硬，雙翅沉重如鉛，令牠無法飛翔。有人告訴我，這隻鳥的名字用荷姆茲語來說，叫做「司徒兄」(strouhion)。不過我覺得我曾看過類似這隻鳥的描述，這種鳥會吞食小石子、鐵器，甚至燒得火紅的木炭，那是在《馬可波羅遊記》裡看到的，他管這種鳥叫做「駝鳥」。

③ 荷姆茲 (Ormuz)：位於今伊朗南部。

五

儘管皇上創作人偶的功力不容置疑——他那四名容貌相仿，都出過天花的影子替身堪稱大師之作——但他在準備狩獵時，對於一切枝微末節依然表現得十分謹慎，十分專注，近乎焦慮。

對所有血肉之軀而言，不分男女，不論是正規士兵或纏足女戰士，殺戮都是一瞬間的動作，只消幾秒鐘，甚至更短的時間，這是純粹的殘暴，沒什麼細緻的差別，毋需長期準備，也不需要特別的教師。只要會求生，就會殺戮。根本不必去認識犧牲者的一切。

翰林院學士找到的資訊在狩獵前一夜送到了獸倉，而「黑獸」（從此我們稱之為「荷姆茲鴛鳥」）和那對犀牛也才剛剛放到皇上指定的場地裡。

皇帝諭令的內容鉅細靡遺，他知道他說的每個字都是聖旨：狩獵區外以士兵築成人牆，圍成圓圈，徹夜戍衛；營火持續燃燒至次日；鼓聲的節奏；

部署萬名兵勇兼獵手（這些人都是當地居民，身兼皇家獵場的看守人，他們還得向朝廷納稅，月繳三十張獸皮）；獵手制服的顏色，獵犬的數目（五千頭），行進方式（所有人之間必須維持等距，才能形成完美的圓形，往圓心收束），而影天子（水、茶、酒、奶、蜜）、女戰士們還有一對受過訓練的老虎就在那兒等著他們一起捕捉犀牛和荷姆茲駝鳥。

皇上得知必須等到翌日才能確認後者在鳥類學上的新身分，不免有些遺憾。他下令備妥獵鷹，以防這善於奔跑的鳥竟又展翼飛翔，並準備丸石、鐵器及燒紅的木炭，以便捕到這隻怪鳥的時候可以餵食。

晨風拂過，吹得所有人的手臂寒毛豎立。這晨間的微風，彷彿一隻隱形的手，掠過每一把弓、每一個箭袋、每一支箭、每一頂皮盔，也輕撫著三百名女戰士冰冷的頸部。茂盛的野草踩在腳下軟軟的，讓人還以為是踏在剛蒸好的饅頭上。再過一個時辰，太陽就會把野草曬乾，可此刻，草葉上依然浸著露水，像覆蓋一層絨毛，年輕女孩們在上頭踩出窸窣窸窣的聲音。從地面升起的，是春天的氣味。

「記下這個，」皇上對一名負責撰寫「實錄」的宮廷史官說：「昔日韃子來時，此地寸草不生，可朕的女戰士來時，她們的玉足淹沒在草裡。」

史官將這番話做了筆記，但他遲疑了，他不知如何記載這段話作者的明確身分，因為對他述說的人雖是影天子之一，身著鎧甲，頭戴皮盔，並非端坐在四頭大象扛著的房裡的正版君主，而象背上的木房在眾人眼裡，始終是至高無上的聖座，只有真正的皇帝，也就是中土的社稷主，才能光芒萬丈地高踞於上，俯視他的影子替身們騎著體型和毛色都相同的駿馬。但是史官也知道，只要提出任何問題，就算不讓他送命，也會讓他的官位連降數級。

史官的尷尬和短暫遲疑讓皇上覺得很樂，但這樂的程度也幾乎和他吃驚的程度相當。「扮成別人真是一點也不難。」他心想：「更想不到的是，這史官還跟了朕這麼多年，日日隨侍在側。」

「就寫是影天子說的！」他突然想幽默一把，還調皮地眨眼。

「影天子（水）？影天子（茶）？影天子（蜜）？影天子（奶）？還是酒？」史官問道。

皇帝遲疑了片刻。當然，他知道這些代號，但有時他也會忘記他們之間

的區別、詳細的特質和細微的差異。

「影天子（酒），」他說：「我以此為榮。」

不過是一刻鐘前（有時候，一分鐘就足以改變人的一生），一陣經常令他喉頭緊束的恐慌——令他焦慮到近乎窒息，這莫名的痛苦從兒時就像至親好友般陪他長大——迫使他離開這扛在四頭大象身上的房間，找了一名影子替身（水？茶？奶？還是蜜？）來頂替他的位置。

他很快就對自己詭計得逞感到非常得意：再也沒有人會擔心他，就連御馬監的總管太監也認不出他真正的身分——他那四名影子替身的坐騎就是由這個太監負責監督給馬匹戴上沉重的馬具。他的坐騎是最後一匹。

先前折磨他的焦慮已被輕盈取代，那是屬於翅膀（或者該說是屬於羽毛）的那一種輕盈。

他那白犀牛牛皮做成的馬鎧，從來不曾如此光滑，如此純白無瑕；而馬銜、鼻轡、臀甲和護尾，就像他最好的幾支鴉片煙桿一般，都是用象牙雕出來的。這馬轡上的每一處嗅到的氣味，都讓他回憶起兒時，那是雨後大象的氣味。

他的鼻子明白地告訴他，他處於天賜最佳狀態，他很清楚，他盡情地享受著這個時刻，外在世界對他來說變成了嗅覺的世界，他從一名武官身前走過時，嗅得出他那雙戈壁皮靴散發著陰鬱的乾燥氣息，嗅得出他小牛皮腰帶的柔軟，嗅得出他厚重鎧甲下汗濕的上衣布料是細滑的絲綢。

霎時，他感到一股和宇宙洪荒同樣古老的喜悅，也就是成為另一個人的喜悅。

他開始檢視周遭的面孔，尤其是他的影子替身們，他望著他們凝視良久。他們認出他了嗎？他心想：顯然，他們不知道我在觀察他們，他們不知道我在仔細打量他們每一個人的容貌，也不知道我終於看出長久以來躲藏在他們容貌底下的祕密：瘋狂地渴望成為另一個人。

嫉妒啃噬著他的心：這麼簡單的事，我怎麼會到現在才發現，而他們竟然早已明白？

作為自己的影子替身，他跨上備妥的馬匹。

他只恨自己身為一國之君，永遠無法變成其他人，只能變成自己的影子替身當中的一個。

皇上一行人在宮女們出發半個時辰之後才動身，因為原本已經不太來勁的風，現在竟吹錯了方向：為狩獵之用而訓練的兩頭老虎關在拖車的籠子裡，這會兒也被迫逆風運送，以免老虎的氣味嚇跑了獵物，儘管整個早上整片沼澤地都瀰漫著燈芯草和苔蘚的氣味（皇家獵場是一片沼澤遍布的平原，因為每年冬季淮河氾濫，會在河口沖積出一塊塊丰美的沙洲，到了春天，就像一只香氣四溢的聖盃）。

草叢間，不時可見細水潺潺流出，一畦畦水塘也在陽光下熠熠閃亮。一個時辰的行走加上毫無成果的搜尋，女戰士們的腳步被烏黑的軟泥拖得越來越沉重，於是在一片紫藤林嬌柔的枝葉下休息。她們席地而坐，卸下皮盔和甲冑，盔甲上覆滿割人的葉子、穗子、棘刺，在那裡，沼澤的氣味被林木取代，她們的薄衫汗濕了，汗水散發的野性跟青草的芬芳、野花和巨大蕁麻的香氣混雜在一起。

她們當中有個女孩想找個角落小解，於是沿著一道在細枝間蜿蜒的涓流前進，走出紫藤林。她繼續順著水流走，來到一處天然的水窪，水面上盛開

著無數浮島般的睡蓮。

她蹲下身子，面對一枝嬌豔的虞美人，完全沒往水窪四周的樹林方向多看一眼。她褪下長褲，卻突然聽到一陣厚實有力的喘息——像是發自野獸的胸腔——從濃密的藤蔓後方傳來，而這片藤蔓貼在灌木叢上，看來就像是一整片上了漆的鐵板。

她頓時尿意全消。

她將目光從漂亮的虞美人上移開，瞥見一團暗影，似乎十分巨大，在穿透藤蔓的朦朧光線下，有時清晰，有時又不是那麼清楚，顯現的影像是一種緩慢且不斷重複的動作。

她自問道，這不就是我們正在找尋的獵物犀牛嗎？

沒錯，正是犀牛。一根犀牛角就從鼻子中央冒了出來，像一支外型像匕首的巨大獠牙。一陣抖動在這隻動物粗礫的厚皮裡到處竄動。是痙攣嗎？她心想：可憐的畜生，牠在受苦，可是為何姿勢如此怪異？

實際的情況是，牠垂晃著頭，拱背，屈膝，三趾蹄像扎進地下似的。突然，一記衝撞，犀牛拔地而起，力道之強，連虞美人都亂顫了起來。

女孩抬起雙眼，喉頭不禁發出一聲驚呼。

原來牠背上還有另一頭犀牛！

莫非這腳步踉蹌的畜生還背著一頭受傷的夥伴？

這念頭才從腦子閃過，她就想起人家說給她聽的一則故事：

有一對身形臃腫的夫妻已無法行房，因為夫妻兩人都挺著個大肚臍。他們來自鄉下的僕人建議他們試試走後門。這對夫妻試了這個體位，不只成功，還相當爽。他們問這僕人打哪兒學來這麼美妙的事，男孩回答：他看到農莊裡的狗兒都這麼做的。

猝不及防，一道溫熱的尿液從她的下身洩出，在烏黑的軟泥上犁出一條小溝，繞著虞美人轉了一圈。

可這會兒不是兩條狗，而是兩頭巨大的犀牛在她眼前交媾，美人兒登時雙頰緋紅，彷彿臉上挨了巴掌。對這個在單純儒家傳統裡成長的年輕女孩來說，此情此景確實對她的心靈造成一大衝擊。

「真羞死人了！」她驚叫著：「這些骯髒的畜生竟然在我眼前野合。」

這兩名罪犯，雖犯下有傷風化罪，又被現場拿獲，卻享有免受懲罰的治外法權。倒不是這些宮女手無縛雞之力，也不是她們射箭失了準頭（就算是真正的女兵，也跟她們沒得比；她們一步步、靜悄悄地，往這兩頭畜生逼近，她們鑽進藤蔓裡，躲到樹後頭，拉個大滿弓，閉上一眼，另一眼瞄準獵物，同時發箭），但就是沒一支箭射得透犀牛保衛肉身的厚皮。

女孩們沒料到會遭到這樣的羞辱，這種事不僅讓人無法忍受，而且還很不真實：這樁性醜聞的兩個主角就像兩個工人全神貫注地做著令人忘情的工作，在光天化日下，繼續像野蠻人般放肆地擺動身軀，沒看這些女孩一眼。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兩頭畜生的目光中，或者該說在牠們的眼裡，有個令人憂心的細微之處，確實讓人印象深刻：我們看到雌犀牛的眼睛在每次抬頭的時候，就像盲了似的，完全看不見牠的眼神；至於公犀牛的眼睛，也沒有看任何東西，為了努力延長牠的快感，牠兩眼翻白（一位比其他女孩見過世面的宮女有這麼個三姑六婆的說法，她說男人也是這樣，以免太早射精），這讓公犀牛出現一種瀕死的模樣；這是一種幻象——一頭準備要被肢解的死亡獵物。

然而，儘管眼球又小又向外突，但犀牛的眼睛還算是漂亮的，沒有一個女孩，就算是生性最殘酷的，也不會真的想要一箭將牠射死。

這些女孩從藏身的葉簇後頭走出來，分成幾個小組朝獵物前進，接著對準獵物近距離射出一陣陣狂風般的箭矢，結果全都掉到草地上，像稻稈般散落一地。場面極其精彩：公犀牛粗大的頸子往肩膀裡縮，扭動，再扭動，看似牽動著身體其他部位一起運動，而最後做出的動作，也不過是若有似無地對女孩們瞥了一眼，幾乎無法察覺。

這目光中的冷淡，足以讓她們安靜下來，並且在記憶裡留下深刻的印象。隨後，公犀牛又悠悠緩緩地轉過頭去。對牠來說，這些女孩已經不存在，她們被遺忘，被抹去了。

其中幾個位階較高的宮女拔出佩劍，往公犀牛身上猛戳，但犀牛皮就像銅牆鐵壁，宮女們氣得破口大罵，越戳越用力，其他宮女或徒手或用肩膀頂，試圖將牠從母犀牛的背上推開。一柄柄長劍紛紛折斷，宮女也一個個被甩到地上。

公犀牛不曾再看宮女一眼，但牠對她們的輕蔑，或說對整個人類的輕蔑，

在牠每一次悠悠緩緩、來來回回的律動中表露無遺。在這場無止盡的交媾中，牠表現出完美的呼吸控制、不可思議的持久力、對雌性身體的高度認識。

這些女獵手的假道學最後也只能向疲乏、勞累和窺淫讓步了。突然間，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母犀牛掙脫牠的性伴侶，像酒醉般開始奔跑。原來過度性交是會讓人醉的，倒不是因為性交本身所致，而是性交包含的瘋狂所引起的。母犀牛繞著樹林跑了好幾圈，踏進一道道水流，一路還撞翻好幾個擋到牠路的女孩，最後才在先前提過的水窪前停下，此刻，日正當中，窪子裡的水映著激盪的銀光。

母犀牛把鼻尖浸到水裡，喝到水窪見了底。公犀牛也追了上來，不斷嗅著牠的臀部，彷彿那裡頭有牠瘋狂的動力來源，有牠所不知的某個構造的祕密。緩緩地，笨拙地，公犀牛又趴上了母犀牛的背。水從窪底湧上來，淹沒了母犀牛的腳掌，就在此刻，公犀牛的性器重新插入母犀牛的身體。

母犀牛屈著膝，一陣爽快的顫動襲上全身。在一片寂靜之中，只聽見水流潺潺和女性的心跳。

六

「這是你這輩子最美的一天了。」影天子（奶）喃喃自語。這個被皇上選中的替身，一腳踏上繩梯的第一級。他的胃緊緊揪著，心則像鍛鐵的爐火般呼呼作響，他望了「天巢」一眼，這座富麗的木造房間，面朝太陽，架在四頭大象的背上，高懸在騎著駿馬的皇上和另外三名影子替身的頭頂，俯視著侍衛和太監組成的隊伍。

他問自己是不是在作夢，彷彿這麼多年來，甚至一輩子等的就是這天。一步接著一步，他往「天巢」攀了上去，只見房外覆著紅、黑、白三色條紋的虎皮，這時，一陣香氣從半掩的房門溢出，攫住了他的注意力。

他立刻認出這股檀香味。皇上的收藏品裡，有一枚歷史可遠溯至盛唐的珍貴玉璽，躺在這只木匣的香氣裡睡了幾百年。影子替身們承蒙聖恩，有幸將鼻子湊過去聞一聞，卻從來沒能把玩裡頭的玉璽。

「高僧圓寂時，」皇上曾對他們說：「我們會用這種浸過香薰油的珍貴木柴將他的遺體火化。」

影天子（奶）站在「天巢」門口，呆望著房裡：一張極大的木床和一面被陽光照得白耀耀的牆，兩者之間的界線分不清，熾烈的陽光潑在覆滿整面牆的金箔布幔上，濺起來的光灑在床榻上，讓那黃綢被也耀著一片強光，看似覆著銀箔。水晶枕也熠熠閃亮，輕紗羅帳圍在一座暗色漆器矮屏風的四周飄飄盪盪。他用指尖輕撫床架的木頭，然後湊近去聞：是檀香。

一刻鐘後，一名太監爬上來為他帶來乳品時，他已經成了另一個人。他偏愛的飲品——忽迷思（蒙古語的說法）——已經依照他出身的北方草原最正統的古法調製好了：這是懷孕後尚未生產的黑色牝馬的乳汁，存放在一只大馬皮囊裡發酵而成的。然而，這麼多年屢屢將他舌頭扎得如此暢快的微酸滋味，現在卻讓他覺得像發臭的乳汁。

他臨時的新身分有一種魔力，讓他過去為之瘋狂的味道消失了，一瞬間，他對酸奶散發的濃烈味道從喜愛變成厭惡。

「給我拿酒來。」他向隨從們下了命令。

不一會兒，一只嵌著金絲、七彩寶石琳瑯滿目的精巧盜杯就送了上來。這種盜杯隨著酒液注入，寶石會呈現一片花團錦簇無比綺麗的效果。

好，我準備好了。開始吧。先喝哪一種？都好。就是不要中國的葡萄酒，我已經知道那是什麼滋味了。皇上每年都要統管涼州（也就是絲路的起點）的甘肅巡撫上貢幾十桶酒，偶爾也會讓我們品嚐品嚐。那是一種青色的飲料。眼前的酒也是，一種如絲綢般輕柔的淡青色，如水晶般晶瑩剔透，一種來自地底湧泉的青色。太清冷了，中國的葡萄酒，彷彿不是葡萄榨出來的汁，而是從河流冰凍的深淵汲出來的。又冰又甜，甜得像蜜似的。我不喜歡蜜。那個被人稱為「影天子（蜜）」的傢伙，他在他的坐騎上，距離我的「天巢」下方只有幾步之遙。他在跟誰說話？影天子（水）？影天子（茶）？還是影天子（酒）？我從來就分不清誰是誰。無所謂。「蜜」善妒，他也渴望置身於「天巢」。如果我舉杯就口，對他露出和善的笑容，不知會有什麼反應？看看我如何啜飲這杯烏茲別克酒。你知道烏茲別克在哪兒嗎？啊！這白酒的燧石味，是一種荒漠的滋味，是圖木舒克的滋味，塵土、風、沙、枯乾的蝴蝶……是什麼都行。我盡情嗅聞的，是我勝利的瓊漿玉

液，甚至在品嚐之前我就微醺了。看看這白酒，在如此精巧的盜杯裡晃蕩，當陽光出現時，我可以透過盜杯看見整個太陽。

而我手上的這杯酒，待我品嚐這卡拉卡爾帕克的酒。啊，這才是酒啊！這紅紫鮮活的飲料，在我的空腹裡讓一個牧羊女笨拙的小手再次出現，我曾在牛車上，將我的青春小鳥交付給她，我們在稻草堆的頂上，那時天色已暗，我幾乎看不見她，我的手迷失在她的私處，她因此失落了話語。別再說了，我的朋友，你該不會想讓自己變成一個情色詩人吧！話雖如此，文淵閣確實有一套文圖並茂的色情書，人稱「黃書」，因為書封是黃綢做的。人生真是奇妙，我躺在檀香木床上，床前有漆器屏風擋著，頭底下枕著水晶枕，手上拿著一本「黃書」。

如果拿卡拉卡爾帕克酒和別種酒混合（譬如波斯酒），結果會怎樣？不行，這種琥珀色的酒太暖、太澀了。何不試試伊拉克酒，甚至土耳其酒？

突然間，一陣狂風掃過平原，將遠方女戰士的叫聲吹進了「天巢」裡。

總管太監給他傳來這個消息：一時還無法得知這叫聲所為何來。可是救美心切的皇上已快馬加鞭，領著騎兵隊和兩頭猛虎急馳而去。

「您的三位弟兄都留在原地。」太監這麼說。

「朕的弟兄？」

影天子（奶）似乎對這字眼感到吃驚，他用指尖撥開窗簾，看了外頭一眼。

「你說的是朕的那些影子替身嗎？」他糾正太監的話。

「奴才無禮，陛下恕罪，陛下恕罪……」太監立刻跪地求饒，響頭磕個不停：「奴才罪該就地處斬，請皇上恕罪。陛下的三名替身請命留守護駕，因為他們習慣御前象將軍的行進速度，不習慣他們的坐騎條地奔馳的動作。」

「所奏照准！」影天子（奶）想起這制式的說法，大喝了一聲。

隨即補上一句：

「叫人備上朕最愛用的煙槍，還有鴉片渣。」

七

無論是那兩頭在水窪裡盡情歡娛的犀牛，還是這群狩獵美少女，誰也不知道自己闖入的是納索王國的心臟地帶。這王國在地圖上已被塗去數百年，其位置在一個大湖的中央，如今是帝國遼闊的皇家獵場。過去這裡住著一支非常古老的民族，也許是人類史上最早的民族。

第一個穿越這王國的中國人可能是玄奘，也就是唐代赴西天取經的那位高僧，他讓世人知道了這奇特民族的存在。基於謹慎，也因為出家人的身分，玄奘並未在他的傳世著作《大唐西域記》裡提及個人的冒險，必須去讀《西遊記》才能得知這些事蹟：當年精疲力竭的玄奘走在這裡，急匆匆地衝向一處泉水：泉水看來和一路上發現的其他泉水沒有兩樣。可憐的僧人急切地喝著水，彷彿是攸關生死的大事，片刻之後，他抬起頭來，卻發現自己在水面的倒影變成一個女人，而且還懷了身孕。這不是夢，也不是惡作劇，而

是殘酷的現實，映出這王國荒謬又動人的一面。玄奘最後小產了一名女嬰，因為這神奇的孕母之泉只會讓人產下女孩。

這就是為什麼納索族人清一色是女性，而且從來不必找男性伴侶進行性行為，就可以不斷繁衍後代。

至於她們的語言，簡直是天國的方言，完全沒有元音這種讓人感受到雄性的元素，只有柔若絲絨的輔音，聽來非常性感，甚至肉感，而且動詞只有一種語態，就是被動式。

在納索人的語言裡，找不到父子、兄弟、丈夫、叔伯、堂兄弟、姪甥……等親族的說法，也沒有嫉妒、失戀和不忠的概念。

不只是沒有半個男人，整個王國裡也沒有任何野生或畜養的雄性動物。這裡畜養的只有母雞、母豬、母馬、母牛……等等。甚至連蚊子也只有母的。

或許因為哲學思想的放肆不羈，也或許因為激進的政治信念，納索人拒絕使用男人這個詞以及任何意指男性社會角色的詞彙。所以，政客、將軍、士兵、罪犯、殺人犯、強暴犯……都不存在她們的詞彙當中。唯獨情郎這個字在字典裡還看得到，彷彿這是男人唯一積極正面的優點，這字的寫法看

來就是個直立的人，一個大大的圓圈代表頭部，沒有眼睛，也沒鼻子，沒嘴巴，圓圈就嵌在一個方形的軀幹上，兩條像稻草的線條代表手臂，另外兩條線則是腿，中間是一根性器，相當精細地呈現了人體解剖學的寫實特點，還噴出一串閃亮的星星。情郎的發音是Lw，很接近N這個詞（意思是孔雀，這是唯一被養在女王宮廷裡的雄性禽類）。女王是以民主方式，依照下列標準選出來的：月經流量（有些候選人的流量真可說如潮水般洶湧）和指甲長度（有的可以長達三尺）——女王抬手時，先從手腕開始動，至少要一分鐘以上，動量才會傳到指甲盡頭，這時整根指甲開始晃動，像個幾乎站不住腳的纏足舞者，然後要再過整整一分鐘，一次單純的抬手動作才大功告成。

然而，納索王國這顆星球總是自顧自地旋轉，完全沒把宇宙放在眼裡嗎？倒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因為女王這隻黑絲絨大蜘蛛，一邊低調地織著她閃亮的布幔，一邊還派遣芸芸民女去鄰國賣淫。這些王室娼妓的任務在於尋覓能力不凡的男子，將他們帶回宮裡。女王過的可不是空虛自憐、孤獨終老的宮廷生活，她有這班情郎供她取樂，就像她養的孔雀。

這個地下網絡的成員只有一個可以相互辨識的記號，那是一種象徵，一

種暗號，就是她們戴的男子軟帽。她們確實非常專業，既熟悉狀況又冷靜，情感絕不外漏，哪怕在她們眼前的是一名美男子，或是一些陽剛過人的猛男——即便這些人在當地廟會的表演造成轟動，她們也不會心動。

（有些受過女王寵幸的情郎利用他們的特權喝下孕母之泉，產下了女性的後代。

由於這些女嬰不是納索族的母親所生，情郎產下的這些女孩於是被用人船送到大湖的另一邊，那裡有另一個王國，名字也叫做納索，不過這王國只是前一個納索的倒影：同樣的屋舍，同樣的衣著，同樣是大腳女人一起生活的群體，也同樣蓄著長指甲，她們將自己的名字傳給孩子，也對這些孩子行使絕對的權威，但她們沒有神奇的孕母之泉，因此對面的這些納索人必須仰賴古典的生育方式：她們把旅人當作伴侶，產下的孩子有男性也有女性，於是那裡出現了兒子、兄弟、叔伯、姪甥、失戀、嫉妒……等詞彙，可就是沒有父親這個詞，因為沒有一個孩子知道自己是誰播的種。）

至於納索王國為這些準情郎安排的行程，可以透過一段非常古老的文字得悉，這是王國第一位女詩人寫的，文中處處可見自然主義的傾向。

第一夜，由女王的地下網絡招聘來的情郎登上小舟，來到大湖的湖心，隨即有人領他換乘一船，也就是女王的船，他將在此船和女王做愛。通過這場考驗後，女王讓他觀賞在湖裡大量繁殖的湖蟹。在女王的燈籠映照下，有些湖蟹反射出古銅或黃金的光澤，其他裝扮得更講究的湖蟹，簡直可說是活生生的珠寶，綴著翡翠的綠光，或紫水晶的紫光，但是一般來說，牠們的顏色是金屬般的亮紅，牠們閃爍的光芒如紅寶石般令人難忘。這位情郎事先被告知：一旦失寵，女王會欽賜絲帶一條，讓他自縊。拂曉時分，他的遺體會被扔進湖裡，餵養這群嗜食死屍的湖蟹。日出之際，將有數以百計的湖蟹，公的、母的、成熟的、新生的、肥大的、瘦小的、雙螯的、單螯的，爭先恐後，全都想在這場盛宴裡分杯羹。有些螃蟹在他肚子的深處翻攪，在他的臟腑之間就地開席，也有些螃蟹帶著戰利品逃走。隨後，訊息隨著腥臭傳播到方圓數里之外，這時我們會看見那些慢半拍的螃蟹也趕來了，當中最美麗的也正是最凶殘的，牠們高高揮舞著唯一的螯，粗大而不對稱，但在拿東西這方面卻沒什麼作用。面對這疑似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牠們興奮莫名，開始跳

舞，而且也沒忘記把其他賓客推個倒栽蔥，大鰲突突跳跳地舞動，節奏十分狂亂，簡直像在跳求偶舞。來自此大湖的螃蟹，乃世間極致美味，遠近聞名的原因就在牠們對人屍、乃至各種動物屍體的嗜好。

情郎、母系社會的家長、孕母之泉、納索人的王國，還有它那沒有元音的語言，一切都消失在歷史的洪流裡，只剩下湖蟹因為不移居的天性還留繫在這裡，也只有牠們才有這份能耐。

更好的是，牠們的體質更加完美了，雄蟹的顏色始終是一樣的紅，不同的是，現在牠們會分泌一種化學物質，遇水就會讓牠們閃現粼粼的波光。每晚，夜幕垂臨之際，暮光中只見沼澤、池塘、水窪的表面浮現一道道波光粼粼的水痕；雄蟹們激動地來來去去，漂浮在水面，鼓脹著牠們的殼，套用那位古代女詩人的說法，真是栩栩如生的珠寶。隨後，牠們離去的方向讓人無法捉摸，螺旋形，蜿蜒如阿拉伯圖飾的渦形，充滿肉慾的舞姿，這是牠們寫在水波上的性愛符號，宛如象形文字，表達著牠們的性慾，藉以吸引異性。

日正當中，這舞蹈的傑作被水蜘蛛模仿著，後者兩對褐色的節足在水面

側行，有如水上市雜技演員。牠們以湖蟹的方式向前推進，差別只在於水蜘蛛首先伸出側面的一對節足。

狩獵美少女在沼澤、池塘的水裡探索時，瞥見了她們非常熟悉的鱸魚，這是她們在紫禁城的湖裡經常看見的魚。她們發現，在這裡，甚至連鱸魚也以湖蟹的方式泅游，這種側身移動的方式讓牠們一條條的黑紋在墨綠色的魚背上熠熠閃亮。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刺魚身上，這種姿態優雅的小魚最為人知的就是牠的魚鰭在喉頭擺盪，宛如一條朱紅色的小圍巾。這種魚也染上了這毛病——姑且稱之為「湖蟹症候群」吧：牠們側身游動，連潛水時也不例外。如果有水生昆蟲進入牠們的地盤，豎立在身體右側的尖刺會發出入侵的警告，其他部位就沒有這樣的尖刺了，魚背上沒有，魚腹也沒有，就連身體的左側也沒有。

女孩們觀察到的這種湖蟹症候群，完美體現在一種絕美的沼澤生物身上。牠的身體細滑如絲綢，毛色是獸毛的那種金黃，甚至接近黑貂的黃，腹部如蜘蛛肚子般鼓凸，兩側撒滿紫色、黑色的斑點，圓滾滾的肚子十分龐大，但在行走時，身軀卻似一座橫向移動的金字塔，架在優雅的腳上，上頭

還綴著一圈圈金色的腳環。湊近了看，會發現前肢與後肢之間有點不同：蟹蛛（這就是牠們的名字）的前肢比較結實有力，而且末端彷彿戴著連指手套，數百年後拳擊手套的外型就是從這裡得到的靈感。

湖蟹症候群甚至讓側面交媾的伴侶也在天空占了一席之地：兩條專吃鳥類的蛇，才剛剛蛻了春季的皮，身上還披掛著蛻皮之後破破爛爛地殘留在那兒的透明蛇皮，牠們高掛在樹頂，像兩根懸垂的藤蔓互相碰觸，互相糾纏，公蛇的半陰莖讓牠們的性交不僅可以在空中，而且還是側面進行的，令人歎為觀止！公蛇用牠那對性器，在母蛇面前演出一場高空特技舞蹈，母蛇則是忽右忽左地朝公蛇靠近。

至於這些蟬，則是模仿湖蟹在水中的波動：雄蟬一邊震動自己的鼓膜，一邊尋找雌蟬的生殖孔，以便進行側面的性交。

這片沼澤地以側面交媾的生物，要列出清單還真是一大串：胭脂蟲、松鼠、水蜘蛛、水獺、椿象、蝨子、蚜蟲、臭蟲、蜥蜴……甚至連河狸都放棄了母河狸坐在公河狸身上的傳統姿勢，改行「湖蟹式」性愛。

這個革命性的現象立刻征服了這群美女，她們圍著水窪躺下，融進環境

的背景裡。她們很難不這麼做，她們很難不側著身子躺下來。太多春天的聲音令她們無暇細聽，太多色彩讓她們眼花撩亂，太多光亮令她們睜不開眼，太多氣味向她們迎面撲來。幾步之外，兩頭交媾得沒完沒了的犀牛，也對著她們的臉傳送肉慾的體味、溫熱的喘息、潮濕的呼吸。這時，這群青春少女簡直就要窒息了，她們的身體鼓脹著，沉浸在自慰的歡愉裡。

短短幾星期的時間，她們領略了宮女的榮寵、賣淫的鬧劇、軍事訓練的艱苦和紀律，這一切都沒讓她們暈了頭。這些女孩當然讓皇上覺得自豪，可她們一點也不傲慢，一點也不自大；她們還是如此單純、謙虛、開朗，動物於是成了她們的良師。恭迎聖駕光臨犀牛星座，湖蟹星雲，巨蟹星！

她們的樣子把皇上逗笑了。

「朕的狩獵美少女再加上朕，」皇上開心地用戲劇性的語調大聲說：「幹得出比這側身的猥褻招式還壞、還淫的千百種下流勾當。」

時至今日，中國男人還是會得意洋洋地說出一些驚人之語，述說精液的神聖價值，這些話既天真又矯情、既故作又愚蠢，根據他們的說法，只要射出一滴精液，就會耗損男性的精力，除非他們可以在性行為的過程裡回收等量的

陰精。不用說，自慰射精簡直與自殺無異，而他們對女性自慰的態度比較寬容，因為他們自以為非常瞭解女性，他們想像女人的陰精存量無窮無盡。

這日，皇帝心情大好，想要好好展現他心中最珍貴的東西，也就是他淵博的才學。天知道一個君主到底有多大的腦子，有如他的帝國，根本也沒人知道它的疆界止於何處？它的財富會累積到什麼地步？官吏士卒的人數會增加到什麼程度？

皇上的知識涵蓋了最神祕的領域，也就是房中術。沒有任何事可以讓他這股好為人師的衝動停下來，就算女孩們一臉無動於衷——她們以為他是皇上的影子替身——他依然興致勃勃。

他的馬踩著碎步，從女孩們的前面經過，其中幾個女孩匆匆起身，向他下跪行禮。

「你們有誰聽人說過《素女經》？」

「奴婢愚昧，皇上恕罪。」其中一名宮女回覆。

「這是一個祕傳的本子，」皇帝老師繼續說：「在這書裡，素女傳授黃帝房中術，此中蘊藏無上之道，黃帝因此得以長生不死。」

他頓了一下，端詳這群茫茫然望著他的女孩的臉。沒人知道皇上到底想說什麼。

「素女傳授給黃帝的『素女九法』，這會兒朕就一一告訴你們：龍翻、虎步、猿搏、蟬附、龜騰、鳳翔、兔吮毫、魚接鱗、鶴交頸。一共九式，黃帝就是交替運用這些姿勢和一千兩百名女子行房，後來有一條飛龍從天而降，將黃帝帶往不死仙境。不過遺憾的是，朕要告訴你們，這九種延年益壽的姿勢，沒有一式是像你們這種從側面來的。」

女孩們一邊聽皇帝說，一邊看他高舉雙臂比劃各種姿勢，示範這些異常迷人的神祕技術語彙，而且他說出的每個字眼，都像一聲心醉神迷的呻吟。女孩們都被這不乏幽默的嘴皮子給逗樂了，這幽默確實帶著點賣弄學問的意味，但還是讓人挺開心的。

皇上暈陶陶的，他覺得自己逐一列舉得還真美。這時，另一長串的字眼已經蟄伏在他嘴邊，迫不及待要向他的聽眾們飛去了。

「另一本是幽冥洞主寫的，書中列舉的姿勢多達三十式。」
他像撥念珠似的唸出口訣：

「第一式：密合無間。第二式：依戀無邊。第三式：魚腮再現。第四式：瞪羚揚角。第五式：絡絲搖紗。第六式：盤龍。第七式：四腳獸。第八式：雙飛燕。第九式：翠鳥合。第十式：鴛鴦。十一式：蝶舞翩跹。十二式：野鴨倒飛。十三式：松枝低垂。十四式：聖壇出筭。十五式：雙凰共舞。十六式：鳳抱雛。十七式：鷗飛天。十八式：野馬蹕。十九式：戰馬獨奔。二十式：馬蹬前蹄。二十一式：白虎躍。二十二式：褐蟬附木。二十三式：母羊臨樹。二十四式：林中鳥。二十五式：鳳戲丹砂洞。二十六式：鵬搏海上。二十七式：吟猴抱樹。二十八式：貓鼠同穴。二十九式：桐月猴。三十式：立秋九日，眾犬齊奔。」

他將這數十個名目扔給聽眾之後，停下來喘了口氣，當中有幾式吭吭噹噹的，聽來像一串小念珠撞在牆上，或是幾串大念珠在抽屜裡磨來撞去的聲音，有幾式的名字則讓人想起那些細白芳香的頸子上掛的瑪瑙、檀香木、青石、琥珀、翡翠、紅寶石，或是珍珠串成的項鍊。

他出眾的記憶力引來歡聲雷動，在林間迴盪，連那對一直在交媾的犀牛也轉過頭來。

「在這三十式裡，」他繼續說：「只有一式是從側面來的，也就是第十式『鴛鴦』。且讓朕為你們背誦幽冥洞主所言：女子側身躺下，雙腿屈曲，左大腿貼靠躺臥其後之男子左大腿上。男子將左小腿伸入女子雙腿間，復以膝支女子大腿，以俾玉莖插入女體。」

「皇上英明，萬人景仰的天子陛下，」其中一個女孩說：「無德無貌的奴婢不知道能不能說句話。」

「說吧！」

「謝皇上恩典。前代宮女傳授過我們這一式，她們管這叫做：孔夫子偷懶愛遊嬉。」

「但是，孔夫子並非以懶出名啊！」

「可不是嗎，但聽說他晚年確實變懶了，尤其是在政壇失意，遭遇重重挫折之後，而且周遊列國也讓他累壞了。」

「說來聽聽，」皇帝一臉興味盎然，他問道：「你們那些前輩如何稱呼那種最常見的姿勢，最不偷懶的那個姿勢；也就是男上女下的那個姿勢？」

「孔夫子傳教授經。」

「這一式還有另一個名字，」另一個女孩補了一句：「叫做孔夫子廉正不阿。」
「解釋給朕聽聽。」皇上說。

「孔夫子品德完美無瑕，反對各種形式的墮落，走後門是私通的同義詞，特別讓他倒胃口。」

「那她們怎麼稱呼另一個也很常見的姿勢，女上男下的那種？」

「孔夫子一毛不拔。」

「不盡然如此，」另一個女孩糾正說：「這一式的全名是：孔夫子付出時，揮霍無度；節省時，一毛不拔。」

這群狩獵美少女一邊說話，一邊揮動她們柔軟的小手，或比手劃腳，或發出聲響，根本沒再管皇上的提問。不過沒有任何事情逃得過皇上的眼睛，他留意到這些女孩的手指當中有幾根——通常是食指——還留有自慰的痕跡，在陽光下閃耀著油光。

以下是她們逐一列舉的性交姿勢：

孔夫子當和尚。

水中蓋蓮棚，以百合為壁。

高崖懸瀑，瀉下成片胭脂蟲。

蜜蜂宴。

力拔山河孔夫子，伏拜兩盞金蓮下。

馬兒自己走。

孔夫子四腳跳小步。

雙腳浸山澗。

孔夫子坐騎的馬銜淌滿唾津。

牧笛吹傻調。

七彩鍊上天。

孔夫子丹砂谷裡採靈芝。

孔夫子雙龍繫香島。

茉莉槳，蘭花舵，小船飛上天。

孔夫子駕馬車，孔雀翎當幡蓋。

孔夫子靈魂吟唱透琴弦。

孔夫子返老還童當奶娃。

迷途鳥回樹林。

貓鼠同穴。

孔夫子鵠子翻身。

孔夫子騎驢躊躇不前。

儘管皇上面帶微笑聽著她們說，像個縱容孩子的老師被逗得樂乎乎，但也沒任由她們沒完沒了地說下去。這份性交姿勢的清單簡直就像一首情色長詩，對於喚醒各種感官非常有益，而且會把人籠罩在一團猥褻、不確定的朦朧之中，在「雲雨之間」，畢竟在性行為的領域裡，要描述體位著實不易，要將摸索、纏綿和追尋、等待、忍耐、不耐了幾個月所累積的微光，轉化成簡單扼要的幾個字，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皇帝宣布：「這一招比一招還刺激的姿勢，如果沒搭配『內丹』，也不過就是無益的體操。」

她們信嗎？緊接在這麼熱烈的討論之後，出現了一陣漫長的靜默和困

惑。對這些美人來說，「丹」這字眼跟道家的信仰密不可分，目的是讓肉身不朽，或者至少是要延年益壽。這套理論從她們的左耳進，右耳出，因為箇中奧妙她們早已聽過不下百次。不過，雖然這些技術性的詞彙對她們毫無意義，但她們還是知道，要長生不死，「金丹」是不可或缺的，而她們也知道，「金丹」是在丹爐裡將金（其實是水銀）和硃砂、鉛、硫混在一起煉成的。

有個令人驚駭莫名的傳聞她們聽過無數次，是關於「硃砂人」的可怕慘劇，始作俑者是一名僧人，他是先皇（也就是皇上的父親）的御用煉丹師：他將數百名發育良好的十一、二歲少女召進宮裡，採集她們的初經——這是純淨的人體硃砂——將這些經血放進青銅丹爐裡燒，煉製長生不老的丹藥。這些剛剛脫離童年的少女，難以忍受這種怪異行徑，其中有幾個就帶頭反抗了，她們躲到宮廷的廊柱後頭，或平躺在花園裡，讓人遠看以為是一片荊棘雜草，等皇上經過的時候，她們將皇上撲倒在地，試圖用絲帶將他勒斃。行刺失敗的代價是，數十名參與反抗的女孩因此送了命。

此後，所有宮女，包括這群美少女，都暗自恐懼著煉丹這個字眼。這感覺源自她們天性的脆弱，也和丹藥激起的希望和它造成的快速殺戮兩者之間

的神祕契合脫不了干係。除此之外，還有另一件事更加深她們的憂慮：她們想到那些少女的生命，那些比她們更年幼，甚至比她們更美麗的少女，她們的生命竟然只維繫在如此微不足道的東西之上，就是那麼幾滴血。

但是這一天，在樹林裡，她們瞭解了「丹」有兩種：一種是「外丹」，是物質的成果；另一種則是皇上所謂的「內丹」，這方面她們一無所知。

這個「內」從何而來？她們很納悶。什麼樣的內在物質可以取代硃砂、鉛和水銀？什麼樣的內在火焰可以把它們轉化成長生不老的仙丹？要用什麼當作丹爐？

可憐啊！可憐！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小女孩，在皇上滿懷教學熱忱的衝動裡，就快要得知帝國悉心保護至今的最高機密了——這甚至比絲綢的製法還更機密——可這股衝動卻在活生生、熱騰騰的時候被攔腰斬斷，因為，儘管煉丹術語充滿魔力，皇上卻不像大家以為的那樣只會空談。對他而言，行動重於一切，而行動就在他眼前數尺之外進行著，越來越劇烈，越來越戲劇化。

皇上望著這場乾、濕兩大陣營的對決，他的目光——他對於某些事物具有敏銳洞察力的目光——始終無法轉移。

八

演出說明

對決主角：

濕陣營：沼澤居民。

乾陣營：那對犀牛。

燈光：

中國並非熱帶國家，沼澤地帶沒有淹沒在泥濘中的樹木，也沒有密如雲層足以蔽日的昆蟲。

在白天完全毋需點燃火把。

儘管此刻只是初春，所有植物仍然披著冬裝，但是陽光已將水窪邊緣照得一片金黃，樹林輕輕顫動。

音效：

腐敗的氣味幾乎嗅不到，但空氣是潮濕的，甚至濕氣很重，讓我們這場對決的動物主角的叫聲產生一種迷人的音效，他們的聲音失去了原來的音色，讓人想到船沉時依然繼續演奏的樂團。

布景：

一個天然水窪，四周圍繞著燈芯草和蘆葦，形成一片未經拋光、如絲綢般的金銀流蘇，蜻蜓、牛虻和水蜘蛛在那兒飛舞、嬉戲，還做著特技動作。水很深，但是可以輕易看出有魚——水底堆疊著一大片大小小、五顏六色的光滑石子，上頭冒出渾濁的氣泡，都是剛發生的騷動引起的，大量的氣泡從水底竄出，彷彿線香冒出的白煙。有個重要的細節是：成群的黑蝌蚪在水面游泳，人們還以為那是漂浮的水藻，而在整個對決過程中，母犀牛始終無法將自己的視線從這一大群黑蝌蚪身上移開。這些大頭、裸身、四肢細長彎曲的幼蟲，是不是讓她想起了故鄉？突然間，在一面保持性愛姿勢的同時，她的

鼻筒掠過水面，蝌蚪立刻如閃電般四散而去。她似乎覺得這樣很好玩。水面一恢復平靜，她猛然吐出一大口水，兩眼跟著自己噴出的水柱走，這口唾液在一團騷動的上方緩緩劃出一個圈，最後這長長的噴射軌跡隱沒在蝌蚪當中。

序曲：

濕陣營放出幾隻鷓鴣，希望他們可以驅走那對犀牛，或者至少讓他們停止交媾。

鷓鴣棲息在燈芯草和蘆葦裡，他們繞著草叢飛了一陣，然後朝犀牛靠近，但也僅止於探看。鷓鴣們感到困惑，因為那對犀牛依然繼續交合，彷彿這些鳥兒並不存在。

鷓鴣們深感受辱，於是展翅離去。

第二次嚇唬的嘗試行動：一隻在樺樹上窺伺的鵬從枝頭飛起，向水窪俯衝，隨即飛出水窪，爪上已攫住一條水蛇，繼而緩緩盤旋，彷彿懸在那頭趴在伴侶背上的公犀牛上方。這隻猛禽在空中迴旋，結實的腹部閃閃發亮，還不斷滴下黑色的淤泥，但是底下的兩頭犀牛似乎看不出任何放慢速度的徵兆。

第一幕

（在水窪邊緣，一名空軍士兵站起身子——老鼠通常被視為陸軍，而鼯鼠這種四肢沾滿泥巴、步履沉重的齧齒動物則被當成步兵。站起來的是一隻跳鼠，他想要以雙腿的輕盈——他的腿又細又長，火柴棒似的——對抗這兩頭龐大的犀牛。我們只看得見他的後腳，因為他的前腳短得像發育不全，被他藏在胸前紅棕色的鼠毛裡，所以會讓人以為他只有後肢。他往前衝，鼓凸著雙眼，屏住呼吸，一跳就是兩米半，跳到公犀牛的背上，公犀牛還是繼續交媾，完全不理會他。

跳鼠挺直身子，兩條腿晃個不停，他想在這塊新大陸上走個幾步，不過，他生下來就注定不會走路，要移動只能靠蹦蹦跳跳。

這個奧運的跳遠冠軍站在彈簧高跷上，一邊踩著危險的步伐，一邊發出愛鄉保鄉的呼籲。）

跳鼠：

鄉親啊，光是相信還不夠，得去看看才行哪。是的，這確實是真的：一隻跳鼠站在兩頭超過好幾公噸的單色龐然大物的身上，像一隻鳥站在金字塔的頂端，像一個小精靈從驚奇箱裡蹦出來。我覺得，因為闖入者的背部這麼密實、這麼長，這種屬於個人的蠢事正在不斷擴大。你們看看這強有力的大塊頭，大家都來跟我會合吧，我保證，你們會大吃一驚的，你們這些認為潮濕是生命要素，甚至是生命本身的傢伙，我保證，這衝擊攸關生死。因為你們將要降落的地方，是沙漠的中心。他們的皮沒有一處不是乾的；他們表皮上的所有裂紋、溝痕、皺紋和皺褶的深處，都找不到一丁點潮濕的跡象。他們是從不流汗的動物。我真同情他們，這些外星動物竟然自以為是性交冠軍。大家來給他們上一堂潮濕課，用我們的分泌物、汗水、唾液，還有象徵我們高潮果實的精液給他們澆灌澆灌吧。

（各種呼喊的大合唱爆開了，兩頭犀牛聽著這些聲音，似夢似醒。

跳鼠冒險一躍，降落在公犀牛鼻尖的角上，但是就連這麼英勇的行徑，

也打不斷這兩頭龐然巨獸的性遊戲，連一秒鐘也打不斷。）

跳鼠：

我鄭重宣布「乾」與「濕」的對決就此展開。我可以肯定，情色的田徑運動——高下取決於性行為持續時間、射精強度、精子數量、受孕效率——可以讓我們得到高品質的歡樂，這種歡樂充滿肉慾也充滿美感。當然，輝煌的性事對我們的對手來說（這些沙漠來的巨獸乾燥、麻木），肯定比我們容易得多（我們這些以樹液、苔蘚和泥巴維生的傢伙）。但是，在每一場情色運動會裡，我們的陣營都有幾個英雄可以獻上一場完美的演出，從運動的角度來看，這些演出一點也不比傳統的田徑運動乏味，比起帝國的其他地方，在皇家獵場裡更是如此。

（跳鼠說話的同時，競賽者開始進場：首先進場的是一隻燕雀，他在一陣旋風中停落在公犀牛的背上，他的胸膛鼓脹、羽冠微顫，鳴唱起一段旋律——幾世紀後，這段旋律成了「費加洛婚禮」當中最有名的曲調。一隻雌燕

雀聽見了，在空中彈跳了幾下，前來跟他會合，向他獻上自己的屁股。

在鳥類家族這邊，我們看到山雀交尾，雌山雀向來以花痴聞名，我們也看到啄木鳥的情色把戲，渾身綠還頂著一頭鮮紅羽毛的雄鳥，在每次對抗早洩勝利之後，都會連叫三聲；這是童話劇場裡的三連擊^④。再來就是翠鳥，他潛入水窪，隨即又鑽出水面，嘴上叨著一尾魚，然後衝上犀牛的背部和他的伴侶會合，把獵物帶給她。正當雌鳥享用禮物的時候，雄鳥也完成了一次漫長輝煌的性事。遠看，這是當地最漂亮的鳥，沼澤區其他鳥類的色彩都不如他們豐富豔麗，看見這些小鳥交尾，一身七彩的羽毛點綴著絢彩和絲綢的光輝，讓人不禁要問，大自然怎麼造得出如此精巧的生物。一旁是一隻做愛像在飛行的雄鷺鷥，他受夠了單腿站立（「另一條腿縮在肚子底下」，毫無疑問，他在所有帶翅的運動員當中表現最佳，最有能力去挑戰犀牛在持續力方面的霸主地位。他跛腳的身影緊扣著一隻雌鷺鷥，動也不動，讓人以為是兩隻木頭鳥，插在公犀牛的背上。）

④劇場表演開始前，會以名為「三擊棒」的小棍，在舞台的地板敲三下，提醒觀眾注意。

跳鼠（對著出現在他身旁的蝦蟆）：

唱得好！歡迎咱們的男中音，來到這該死的犀牛角上為大家獻唱。我一點也不喜歡您那「產婆蟾」的外號，因為沒有一隻蟾蜍會唱歌，頂多就是短地粗嘎個幾聲。而您，我一向帶著敬意稱您為「蝦蟆先生」。我們的星球如此遼闊，蝦蟆的聲音如此低沉；三十里外都聽得見，真是音聲遠傳的號角。

蝦蟆：

讓我好好觀看這場戲：光透入林間，我的眼看不清風中搖曳的樹影，這是上天的恩典，沐浴在恩典中的每一株草，都像藍寶石般熠熠閃亮。同鄉們的身影在競技場上歷歷可見。儘管我只是遠遠看著這場集體放蕩，但是興奮的感覺依然襲上心頭。「潮濕」這個生命要素，在我眼前脫去世俗的外衣，昇華了。好一場兼具精神與力量的演出。你們看過灰蝦換殼的過程嗎？跟這完全沒有兩樣：灰蝦脫去甲殼盔冑，這是她的貞操帶。多麼撩人的褪衣過程，而她最稚嫩的身體在這過程中，接受了一生中和雄蝦唯一的一次交配。

跳鼠：

天哪！快看！我真不敢相信，是她呀，只要揚起羽毛般蓬鬆的尾巴，所
有人就認得出她——是松鼠女王。

蝦蟆：

她總是讓我想起一首老歌：「蓬鬆的羽毛！蓬鬆的羽毛！這把雄偉的遮
陽傘，不遮太陽，不遮雨，只張開在松鼠的頭頂。」

跳鼠：

我好喜歡她，她總是不經意擺出那副回應群眾喝采的神情。可這會兒，
她在做什麼？真羞人哪！

蝦蟆：

她趴在地上，微微抬起……啊，這畫面青少年不宜吧，我得如實述說，

她緩緩抬起的是，迷人的臀部。

跳鼠：

您看見了嗎？在那裡，另一隻松鼠正要進場。

蝦蟆：

那是她的兒子，哈姆雷特。

跳鼠：

可憐的王子，看見母親做出這種姿勢，他羞愧得在顫抖啊。

蝦蟆：

不，他並不明白自己看到的是什麼。他顫抖是因為剛剛殺了自己的叔叔——同時也是他的繼父。這可要有經驗豐富的好眼力，才看得出他那襲閃著幾縷棕色反光的黑絲絨袍子上殘留著血跡。仔細看，可以看到一道紅色的痕

跡，相當清晰，就在他的右大腿上，在毛色比較淺的部位。他之所以顫抖，也是因為他知道，接下來他要演出的將是血腥的弑母場面。

跳鼠：

真恐怖！女王沒看見他。她一心只想要有人搞她。

蝦蟆：

哈姆雷特向母親走去，突然間，整個樹林都靜下來了，連犀牛也不動了。太靜了，只聽見水泡從水裡冒出來的聲音。王子高舉雙臂，他要用復仇的雙手掐死母親。

等一等！

跳鼠：

怎麼啦？

蝦蟆：

就在掐下去的那一刻，儘管哈姆雷特處於出神狀態，他依然記得部族的古老習俗：在交媾之後，雄松鼠會在雌松鼠的陰道留下一只樹脂塞子，當作某種貞操帶，在下次交媾時，這隻雄松鼠或繼任者才會把塞子拔掉。這記憶讓我們王子陷入可怕的困境，他意識到母親輕輕顫動的臀部裡，還留著叔叔那只該死的塞子，他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將它摘除。但是這顯然比動手掐死母親更艱難。他屈膝跪下，面對他源出之處，甚至可說是世界的源頭，那裡散發著沼澤的種種氣味，不是今日我們處於邊緣的這片沼澤，而是昔日納索王國的沼澤，四周宛如刺網的蕨類上，掛著那些被紅色湖蟹啃噬過的情郎屍體。哈姆雷特遲疑了，他的殺人欲望在這股沼澤的氣味裡消散了。突然間，他把頭埋進母親的雙腿，用舌頭在幽暗的迷宮裡進行一次玄祕而禁忌的探索。他對於人體知識的貧乏——沒錯，這位復仇王子還是處男——讓他的探索花費了更長的時間。總算，他的舌頭成功地搜尋到一處暗礁，就是那只罪惡的塞子，但是他的牙齒緊張過度，顫個不停，無法有效地完成拔塞子的任務。他的動作笨拙又猛烈——或許還充滿愛意——導致他和母親從犀牛背

上一起滾落，像一對難捨難分的愛侶。

（這一摔可不輕啊！好幾次，專心觀看第一幕演出的皇上，似乎聽見他們的叫聲穿過惡臭的黑暗盪來的回音。或許他們已經跌入煉獄？至少，他們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

但這意外的一跌並不表示「濕」陣營的失敗，要這麼說還早得很。其他運動員以無可撼動的勇氣，接下松鼠的火炬，豪氣萬千地躍上犀牛疊成的大山。

在第一批上場的運動員當中，首先看到的是一對鴨子，他們一秒也不浪費，當場就品嚐起快樂的前戲，扭著身體，用紅嘴啄著對方。默默不語的公鴨精力充沛，一身羽毛散發著金屬般的綠光，他抬頭挺胸，左搖右擺，展露著別種鴨子——他們的近親——欠缺的東西。那是某種雄性的生殖器，一種近似陰莖的器官，近親們為此嫉妒到要發狂。

在鴨子旁邊，可以看到四隻青蛙，確切地說，是三隻雄蛙和一隻雌蛙。雄蛙們遵循習俗展開一場無情的鬥爭。第一隻爬上雌蛙背上的雄蛙得接受其他對手的猛烈攻擊，他滿腔熱血地奮戰，捍衛被他征服的雌蛙和他獨享的姿勢。）

第二幕

（如果有人以為哈姆雷特跌下去就讓對手得了好處，那麼「乾」陣營領先的歡愉氣氛可撐不了多久，風一吹就煙消雲散了：一股充滿威脅的野獸氣味飄到犀牛愛侶之間。他們一陣戰慄。因為害怕，公犀牛沉沉地扣住伴侶的頸子。他們的性交動作瞬間定格，誰也不敢動彈。

「濕」陣營聞到這股氣味，也同樣受到驚嚇：鴨子愛侶翅膀一拍就逃了，起飛時拍打的聲響，任誰的耳朵也受不了。而那群青蛙，三隻爭奪雌蛙青睞的雄蛙也被恐懼凍結了，突然在雌蛙的背上定住不動，四隻青蛙疊在一起，看起來像隨時都會崩斷彈簧的機械裝置。

一輛大車來了——由於路況不佳，所以比皇上晚到——大車由六匹馬拖著，上頭載著一個鐵籠，每邊長八尺，每根欄杆都像拳頭一般粗，裡頭關著一對養來供皇室狩獵派遣的老虎，他們已經餓了好幾天，目露凶光，令人生畏的尖牙外頭翹著鼓凸的下唇。

鐵柵門一開，兩隻大貓立刻衝向樹林，再由樹林衝向天然的水窪，迅如兩道閃電，在葉簇形成的幽暗背景上劃出兩條閃亮的曲線，疾停在犀牛的幾步之外。

多麼出色的狩獵者！兩頭老虎先趴伏著，觀察良久，之後才會撲向獵物。在這個觀察階段，眼前的醜——犀牛的醜可說是醜中之絕——讓他們看得入迷，不，不只入迷，他們還感到歡愉。這種歡愉和渴望殺戮的可怕嗜好完全無關，而是自豪與自戀，是對自己美貌的自覺。親愛的讀者，要是我告訴你們，馴獸師給皇帝這兩頭猛獸取了什麼名字——他們的名字清清楚楚地標示在腿上——你們絕對不會感到驚訝：公老虎叫做「納西瑟斯〔生〕」，母老虎是「納西瑟斯〔死〕」^⑤。

他們用粗礫的舌頭舔著身上那襲華麗的黑紋黃袍，這又讓他們想起了自己的美——因為就印在外皮上——他們陶醉了，也忘了飢餓。

這反覆不停的舔舐已近乎親吻，更加凸顯了他們名字的意義。世間也沒有其他東西，較之自己的美，更能讓他們忘情了。）

⑤ 納西瑟斯 (Naxos)：希臘神話中的俊美少年，愛上自己水中倒影，因相思憔悴而死。

公老虎：

直到今天，我都一直以為人類是世上最醜的動物——我這說法也包括女人——當中只有幾個逃得過這種天生的醜陋，而他們也只是剛好夠格當我們的食物提供者。可這會兒，我很驚訝，竟然還有更醜的，而且實在太明顯了。

母犀牛：

他們在說我們。說了什麼來著？

公犀牛：

他們說的是中文。

（母犀牛低頭要喝水，但恐懼引發的顫抖卻讓她的鼻子嗆了水，還害她打了個大噴嚏，聲勢之大，彷彿腦漿都要噴出來了。）

公老虎：

上帝保佑。

母老虎：

保重。

（兩頭犀牛屏住呼吸，不敢吭氣。幾隻青蛙被這記強力噴嚏彈到半空中，這場大地震的倖存者也落荒而逃，離開競賽場地。途中，有隻青蛙還給母老虎逮住了。）

身上斑駁著綠黑兩色的青蛙在巨大的虎掌間，為了自己的命運不停顫抖，一根根虎爪像煞令人駭怕的彎刀，不停伸縮著。他鼓動喉嚨的白色鼓膜，竭盡所能地高聲鳴唱，取悅劫持他的母老虎：呱、呱、呱、呱。母老虎把這可憐的俘虜高高舉起，湊近嘴邊。誰也不敢說，在這幾分之一秒的時間裡，母老虎究竟是想嚐他的肉，還是只想欣賞他的歌聲。）

公老虎：

你變成近視眼了嗎，我親愛的納西瑟斯？

母老虎：

你的醋勁也太大了吧！我是不是得再提醒你一次，我的全名是：納西瑟斯（死）？這名字比你那納西瑟斯（生）要高貴多了。

公老虎：

真是絕妙的諷刺，有這麼個自戀狂的名字，你卻用痴愛慕的眼神凝望一個與己無關的小生物，一個可憐的小丑，為了活命，唯一會做的事，就是鼓動喉嚨，模仿發情的鴿子。牠根本就不會唱歌。

母老虎：

作為納西瑟斯之一，你從來就沒有凝望過你自己以外的其他東西嗎？

公老虎：

沒有。當一個人熱愛生命，而且他就是生命本身的時候，他會行動又再行動，但是除了自己的倒影，他不會凝望任何東西。

母老虎：

就連松果也不看一眼嗎？當你在松樹林裡散步時，無意間聽到不知何處傳來的清脆爆裂聲，看見一顆因為時日久遠或被烈日燒灼而乾裂的松果，上頭還擠出一顆濃稠色白的松子，這你也不會注意嗎？

公老虎：

確實，有時候我會在籠子裡玩松果。

母老虎（若有所思）：

我喜歡注視我在水中的倒影，那是一種練習，可以學到很多事。注視得越久，尤其是在春天，我的眼睛就看得越清楚那些狡猾地藏於燈芯草和睡蓮

之間的青蛙蛋。這些細小的黑珍珠，會孵化成大頭蝌蚪，接著會變成兩棲類，牠們會和我的倒影混在一起，和我的身影玩耍，和我對話，彷彿在作夢。這樣的對話，不會因為我是猛獸的事實，而變得更加困難。我透過鏡面般的水，像透過玻璃那樣，看著青蛙蛋、蝌蚪和青蛙在那裡相遇，我也看見自己一下變成這樣，一下變成那樣。我心想，大自然怎麼能夠在創造了老虎和獅子之後，還送給世界這麼美妙的生物。

（母老虎把青蛙遞給她的伴侶，讓他看個仔細。）

公老虎（大叫）：

這是隻太監蛙！是公的，被閹了！

母老虎：

青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物種，甚至可說受到上帝特別的眷顧。雌蛙在童年時，會不會因為在兄弟或玩伴身上發現一根明顯可見而且大得嚇人的陰

莖，而覺得不舒服？不會。她會不會經歷我拿那陰莖跟自己又小又隱匿的器官相比時，所遭受的那種創傷？不會。她會不會跟我一樣，承受這種私密的傷痛，像接受處罰一樣？不會。她是不是從來都不需要去確認所有女性都被剝奪了「那個」？沒錯，因為在她周遭，她從未見過陰莖，理由非常簡單，因為雄蛙沒有這玩意。此外，她也從來不會控訴母親沒生給她一副完整的生殖器。

公老虎：

啊！陽具妄想症。

母老虎：

你言下之意，是說我童年的苦難都是幻想嗎？

公老虎：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是的。（原諒我脫口說出這個還要幾世紀才會出現的概念。因為你呢，你看著水，像透過玻璃那樣，而我——很抱

歉，除了我自己，我也舉不出其他的例子——我有時會穿越時空旅行，跟古代的思想家，還有那些掌握未來美妙發明的思想家對話。跟我對談的時候是孔夫子時代的人，有時候是佛洛伊德的同代人，有時候也有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我剛剛說，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這些陽具妄想症的受害者都抵受不住對於陰莖的渴望，這也說明了小女孩對父親的依戀。但是你這案例很獨特，幾乎可以界定為反佛洛伊德、反拉岡、反基督，也可以說是反西方、反文明。這構成了決定性的特殊動機，可以解釋你病態的自戀從何而來。那是一種基本教義派、自尋毀滅的自戀，殉道者會為了擁抱自己的倒影而投水。

母老虎：

你這是在嘲笑我嗎？我想跟你說件事：你不够格做納西瑟斯，你玷污了這個名字，你只是一個有自大狂傾向的自私鬼，你甚至不知道什麼是自戀。

公老虎：

對於那些已經死去的死之納西瑟斯，我沒有絲毫同情，反而是羨慕，但是我非常同情那些還沒死去，也還沒瀕臨死亡的死之納西瑟斯，譬如，你就是。對你來說，這是何等的痛苦啊，我應該要分擔的……

（突然，他的句子中斷了，因為他以為聽到一聲嘆息。他的目光向四周探索，最後聚焦在雄蛙身上。）

公老虎：

可憐的傢伙，就是他，天閻的，他發出的嘆息讓我以為是你在喃喃自語。

雄蛙：

天這麼寬，地這麼大，水這麼深。有誰同情我嗎？

母老虎：

你在說話嗎，小傢伙？

雄蛙：

我才不怕死，只是「濕」陣營輸的話就太遺憾了。

母老虎：

輸給誰？

雄蛙：

輸給「乾」陣營啊，那兩個大塊頭在跟我們沼澤居民爭優勝的頭銜。

公老虎：

比的是什麼？

雄蛙：

性交的持續時間。

（公老虎聞言，縱身一躍，趴到母老虎身上。母老虎似乎也對贏得比賽感到興趣，儘管可能只是為了好玩。她調整了一下姿勢，趴在地上，獸皮上一條條的黑紋呈現出迷人的身形，她寬大的臀部微微抬起，輕輕顫動。）

雄蛙：

我從沒聽過比你們快活的呼嚕聲更美妙的聲音。

公老虎：

願上天保佑「濕」陣營。在性這方面，我可以保證，套句日後毛主席說的話，我們可不是紙老虎。

雄蛙：

這說法真教我吃驚。

公老虎：

這話的意思是，我們是真正的老虎，名副其實的老虎，即便我們受過教育而且理智。你等著看就知道了。

母老虎（對雄蛙說）：

理智並不能阻止他在性的領域更上一層樓，事實剛好相反，所有人都知道，在熱烈性交的時候，他會問他的伴侶：告訴我，你在跟誰做愛。

雄蛙：

連我都知道答案：跟一個納西瑟斯。

母老虎：

他所有的伴侶都犯了跟你同樣的錯誤，而他也每次都糾正她們說：不對，你應該說：「我在跟世界十大性愛奇才之一做愛。」

公老虎（模仿毛主席的語氣和腔調）：

犀牛是真正的性愛世界冠軍，他們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如果他們要跟我們比性交持續的時間，他們就會變成紙犀牛。即便是世上最具災難性的乾旱，遇到兩個納西瑟斯也是一籌莫展，因為納西瑟斯本來就是水的精靈，也就是「濕」的精靈。

（作者註：親愛的讀者，我誠心請求你們諒解，也感謝你們到目前為止，對於我在文體上的小小偏離所展現的寬容；不久前，我讀了哈姆雷特王子的回憶錄，作者就是前面那場戲的主角，也就是那隻漂亮的松鼠，他很幸運，並沒有因為跌了那要命的一跤而喪命，我覺得他的見證很值得引述：

……兩頭犀牛保持靜默，他們在中場休息時並沒有對計時器歸零表示抗議——這種事足以引發司法大戰——彷彿這精彩的上半場，這麼高潮迭起，這麼激烈的對決，竟然像完全沒發生。

這場對決，整個沼澤區的專欄記者不分政治立場一致公認，就算不是空

前絕後，也是世紀僅見。對決時間長達兩小時，在這過程當中，我睡著了好幾回。有時，我會低調得像個遜位、心酸、無名的王子，站在一棵檳榔樹的樹頂，透過葉簇的間隙，觀看他們的嬉戲。那裡散發著強烈的酸味，我聞得出裡頭有犀牛的氣味，還混雜著老虎凶猛的氣味，實在很難說，到底哪一種氣味更野蠻，更殘暴。這股來自雄性精液以及雌性巨大縫隙的惡臭、腐敗、不知羞恥的氣味，冒犯了我這位王子高貴的鼻孔。

我居高臨下，遠觀全場。從我這邊望去，兩對畜生彷彿兩個大斑點，一灰一黃。若非親眼看見這對犀牛周圍繞著一群噴水魚，我實在無法相信這種動物會活生生的出現在眼前。這群小魚呈現了「濕」陣營的第一個敗象。一滴接著一滴，母犀牛的分泌物落到地面，滴在一片樹葉上。

這些噴水魚的集體努力讓我感到困惑，不是因為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而是我知道他們只會在產卵當天跳舞，因為受到返祖羅盤的驅使，雄魚完成特技跳躍，在一片葉子上停留片刻，期間雌魚會表演一段蹦蹦跳跳的舞碼，那是貨真價實的芭蕾舞，我只記得最出色的片段：這些雌魚在水面之外如花朵般綻放，她們的身形柔軟優雅，銀光閃閃，她們將魚卵產在葉片上。

這一天，我花了好一會的時間，才明白這奇妙的儀式是要獻給「濕」陣營的勝利。

儘管時間還太早，因為最後一回合的鑼聲都還沒響起，但是沒有人懷疑——連我也一樣——大家都認為，只要事情照著邏輯走，那對犀牛隨時會倒下去，而忠於自己名聲的那對老虎會抱走他們覬覦的獎盃。）

公老虎：

告訴我，你在跟誰做愛。

母老虎：

不就跟一隻老虎嗎？

公老虎：

不行！我要你認真回答我。

母老虎：

好，你別生氣，我這就回答你：我，一個陰性的納西瑟斯，我在跟陽性的納西瑟斯做愛。

公老虎：

這回答還真好笑。

母老虎：

等一等，要唸出你最愛的那個名句，我得先喘口氣：我在跟世界十大性愛奇才之一做愛！要命，做得可真久！

公老虎：

我要糾正你：在這場對決之後，我會擊敗「乾」陣營，跟你做愛的就不是世界十大，而是世界五大性愛奇才之一。

母老虎：

你怎麼了，你怎麼在抖？

公老虎：

別動……這不是真的……太不可思議了……我完了。

母老虎：

什麼完了？你讓我好害怕。你的意思是我們完了？

公老虎：

沒錯，這下慘了。在我專心要創造新的世界排名時，我洩精了。

母老虎：

世界排名，屁啦！

第三幕

（繼老虎之後，接棒挑戰犀牛霸主地位的運動員是我們的內丹修煉者。

在性交過程中，外行人見到的只是各種平常的動作，內丹術士卻知其中何者為神啟：精子和我們一樣，每個人都可以將精子轉化成生長生藥丸。這樣你們就明白一個男人擁有無限的力量了吧？

我們的挑戰者在多年嚴格修行與訓練後，已達到隨心所欲的境界，射精不再受慾望法則控制。確切地說，他已經八年沒射精了。根據這門學科的傳統教義，如果他能撐過九年，也就是再過一年，就可以打通「小周天」，這樣的幸運兒是非常罕見的。行家越少，各種玄謎就越發神聖。即便是他，也只聽說過「小周天」的意思就是消抹掉煉丹者進行性行為時的外在身形：就像一棟房子沒有門面，也沒有內部，只有豎立在藍天上的各種管線。煉丹者的身軀會脫去物質標記：皮、肉、骨骼、臟腑，一切都會消失，只剩下動脈、靜脈、大小血管蜿蜒交錯而成的網絡，讓人還猜得出這是人體的外型。

在中央，有一道白線像條粗繩在那兒彎曲：那是男性的能量，換句話說，就是精氣。這精氣是垂直出去的，以腎臟的位置為起點，沿著一根無形的脊柱上升，接著轉向無形的雙臂，在不太可能是胸部的地方岔開來，從一顆隱形的心臟猛衝出去，鑽進無從測知的肺，但這股精氣並未循著不真實的呼吸道前進，並且沿著不存在的喉嚨上升，最後從一隻不在那裡的鼻子排出去，而是繼續上升，在應該是對應於腦的中央部位綻放，化成一朵美麗的蓮花，花瓣的顏色是粉紅、白、紅、橙、藍、黃。

這就是我們這位挑戰者夢想在一年後達到的內丹化境。這樣的目標所需的練習時間越來越長，為求謹慎，在練習期間，他會用一只密封的小塞子堵住自己的屁眼，因為，就算一個內丹修煉者可以指揮自己的性器幹活，不論多長時間都可以，可他的肛門在許多方面卻是他的身體最不受控制的開口，隨時都有可能引發致命的殺機，因為有些珍貴的硃砂礦氣——原本會自己漸化為靈藥——從這開口逸了出去。這種氣的散逸就算以屁的形式發生，也代表煉丹術士生命能量的損失，多年的努力將毀於一旦。

這名接下火炬的運動員不是別人，你們已經知道了，他正是皇上本人。）

皇上（高聲對自己說）：

你扮成自己的影子替身跑這麼遠，真是奇怪！這次狩獵和以往相比，對你來說真是大不相同！從前，你的樂趣在於獵殺畜生，今天，你的樂趣卻是要在一場性愛競賽中獲勝，對手則是那些畜生。

（總算，他閉上嘴，加入戰局，跟一個隨意挑選的狩獵美少女交媾，那是個迷人的女孩，但是沒什麼鮮明的個性。皇上從來不曾掩飾他對這類型女子的喜好。而且，他的自負讓他看不起輕易到手的勝利，他讓他的女伴上馬，開始為其他女孩、太監和所有觀戰的動物提供一場驚人的馬術表演。

內丹和馬術這兩種技術的結合，給了我們這兩位運動員最細緻也最健康的歡愉，儘管因為內丹修煉的嚴格要求，皇上一句話也不說，一口氣也不吐，但是從他們的臉上和他們的動作就看得出來。

我們只聽見馬鞍摩擦的聲音，馬蹠吱吱嘎嘎，馬在喘息，還有女子狂喜的呻吟。）

燈光變換：

前一場景歡樂明亮的燈光照在樹林上，變弱，變柔，漸漸變暗，最後在一片漆黑中完全暗去，持續數秒，讓對決的布景和主角們退場。

一束光線出現，那是黃昏的微光。若干看不見的鏡子反射過來的光，從一扇高懸在一個狹窄房間上方的窗戶穿透進來，在所有物品和色調的差異上投射更多的光。

我們漸漸認出這是「天巢」，也就是扛在四頭大象背上的那個漂亮的木造房間，房裡，皇上的四名影子替身已經醉倒。

數個時辰之前，影天子（奶），也就是皇帝欽點的替身，因為不勝酒力，還以為自己在一間水晶屋裡。影天子（水、蜜、茶）現在也都醉倒了，半是因為酒精，半是因為鴉片。對他們來說，天巢已成幻象之屋，他們的每一分感受力都活絡了起來。

這幾個影子替身之間的心電感應，據說就像雙胞胎那樣，通常連結在某種超敏感的狀態之後：他們有某種預知能力，而且運用自如，讓他們得以接收及傳遞想法而不自知。

影天子（奶）：

這些奇怪的叫聲。你們聽，像是生了鏽似的吱吱嘎嘎，一聲聲這麼長，好像長臂猿在呻吟。

影天子（水）：

這場狩獵的頭號獵物，是一頭所謂的黑獸，或許不是駝鳥，而是抱樹呻吟的長臂猿。我聽說過爪哇人經常將牠們打扮成人類，幫牠們梳理合適的髮型，還幫牠們刮毛，然後再賣給中國人。

影天子（蜜）：

你話太多，結果，我什麼都聽不到了。

影天子（茶）：

我還真是咱們當中讀書讀最多的。你們聽聽這詩：聲過，花落入深淵……不對（他聽著）。牠們回來了。是天鵝停在天巢上。我感覺到牠們的

羽毛在摩挲，那蓬散的羽絨、咕嚕咕嚕的求偶聲、銀色羽翼的顫動、交纏的長頸在搏動。

（有必要走出天巢去確認是否有一對天鵝棲息在屋頂嗎？當然不必，畢竟這只是個幻覺。

相反的，要是我們換個布景，回到樹林裡，回到「乾」「濕」對決的舞台，我們就會為這些影子替身之間的心電感應大感震撼，因為，「長臂猿抱樹呻吟」和「天鵝交頸」，是同一性交體位的兩種說法，是以兩種方式捕捉同一姿勢的意義——女子坐在男子懷裡——這恰好是皇上和他的女伴在馬背上的姿勢，身體放鬆，眼皮半闔。

就皇帝而言，必須要有很大的民主勇氣，才能選擇這麼一個政治不正確、純粹女性主義的姿勢，因為這姿勢不只是讓他的女伴享有和他平等的體位，還讓她擁有真正的主導權。但是內丹術士可以接受一切，只要這姿勢比其他姿勢更讓他安心，可以保證他的持久時間、強度，可以讓他得到休息，換句話說，就是讓他不要射精。）

狩獵美少女（在皇上耳邊低語）：

我們這姿勢有個民間的說法，很有想像力，叫做：「騎虎難下」。

（儘管皇上故作莊重，女孩從他的眼裡還是讀得出一股憋住的笑意。）

狩獵美少女（低聲說著）：

有一回，我被皇上寵幸了。您跟皇上還真像。若不是我發現您的鼻子比皇上的大些，我會以為自己是在皇上的懷裡，不過這真是要貼得很近才看得出來。

（皇上依然露出疑問的眼神，而且再次透露出一股憋住的笑意。但他隨即重新控制住自己的氣息。一個正在運動的內丹術士連一句話都不能說，更不能笑，否則會前功盡棄。他非常清楚，在所有洩氣的可能性當中，想笑和想放屁是最可怕的。）

狩獵美少女：

剛才，我看見您的性器的時候，真是激動到要掉淚了。現在，我更認識它了，我可以肯定地跟您說，這比皇上的那根還大。依據——我突然想用官府常用的「依據」二字——市井小民的說法：大鼻子不是偶然。

（皇上依然文風不動，不發一語。沒有什麼事可以讓煉丹術士動搖，即便這種粗俗無禮、侮辱皇帝的殺頭大錯也一樣。）

狩獵美少女：

可憐的皇上！他不知道他有一個這麼棒的影子替身。

（皇帝以眼眸微笑，那是一抹深邃、近乎幸福的微笑。他喬裝的經驗，讓他對人生有了新的見解：儘管他在帝國的地位至高無上，儘管他是全中國的主子，儘管他是全天下最認真的人，但是對女人來說，男人永遠只是供她們消遣的源泉。）

時間快轉。布景更換。場景搬回天巢。

（西下的太陽不再照亮屋內，而是照在沼澤的某個角落，皇帝的隨從、太監、衛隊、御醫、大學士和御駕的駿馬都在那兒休息。

四名又醉、又開心、又興奮的影子替身從天巢爬下來，他們玩起「木驢」，那是一種民間的遊戲，模仿處罰通姦婦女的酷刑。淫婦戴上手銬腳鐐，以木驢載往廣場，木驢安裝在拖車上，由身著黑衣的衙役拉著走，在城裡遊街示眾，用意是要聚集一群道德高尚的民眾，讓他們辱罵淫婦，對她吐口水。但最有趣的部分是木驢的陽具，極其逼真，通常是當地工匠的作品，豎立在木驢背上的正中央。這個器官伸張正義的方法，是毫不留情地戳進罪婦的陰道——她就跨坐在上方——對她施行漫長的酷刑。拖車每一次晃動，路面每一次顛簸，都會讓這女人發出痛苦的呻吟。

這些影子替身不知哪來的靈感！沒有木驢，也澆不熄他們的興頭，他們用一頭真的驢子來代替。至於陽具的戲劇效果，他們就交給扮演淫婦那人的想像力和天分了。

扮演這角色的是影天子〔奶〕。他很高興自己得換衣服、變髮型，於是著人將他全身塗黑，好讓整齣戲看起來更瘋狂。墨汁從他的前額流下，他的上身髒了，他陶醉了，他感到渾身充滿力量。

辱罵、鞭打、哭泣……這齣戲可沒讓人失望。他們像真正的孩子似的，一直玩到筋疲力盡，但他們渾然不知，因為神奇的心電感應，他們的遊戲在同一時間，在幾里外的另一地也達到了高潮，只不過另外那邊的活動不只是遊戲，還是內丹的修煉。

皇上躺在馬鞍上，狩獵美少女駕馭他，此刻他們採用的姿勢跟先前的一樣保險，這一式在手稿裡的名稱是：木驢出巡。

跟全身塗黑的影天子〔奶〕一樣，皇上玩起木驢遊戲也沒覺得難為情，容我重複一下，因為這只會讓他體驗更多的當自己的替身的經驗。

狩獵美少女不乏創意，身體柔軟無比，她轉了三百六十度的一圈，性交連一秒鐘也沒中斷，她恢復背對皇上的姿勢，皇上則是一直躺在馬鞍上。這個調整讓這對男女進入了第三式：「兔吮毫」。

女騎士傾身向前，揮舞馬鞭，把空氣抽得劈啪響，她扯住韁繩，讓馬兒

繞著水窪走。每次晃動，每次顛簸，她都嘗到男伴帶給她的快活。這漂亮的動作讓皇上感到訝異，不過也讓那對從對決開始就沒間斷過交媾動作的犀牛首度受到干擾。

年輕女子似乎踏出了重要的一步，邁向勝利。樹林如此沉靜，不時還能聽到汗水在參賽者身上流淌的聲音。

在施展下一式的時候，這片寧靜打破了。）

狩獵美少女：

在高潮來臨的時刻，我感覺已經死了，我看見孔夫子在我眼前復活了。

（她用指尖觸碰皇上的臉。皇上吃了一驚，望著女子，彷彿對自己的身分產生了懷疑。）

狩獵美少女：

我俊美的孔夫子！

（這麼一喊，皇上像看到瘋女似的看著她。）

狩獵美少女：

我可沒昏了頭，皇上，宮裡最年長的宮女教過我們這一式，俗稱：「孔夫子推車」。

（皇上露出微笑。百姓說得有理：女孩的雙腿被他舉在半空中，就像手推車的兩根桿子，而他正推著這輛車。如果把馬鞍摩擦的音響效果也考慮進去，這可是一輛木造的推車。隨著性交的持續，手推車的車身變沉了，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壓了下來，忽左忽右，而且，推車的兩根桿子對他這種身材的男人而言太長了，所以他不時得將它們架到肩上。女孩的膝蓋碰到自己的胸部，臀部則懸在空中，皇上如《金瓶梅》中反覆多次描述的傳統標準動作：將玉莖深深插入，直搗花心，深淺交錯地抽插，如此一來，每次插入都可以瞄準核心。女孩則不停扭動回應著他。陰道的分泌物像在下大雨。手推

車彷彿長出了翅膀，起身朝天空飛去。柔聲呻吟中，狩獵美少女超越自己，變成了取悅男伴的說書人。」

狩獵美少女：

有一天，在深夜裡，有個賊跑進孔夫子的家裡，屋裡一片漆黑，沒有一根蠟燭是點著的，偷兒聽見一對男女的喘息，那是他們在臥室裡做愛的聲音。床鋪吱嘎響得厲害，彷彿就要散了。這時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說：「孔夫子，我好喜歡今天的姿勢，請問這一式叫什麼？」孔夫子答道：「老漢推車。」話說完，兩人閉上嘴，繼續他們在黑暗中的肉搏。突然間，孔夫子的動作凝結了。「別動。」他說。「您怕會出來嗎？」「不是，安靜！我聽到有腳步聲。」過了幾秒鐘，或許是一分鐘，腳步聲又傳來了。「抓賊！」孔夫子大叫：「抓賊！」可腳步聲越來越近，最後在臥室門口停了下來。「閉嘴！」偷兒說：「你都可以在床上推車了，那我在客廳走一下，又礙著你什麼了？」

（皇帝的神情古怪，像試著不讓自己爆发出狂笑。

突然，一陣臭味揚起，像一朵無形的雲飄在空中，和女孩呼出的氣混在一起。簡直就是一只噴霧器！）

狩獵美少女：

怎麼這麼臭啊！

（她很生氣，用手指捏住鼻子，一邊仔細觀察那兩頭還在交媾的犀牛，還有水窪裡的水、樹木——好像想清點數目似的——最後，她的目光落在皇帝身上。）

狩獵美少女：

皇上，是您，發出如此異香。

（一陣風吹過，惡臭迫使美少女和犀牛側過頭去。這惡臭不似發自人

體，而像來自公用的茅坑。

倘若皇上在投入戰鬥之前，想到要拿個塞子堵住身上最不受控制的開口，他就可以贏得這場競賽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皇上比誰都明白：八年修煉，一屁成空。）

皇上：

即日起，全國禁用「孔夫子推車」這一式。

（儘管所有人都當是皇上的一個影子替身放了屁，不過也沒人敢違抗聖旨。兩名狩獵美少女披上閃亮的鎧甲，戴上橡實形狀的紅盔，然後使盡吃奶的力氣喊出這道禁令。

她們的喊聲，立刻由另外四名美少女的聲音接力傳遞下去，就像在午門廣場的「獻俘」儀式。

接著，這個句子由八名、十六名、三十二名年輕女孩複誦，直到全軍齊聲吶喊，宛如出自一人之口。

突然，一聲轟雷。燈芯草停止窻窻，一陣冷顫從葉間迅速竄過，樹頂的喃喃聲也戛然而止。

這聲響來自公犀牛，牠在長時間交媾之後，終於體力不支，癱倒在水窪裡。

跌落是緩慢的，不是騎士從坐騎上摔下來的那種，而是巨岩般的龐然大物緩緩跌落，落日勾勒出牠渾圓臀部的黑色輪廓和紫色反光，這臀部正慢慢栽進水裡，跌進一大片泥漿的中央。

所有人都笑了，只有皇上笑不出來，內丹修煉功敗垂成依然讓他沮喪不已。

不論什麼事都無法讓皇上擺脫沮喪。他懊惱地看著一群太監跳下水撒網捕捉犀牛，看著狩獵美少女的隊伍朝樹林的另一頭前進——那裡傳來叫喊聲：「我們發現『黑獸』了！」

皇上似乎忘了這頭獵物，忘了此行就是要來獵捕牠的。

在心情不佳的狀態下，為了不讓情緒擴散，他把那幾個還在身邊的太監也支開了。

一切恢復平靜，他終於獨自一人了，他翻身下馬，任由韁繩垂落，他卸去身上的甲冑，走走路好讓麻痺的雙腿放鬆。突然間……）

皇上（大喊）：

孔夫子鶴子翻身。

（他一記後空翻，飛落在一根榆樹的樹枝上，動作有點笨拙，但還算差強人意。

成功的後空翻沒能改變他的心情，狩獵美少女的叫喊聲也不行——她們似乎在樹林的另一頭追趕那頭黑色獵物。）

皇上：

要是朕再撐個兩分鐘，或是一分鐘，不，只要再多半分鐘，朕就可以成為做愛時間比犀牛還久的男人了。

（他在樹枝上輕晃，豆大的淚珠從臉上滑落，隨著晃動的節奏，他的臉忽而從陰影中浮現，忽而沒入黑暗中。他決定遠離追捕獵物的隊伍，也決定不要抬頭觀察天空了；沒必要，他很清楚，那顆橙星就在那裡，它一直在監視我。

他聽見，在沼澤深處，有一只馬鈴，鈴聲在樹林裡迴盪。

他跟很多抽鴉片的人一樣，耳朵特別尖；他聽著這聲音，覺得裡頭有些什麼特別的東西：是鈴鐺的金屬有一道裂痕嗎？不，那聲音不是這樣。這不是晃蕩在馬頸上的馬鈴。那麼，這顆小鈴鐺……

到底會是什麼呢，這蹦蹦跳跳、尖細、清亮、像鐵——不，應該是像銅——的鈴聲，這沒完沒了的鈴聲究竟是什麼？

太陽漸漸西沉。皇上的目光無意間跟上了了一個黑影移動的軌跡——黑影看似一隻巨大的烏鴉，難道，是那頭黑獸？——黑影在林間逃逸，在夕陽下跑出一條彎彎曲曲又響個不停的痕跡，因為那戴在黑影身上的小鈴鐺——那是信鴿的鈴鐺——聲音很清晰，一路持續不斷打出狂亂、尖銳、刺耳的細小節拍，匆促得要命，好像每一步都在說：「快點！快點！快點！快點！」

黑影在距離皇帝約莫二十公尺的一株印度栗樹下停住。

黑影靜止不動，鈴鐺還繼續響了幾秒，然後才漸漸停下，最後終於完全靜止。

突然，黑影又站了起來。

牠的翅膀長度十分不合比例，在地面上痛苦地拖行，羽毛擦出窸窣窸窣的聲響。這對僵硬的翅膀無法完全遮住他的人類外型，他有頭、頸、肩膀、軀幹；他的外型就是個人。

這個半死的鴛鳥人飛不起來，就連一公分也不行，只能像殭屍似的越蹦越遠。

皇帝從樹上下來，拿起弓，架上一支箭，也開始追逐大家等待多時的這頭獵物。

獵物試圖穿過水窪，卻跌進水裡。後來，牠又站起身，爬上對岸。

這個生物一如先前傳聞，是啞的。但是，顯然是為了取悅皇帝，負責籌備狩獵的人員——是一位將軍和一名大學士——他們讀過翰林院的報告之後，將學者的發現據為己有，把這頭黑色獵物裝扮成鴛鳥。

皇上看出這獵物的翅膀只是仿造的，縫製的手法很怪異。

男子黝黑、赤裸。箭矢一支支插在他的胸口，血淌在他光滑如銅的烏木色皮膚上。

他張開嘴，可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兩眼直盯著皇帝，目光堅定，彷彿力量絲毫未損，然而在他那異常粗大的生殖器末端，有顆閃閃發亮的紅銅鈴鐺，出現在一團茂密的毛髮中央。）

皇上：

朕要的就是這個。一根粗大的陽物。要是朕也有這麼個玩意兒，再加上一顆雄偉的鈴鐺在那兒叮噹作響，就算內丹修煉給朕搞砸了，朕也是個快活皇帝。

（根據捕獲獵物的報告記載，這個黑人來自非洲，但是他性器上的鈴鐺應該是一次外科移植手術的成果，這種祕術只有緬甸人懂。最早踏上這個國度的西方人，經常為這種鈴鐺聲感到驚奇——所有〔或者幾乎所有〕男

人的內褲裡都會傳出鈴鐺聲，就像是擁有財富的一種外在標記。巴爾伯沙〔Duarte Barbosa〕和卡爾瓦歐〔Calvão〕都在他們的遊記裡談過此事；賈梅士〔Luis Vaz de Camões〕和其他詩人都曾以此風俗為題材寫詩。）

九

世上很少有人有機會，哪怕就是一次，可以如此貼近觀察幼蟹，欣賞牠們精緻的美。

親愛的讀者，請想像一下，十六世紀的某一天，中國南方的皇家獵場，螃蟹成群在沼澤平原上亂竄，這些螃蟹的品種非常古老，幾乎就跟這片大地一樣，牠們的祖先住在一個大湖裡，在好幾個世紀的時間裡，都以女兒國歷代女王徵召、供養而後拋棄的情郎肉體為食。

這一天，西元一五二一年五月二十日，確切地說，皇帝狩獵——其最美妙的時刻，最戲劇性的結局，就是捕獲黑色獵物——大功告成之後第五天。

（容我不再贅述發生在北京宮廷裡和皇帝身邊關於這頭獵物的重大爭論：那是人類嗎？還是神聖大自然的創造物，就像成吉思汗出兵攻打印度，穿越喜馬拉雅山時遇見的神祕野獸？）

幽幽暗暗的，這一天，沼澤的顏色在清晨時逐漸加深，變成肥沃柔軟近乎豐饒的黑。親愛的讀者，容我藉此機會向從前來過此地的傅大師致意，他對這顏色十分著迷，耗費多年心力研究，最後才得以植物和礦物色素創造出一種顏料，這種色調在當時的市面並不存在，也唯有這種顏料才能讓他在畫布上重現清晨沼澤的顏色。從此，這顏色就掛上了他的名字：傅青。那是一種非常有力的青色，幾乎讓人以為是黑色。

幽幽暗暗的，在這個時分，泥炭上頭浮著一層白霧，四周是一片幽暗的苔蘚在燈芯草間顫動；一束陽光透進來，消失在半途，之後又照在隱藏於泥沙凹洞深處的螃蟹卵上。

即便只有最幽暗的光線，這些小小的卵依然閃耀。

螃蟹媽媽挖出來的凹洞大而幽暗；裡頭又熱又濃密的空氣在壁上積了一層濕濕的水汽，這些水汽是從細心挖掘的狹窄通道進來的，和外界聯繫靠的就是這條通道。

其中一顆蟹卵動了起來，一隻小螃蟹剛剛孵化了。

昆蟲學家法布爾（Jean-Henri Fabre）談到這樣的孵化過程時，不會使

用「卵的外皮」這樣的字眼——您看，如此精巧的法文——他寫的是：「最細緻的一層膜裂開了。」

這隻小螃蟹從卵走出來的時候，看起來就像一隻淡粉紅色的蝦子，如水晶般剔透，沒腳也沒殼，只有一隻側邊的螯，長度和身體的其他部分相仿。

牠縮成一團，扭絞著，動作像在見證某種特別的感覺：疼痛？煎熬？恐懼？窒息？

不，小螃蟹只是餓了。

牠有時會貼著洞壁，像在俯身聆聽泉水潺潺低鳴。牠望著洞壁，再次聆聽，然後用螯一揮——洞壁上塗著一層泛白、發亮、帶點油脂的東西。

你們知道幼鵠如何認得母鵠讓穀粒在嗦囊裡軟化成糊，再吐出來的食物嗎？母蟹做得更徹底，牠覓得食物之後，帶到產卵的洞穴，再把食物弄成易於消化的糊，然後把它塗在洞壁。

生死攸關的時刻到了：幼蟹從洞壁上取下第一口食物。

這神奇的瞬間，母蟹不在場真是太可惜了，因為經由透明的身軀，牠可以在小螃蟹體內看見食物在消化道裡快速蠕動的軌跡。

幼蟹不知道自己大吃大喝的東西，也就是母親的胃替他準備的神聖食糧，來自一大群螃蟹在水裡找到的一具屍體。這死屍就掛在皇家獵場邊界的一截斷牆上，皮膚是很漂亮的黑，表面都是銀光閃閃的小氣泡。

從四面八方趕赴這場沼澤盛宴的賓客有大有小，有的不太餓，有的特別餓，其中也有剛產完卵的雌蟹，大家爭搶著屍體，不對，是當場就吞噬起來。就這樣，這些擁有至高無上免責權的肉食者，狼吞虎嚥，三兩下就讓關鍵罪證——屍體——消失了。

於是我們永遠無法斷言，這是一樁盜取生殖器的預謀殺人案，或者只是非法竊取死者器官的案件，即使是後者，當然也齷齪、不光彩、必須給予刑事懲罰，不過嫌犯的罪狀比起前者，則不可同日而語了。

幸好，葡萄牙國王的倒楣大使托梅·皮雷斯給我們留下一份回憶錄的草稿，最近在檔案中被找出來，可以為我們釐清謎團。

雖說葡萄牙當局不再有他的任何消息，水手們也說他已在牢裡喪命，但事實是他在大運河遇到「影天子號」大帆船的兩個月後，抵達北京，他的財務狀況每下愈沉，幾樁倒楣事讓他盤纏耗盡，他的侍從們也鳥獸散，只剩下一個昔日的馬弁，為了維生，馬弁不得不去掙些外快。

……馬弁早晚挑水去天橋，賣給那兒三條胡同的居民，後來竟成了「雅香樓」的主要供水商，在那兒認識了這個茶樓的常客劉公公；他要嘛來喝早茶，要嘛來睡午覺，順便讓理容師傅用一支細長如龍蝦鬚的耳耙子幫他掏耳朵。他是馬弁在北京遇到的第一個宦官。

他已退休數年，但從前可是安坐高位。儘管和其他高階的宦官——御前秉筆太監——相比，他的財富少得可憐。那些高階宦官過著和閣員或將軍相去不遠的優渥生活，坐擁豪邸，僕役成群。劉公公住的這個街區非常熱鬧卻很平民化，他住一棟灰色磚造房，鋪了地磚的大內院，正中央聳立兩棵柿子樹，樹頂都比鋪瓦片的屋頂還高，他有個很大的客廳，左邊是廚房和女傭的房間，右邊則是一間工坊。

每天早上，馬弁將手推車停在他家門口，開始吆喝賣水，這時他的女僕（大約四十來歲）會開門向馬弁買四桶水：她先提兩桶進廚房，再回來提另外兩桶去工坊。如此持續好幾個月，直到有一天她臥病在床，馬弁才獲准跨過這棟大宅高高的門檻。

馬弁從柿子樹寬廣的葉簇下走過，繞過一張長長的竹椅和散布在內院的幾張凳子，他也和女僕一樣，將兩桶水提進廚房，再將另外兩桶提進工坊。他用腳推開門，門開時吱嘎了半晌，在光影交界處，他發現一隻狐狸和一匹狼出現在眼前，目露凶光，猙獰地張著嘴，隨時就要向他撲來。兩桶水差點就從手上滑落。

那是兩個動物標本，守衛著工坊「潮廳」——牌匾上就這麼寫著。工坊很寬敞，最裡面有一道簾幕遮住「燥廳」，杜絕閒雜人等的目光。

「左邊的角落有個水槽，把水倒在那兒。」一個纖細的聲音從簾幕後方傳來，聽來似男又似女。

馬弁終於習慣這昏暗的光線後，確實看到「潮廳」的角落有個大水槽。他走過去，倒光了兩桶水。抬起頭時，額頭碰到某個東西讓他驚叫了一聲：

一隻死鳥——一隻身體被掏空的鸚鵡，只剩一身羽毛和頭——掛在水槽上方的鉤子上。

牠的羽毛灰灰髒髒，還淌著水，讓牠看起來非常悲慘，讓馬弁想到填料被掏空的布偶；牠黑色的鳥嘴有些斑駁；泛白的臉和黑色的眼眶，也讓他想到盲人。

第二天，馬弁再次走進這工坊，儘管狼和狐狸的標本依舊讓他感到害怕，他在水槽倒那兩桶水時卻鬆了口氣，因為他發現那隻鳥已經不在那兒了，取而代之掛在鉤子上的是一顆山豬頭。他以為那隻鳥無疑是被扔進垃圾桶了。簾幕後方傳出一把刀在刮動物外皮的聲音。是山豬皮嗎？工坊悄然無聲，馬弁可以在兩次刀刮的聲音之間，聽見喘氣的聲音。

離去時，他無意間瞥見這個被海底氣氛包圍的房間一隅，有個東西在架上閃耀：是個鳥籠，金色的，古老的金色。馬弁從未見過這麼美的籠子：外型是王公的樓閣，有一方雨檐、幾扇窗、一道門，還有山形屋頂，由幾根精心包纏著金絲銀縷的支柱撐著，看起來一點也不重。就在那兒，像幽靈現身似的，前一天見到的鸚鵡被製成標本站在棲木上，光彩奪目：它的羽毛珠光

熠熠，柔美動人。馬弁任由手指撫摸它一身油亮的羽毛、胭脂紅尾、上了光的鳥嘴——微微張開像要唱歌似的。它的玻璃眼珠看著馬弁，栩栩如生。

只有劉公公才做得出這麼了不起的東西，他從前是宮廷的標本師，這是他的女僕後來告訴馬弁的。

時至今日，我依然記得馬弁敘述的那隻漂亮鸚鵡，聽他說，這作品和劉公公真正的大師之作相比，並沒有太大的價值。可惜我和他都無緣親眼得見那作品，那是個完全重建的場景，放在宮中某座亭閣裡，據說可以看見禮部尚書身穿紅袍和繡著補子的上衣騎在馬上，馬兒因為受到發怒的獅子攻擊而前腳騰空直立。

毋庸置疑，這是標本藝術的登峰造極，浮現在平庸的海洋上，像是幽靈，像是出現在波浪間的幻影。然而作者卻說：

「最美的作品永遠是無法完成的那件。」

這並非無意義的空話，而是憂傷的長嘆，滿懷苦澀，發自生命的最深處，暗指某一次未完成的經驗，說得更確切些，是被迫中斷的。

「那夜，」劉公公後來告訴馬弁：「宣告狩獵結束的鑼聲一傳進我的帳篷，我就動身了，為的是要盡早收集製作標本的獵物，製作標本可是分秒必爭的事。」

當時我很興奮，我事先就知道這會是一項挑戰，因為那時我還沒解剖過犀牛，更別說『黑獸』了，而這兩種獵物都是為了皇帝才放進皇家獵場的。

由於天空下起雨，我暫時躲在宮廷後勤總管的帳篷避雨，總管太監在一張被雨水淋濕的桌上向我展示一支支從『黑獸』屍體上拔起來的箭，這些箭的數量足以殺光一整個師的敵人。

午夜過後，我來到一頂燈火通明的帳篷，抵達時我渾身都濕透了。這頂帳篷和其他帳篷離得遠遠的，是我在野外的工坊，裡面用厚重的簾幕隔成兩部分，跟我在北京的工坊一樣，一邊是燥廳，一邊是潮廳。

燥廳湧入了負責解剖的大夫和他們的助手，廳裡擺滿各種尺寸的秤子，要用來給黑色獵物的五臟六腑秤重，心、肺、胃、肝、腸、腎、脾……每個臟腑的重量都會仔細登錄在一本記錄簿裡，為的是要和先前從死囚犯斬首的

死屍摘下的器官進行有系統的比對。

儘管這是我的工坊，我卻覺得自己在一個陌生而怪異的地方。那些在解剖屍體的人帶著他們職業特有的嘻皮笑臉，一邊聊天一邊開玩笑，一起吸鼻煙，喝茶，鬥蟋蟀下注取樂。而我，聽不見這些聲音；這些人只是比手畫腳的啞巴，會跟我打招呼，對我微笑。我聽得見的，是一陣咕嚕咕嚕的聲音，從厚重簾幕另一邊的潮廳傳來。

咕嚕咕嚕的水聲，伴隨著垂死者的喉嚨發出的呼吸。由於我全身濕透，因此決定過一會兒再去一探究竟。我知道那一定是一頭特別的獵物，我想要準備好再去接受這個挑戰。等我換好衣服，那呻吟已經停止了，像一顆頑強的氣泡終於在水面破裂。

他在那兒，赤裸裸地躺在一塊長木板上，面對一大鍋浸泡液。各種野獸的頭、信天翁的翅膀、鯊魚鰭、巨大的螃蟹掛在他的四周，與他為伴；一旁是鉗子、毛刷、剪刀、刀子、解剖刀和鋸子在桌上閃閃發亮。

除了上身被繃帶裹住，他身體的膚色遠超過那種被夏日豔陽長期曝曬而成的赤褐色；全身上下，都是這種華麗的顏色，黝黑，均勻，在燈籠照亮

下，呈現華麗的光澤，顏色如此之黑，實在很難從我放在他前面的銅鏡裡看清這具屍體。

我已經用了兩次『華麗』來形容他，但這不會是我用來形容他性器的字眼；他的性器比『華麗』勝出許多，儘管縮了一點——這是普世的生物法則，任何垂死者都無法倖免。就算萎縮了，這性器還是很巨大，而且和黑夜一樣美麗。若非他是黑的，我一定會說他是中山神的後代。

他最後一次試圖起身時，高舉雙臂，頭向後仰，張開嘴巴，像要打哈欠。隨後，他潔白炫目的牙齒緊咬起來，厚厚的嘴唇也緊縮著，整個人又倒回木板上，身體僵硬了。

我隔著手臂上的繃帶摸得到他的脈搏，我的臉頰感覺到他斷斷續續的微弱氣息。

不知為何，也不管他聽不聽得懂我說的話，我開始輕聲對他胡言亂語，說的都是從我腦子閃過的事，譬如年輕時，在淨身之後不久，我完成的第一件標本是一隻在紫禁城裡受傷的麻雀，牠被我捧在手心時，心臟停止了跳動。我還對他說，他的身體很美，我向他保證會做出一件傑作，成為永恆的

見證。有那麼一會兒，他臉上的痛苦表情消失了，雖然說不上是微笑，但也變得安詳了。我急忙用油浸透他的臉，還把混了大量硫粉的板岩粉末倒在他臉上，才能在這溫和的面容消失之前製成面具。

我的運氣不錯：他的眉毛和睫毛都黏在浸了油的板岩上，而我以這個樣本為基礎給他的面具塑型時，這些毛髮都奇蹟般準確地回復到原來的位置。

外面，透過落在帳篷頂上的雨水聲，我聽見幾匹馬接近的聲音，然後是馬群嘶鳴之間傳來的這聲大喊：『聖旨到！』我立刻放下工具，跪迎欽差步入帳篷。

很不幸地，這不單是中斷，而是永別：片刻之後，我被要求離開，於是我離開野外的工坊，拋下這個無名黑人依然溫熱的身體——這是在中國前所未見的第一個黑人——將他交到宮廷閹割師的手上。這個閹割師剛剛被皇上晉升為御前手術師，要他負責一場歷史性的器官移植。」

十

這只覆著碎紋釉的中式瓷碗是一位普魯士王子送的禮物，外部呈灰青色，內側則是象牙白。毋庸置疑，在拉伯雷^⑥的巴黎公寓裡，這只瓷碗是「珍奇閣」裡的明星。

「珍奇閣」其實是個烏木櫃子，精雕細琢的紋章圖案，層架上鋪著色調溫暖明亮的綠絨布，織紋極其細密，烘托出收藏品的價值；同樣的，所有隔成小格的扁平抽屜也都鋪了這種絨布，裡頭的住客是希臘或羅馬時期的錢幣。在拉伯雷豐富的通信文字裡，他從不掩飾自己對這件家具的喜愛，他自行設計的這種家具在一世紀後成為歐洲沙龍的時尚，人們把看起來很獨特的東西全都塞進這種櫃子裡，比如南美的貝殼、印度的化石和生鏽的非洲長矛。

⑥ 拉伯雷：見註②（第二十三頁）。

那年頭，在法國，人們對於瓷器所知極為有限，也不確定盜土究竟是何成分，因為親眼看過或親手摸過的人畢竟是極少數。有些人想像盜土原本是液體，因為在地底待了很久所以固化了；也有人以為是用貝殼粉、石灰和蛋殼做成的。

如果拉伯雷家有少數賓客擺出一副參觀博物館的姿態，如果人們爭著去他家只是為了欣賞他的盜碗，這也沒什麼好讓人驚訝的。

讓人不可置信的是，拉伯雷這部貨真價實的活字典竟然也沒法給盜碗絕美的灰青色一個名字。他只是告訴賓客，這顏色是從一個中國皇帝開始用的，這皇帝下令製作新盜，顏色是「雨過天青雲破處，也就是天堂的顏色」。由於皇帝的道教信仰十分虔誠，而道教所有對天祈禱的表章稱作「青詞」，工匠們於是在釉藥裡加入瑪瑙粉，想創造出盡可能貼近天空的顏色。他們成功地創造了奇蹟，所有人都看得心醉神迷。套用當時一位大詩人的說法，這已經不是瓷器了，而是一陣春雨，是一朵雲被封在霧淞清澈的冰晶裡。

（在法國，得等到一六一七年，直到杜爾菲〔Honoré d'Urfé〕有一齣名為「阿思特雷」〔l'Astrée〕的戲在巴黎大獲成功，劇中有個名叫賽拉東

〔Celadon〕的人物穿著長袍，在舞台燈光下，讓所有中國瓷器收藏家喊出：「這是拉伯雷的碗的顏色！」這顏色才終於有了個名字，三個音節的名字，一個音節比一個音節沉重，污濁有如泥煤，簡直就是徹底的背叛：「賽拉東」。）

我們毋須用手摸碗，就可以感覺到它有多薄，拉伯雷曾畫過三幅水彩——可說是靜物習作——為我們留下珍貴見證：這盜碗薄得像捲菸紙。其中一幅，碗擺在壁爐火前，盜質如春芽般剔透。另一幅，碗被畫在較遠處，光線看似直接透過——就像讓少女眼睛活靈活現的那種光。第三幅，水底的光穿透盜碗，呈現出某些魚類特有的燐光。

再來談談碎紋釉。根據傳說，負責給皇室新瓷上釉的工匠有個善妒的么弟，因為眼紅，在釉料裡扔了些沙子和泥土。這個暗地搞破壞的行動原本會讓數千件作品報廢（當然也包括他兄長的作品），因為瓷器表面會布滿細細的裂紋，這麼一來可就不只是專業疏失了，這還有欺君犯上之嫌。不過人算不如天算：皇帝竟然瘋狂愛上碎紋的效果，結果這名工匠被晉升為御窯總管。

時至今日，碎紋仍是精緻瓷器的美醜標準之一，歷代藝師也創作過無數

藉由燒製功夫表現碎紋的作品，讓這些細紋形成真正的圖案，錯雜成各種超乎想像的阿拉伯圖飾和螺紋。

關於瓷器的釉料，還有一事值得一提：瓷器燒製完畢，出窯之後，碎紋還會繼續碎裂。令人吃驚的是，裂紋會持續發展好幾年，這是我少年時親眼所見：十二歲那年，我離開我祖父家到另一個省分，回到父母親的身邊。動身前，我祖父買了一只盜花瓶，說是「給你母親的禮物」。那個年頭，要橫越中國可是一段漫長的旅程，到了四川，我沒見著我母親，也沒看到我父親，因為在旅行途中，文革爆發了，我的父母被指控為人民公敵，被捕下獄。第一夜，我獨自一人待在紅衛兵鉅細靡遺搜索過的家裡，四處一片狼籍，飢餓和恐懼讓我輾轉反側，就在此時，我聽見了碎裂聲。是什麼東西破了？我爬起來，不敢點燈，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突然間，又是一聲碎裂，就在兩步之外。我就著窗外路燈的光，明白了一件事：聲音來自我祖父買的那只盜花瓶。

有時我會想像，拉伯雷在他的巴黎公寓裡，生平第一次聽到「珍奇閣」裡傳出的碎裂聲，會是什麼反應？在我參觀他位於圖爾^⑦城外三十公里，生

前最後的住所時，我心想，他把那只盜碗擱在哪個角落，放在哪件家具上？（除了這件珍品，他把其他收藏品都賣了。）他是否也和我一樣，在黑暗中聽到同樣的聲音？——根據史料記載，直到臨終前，他的聽力幾乎還是完好無缺——他是否曾經聽見，這斷斷續續宛如不明訊號的碎裂聲？還是，他會以為這聲音來自屋子的木造結構或床架？畢竟清晨寒氣侵入臥室時，木頭確實是會發出一點抱怨。

他喜歡敞開窗戶就寢，這是他一直維持到死前的習慣，也是他體格強健的明證。一天早上，在一夜暴風雪過後，他醒來，發現自己埋在一片銀光閃閃的雪裡，原來是大雪在夜裡吹進了房裡。但老傢伙畢竟是在山林裡長大的，一場暴風雪根本擊不倒他。由於女傭遲未出現，他於是花了一整個早上重新整理家裡。他覺得精神飽滿，他用孩童的眼光看著一點一點出現的冰晶在窗玻璃上綻放成蕨類葉片的形狀。外頭，雪依然下著。

他想起那只中國盜碗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碗擺在一個五斗櫃上，碗

裡滿滿的雪早已融化。他打開窗，要把水倒在院子裡，就在那一瞬間，他彷彿看見碗裡有什麼東西。

壁爐的煙飄在院子上空，各種聲音混合成一片嗡嗡聲。拉伯雷把碗舉起，靠到眼前，但是除了自己的映影，什麼也沒看見。

院子裡，剛剛倒出去的水已經變成毫不起眼的髒水。

他帶著一絲戲謔的心情，看著自己穿著女傭圍裙的身影映在瓷碗玻璃般的表面。他心想，這或許是許多文人晚年的命運。這影像的出現，他認為部分是因為瓷碗的碎紋，部分是因為雪的反光造成的稜鏡效果。

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⑧用來形容自己的一段話，可以拿來描寫拉伯雷此刻的心境：「儘管我很快就對一切感到無聊，我還是可以留意到最小的細節；因為我天生就對各種試煉都有耐性，就算對於絆住我的東西感到厭倦，我的固執還是會勝過我的厭惡。」

他把瓷碗重新盛滿雪，看著雪在碗裡融化。這是個寧靜的午後，寧靜到可以聽見雪花落在樹上的聲音。

裝滿水的瓷碗於是向他揭露了它的祕密。

在融化的雪水裡，在光線折射的效果下，幾個鮮豔的斑點出現在碗底，一開始這些斑點幾乎無法察覺。在此之前，歐洲還沒有人看過這種現象。

拉伯雷幾乎不敢呼吸，就怕這奇景會在他眼前消失。

這些顏色逐漸擴散形成模糊的背景：黑色，勾勒出人物的輪廓，像是眼、眉、髮、鞋……等等；藍色，是衣服的線條和皺褶，還有後面的架子；紅色和青色，是袍子的飾物、蓆子的邊緣和花朵；最後是黃色，是一些小東西，像茶杯、花瓶或香爐。

突然間，碗裡出現了一個中國男人的頭，頭上戴著一頂帽子，拉伯雷雖然對中國一無所知，卻也認得這是君王莊嚴的冕冠：黑色、長方形、似一片瓦，前後兩端各懸十二串珍珠，形成珠簾。這個半裸的男子露出自己的性器，將與一名女子交媾前的一瞬間，旁邊還有兩名宮女在輔助。前景，有一名宮女撐著女子的臀部，另一名宮女則推著男子的背部。還有兩個女孩站在一旁，看得一副興味盎然的模樣。

⑧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國作家，浪漫派代表人物。

什麼細節都逃不過拉伯雷銳利的目光，他端詳著這些紅色、黑色的假痣巧妙地分布在宮女的下巴、臉頰和前額。她們穿著絲綢腿套，上頭繡滿圖案，腿套低過袍子下方的褶邊，遮住她們的小腳。一條長可垂地的絲帶，將腿套繫在小腿上端。

拉伯雷的目光落在皇帝的性伴侶身上：她的面容秀麗，五官細緻；額上畫著一彎黃色新月。她和陪伴她的宮女不同之處在於，她沒有腿套，她還穿著鞋子，這可讓我們的法國作家失望了，因為他希望看到的是纏足的小腳。她的形象如同西方古典藝術裡的婦女，皮膚白皙，有一種少女的清新，她的乳房圓而堅挺，髖部厚沉，雙腿纖細，外陰畫得栩栩如生，紅色，帶著一顆鼓脹的陰蒂。

拉伯雷很驚訝，這女孩似乎沒有專心注意她的男伴，而是望著別處，拉伯雷還是戴上了眼鏡才認出那是什麼：是一隻棕色的蚊子，真是精細的傑作，除了翅膀上有白色的斑點，通體的棕色還隱隱透著青色。拉伯雷從來不曾看過比這對翅膀的虹彩倒影更柔和、更豐富的畫面，水的豐富色調都呈現在裡頭了。

這是他一直想要創造的藝術奇蹟——除了幾個次要人物服裝上的皺褶稍顯乏力粗糙之外，畫師的技藝似乎已臻化境，幾乎是以獨立於意志之外、從容自發的筆法，當場畫下了這個場景。拉伯雷嚇了一跳，並不是因為男主角性器的尺寸——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醫生，這種奇特的貨色他看多了——也不是因為人體結構畫得太精準，而是因為性器的顏色。

恥毛很稀疏，包皮往後拉，龜頭上戴著一顆鈴鐺，陰莖是黑色的，絕對的黑，深沉的黑，散發著烏木光澤。

拉伯雷很氣自己不懂中文，害他連一個黑色符號也看不懂——這種文字算是象形文字嗎？他也不確定——文字垂直寫在盜碗上，就在圖畫的右邊，像某種圖說，他猜想，說明的是這個場景的名稱和這個性器又粗又黑的中國男子的名字。

第二天，他動身前往德國，因為他想起送這碗給他的普魯士王子還有另外四只外觀相同、顏色相同、大小相同的盜碗，王子稱這一整套杯組為「中國五位一體」。

十一

儘管拉伯雷和影天子是同時代的人（我難以確定這個皇帝是不是一個拉伯雷式的人物，或者拉伯雷主義在十六世紀是一個世界性現象），但是從皇上駕崩到這幅春宮畫在拉伯雷眼前「神奇顯影」，時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我們可以想像，在這期間，關於皇帝黑色陽具的傳說在中國已流傳甚廣，所以有人將它的形象畫在瓷碗底。

不過，親愛的讀者，故事還沒進行到那裡，我們要先回到揚州東北方沼澤平原上的皇家獵場，在那裡進行的性器官移植手術應該是一類史上首見的，它被視為國家機密，不容侵犯。基於手術的特性和重要性，絕對的沉默是必須的，所以首先要處理的，是讓負責動刀的手術師消失：他曾接獲聖旨，在每個影子替身的陰莖上接一顆跟皇上同樣的鈴鐺，一樣金光閃閃，一樣大，發出一樣的響聲。手術後，八月中，手術師突然離奇死亡了。至於標

本師傅劉公公，也就是我們在前一章引述回憶錄片段的那位，他比手術師幸運多了，他順利逃回京城去了。

他從德勝門進城，那是北京八大城門當中防守最嚴密的，專供皇帝后妃殯葬隊伍通行之用，每年春天，皇族成員會在綿延數里的隊伍當中，經由這道城門，前往皇陵祭祖。

由於時間還早，劉公公費盡功夫依然找不到轎子可坐。前夜雨過，天氣幾乎和四個月前他出發的那天一樣冷，冬天依舊冰凍著京城，他於是徒步走在泥濘的街道，擠在一群運送蔬果雜貨進城的農民當中，一起從同一個城門進城。人擠人，互相踩踏，叫囂咒罵之聲在馬車、手推車、駱駝和各種載貨的畜生之間此起彼落。在這片泥污喧囂大雜燴的背景裡，有個乞丐在撒尿，還有個女人袒胸露乳在給哭鬧的娃兒餵奶。

劉公公的靴子歷經長途跋涉已是破破爛爛，現在看來又更不堪了，儘管如此，劉公公依然快步疾行；不論泥濘還是畜生糞便，都緩不住他的腳步。

總算，他在地安門附近坐上一輛二輪馬車。從那裡開始，街道筆直，直得像用墨繩彈出來的，兩旁是些老字號的商家，賣的是絲綢、瓷器、漆器，

排列而成的景致可說是賞心悅目。他覺得回到自己的北京了，空氣變得沒那麼涼，幾乎是溫的了。馬車顛顛簸簸沿著一長排木板前進，這些木板都刷了漆、上了光，多數是金色的，板子上還綴著前夜的雨滴，就放在每間店鋪的門前，店主用大字在上頭寫著他們做的生意。苦哈哈的農民已經把路讓給那些在豪宅大院做工的工匠了：泥水匠用推車運磚和一袋袋的石灰，裁縫師扛的是一捆捆的布料，鞋匠帶著鋸子和刨子，鐵匠的車上載的是他們的爐子。城裡人則是有的騎馬，有的坐轎，後頭還跟著他們的僕役，多了這些工匠，原本繁重的京城交通更是雪上加霜。

此刻是宮中早朝的時間。劉公公的馬車只能耐心等待，卡在堵成一團亂的達官貴人、文官武將、皇親國戚當中，他們一人坐一頂轎子，前有武弁騎馬開道，後頭還跟著一幫侍衛。一如每個早晨，這些高官顯要都得進宮，在殿前下跪，向空蕩蕩的龍椅請安，而皇帝始終不在。

一陣大雨又落了下來，雨像溪水般不斷從車頂流下。劉公公又焦躁又絕望，路上依然堵得沒完沒了。突然間，或許因為靠得太近，馬車撞上一頂華麗的八人大轎，車伏因此遭到辱罵。那頂轎子像車廂一樣長、一樣奢華，八名壯漢

用抬桿扛在肩上，轎裡的男子氣沖沖地探出頭來，沒想到竟看到劉公公的臉，他開口叫他，劉公公卻充耳不聞，匆匆付了車資給車伕，作賊似的開溜了。

我要在這裡透露個祕密：劉公公不敢往京城的一頭去，回他天橋附近的家；其實只要繼續往南直走就到了，但他過了鼓樓便往西轉，進了竹園路。

他想去都察院都御史的府邸。都御史的任務是監察整個帝國的善良風俗和皇族朝臣的建言、家產、私德等等。

疲憊、飢餓、衰老、泥污、雨水……在劉公公身上留下了印記，他一直想不起都御史的長相，幾年前他還曾受邀去幫一隻波斯貓做標本呢，那是都御史的母親最寵愛的貓。

他記得的只有都御史的官服，這件袍子幾天來不斷出現在他夢裡，套在一匹火紅的駿馬身上。大雨傾盆，官袍在他眼前，在雨中散發紅光，袍上縫著代表官階的補子——上頭繡著神獸「獬豸」，仰天的熊首、血盆大口、人身、長毛覆體、火焰般的鬃毛在肩頭飄拂、利爪、前足高舉在天。根據古老的傳說，獬豸老遠就嗅得出善惡的氣味，對正直守節之人牠會露出平靜溫馴的神情，對不義之人牠會飛身撲向他的咽喉，將他撕成碎片。

「獬豸會拯救華夏的榮光。」他嘶啞的聲音在雨中咕嚕著，一邊還加快腳步。竹園路，北京城少有這種不直的路，彎拐歧岔，劉公公一下就迷了路。因為心急，他問路時咄咄逼人，他心裡有數，再不快點走到，心臟在下個路口就要撐不住了。

他原本不敢再抱希望，沒想到奇蹟竟然出現，因疲倦而嚴重減弱的視力又亮了起來，穿過雨隙，他看見蓮花的閃色和湖面的反光。那是他一直在找的湖，在岸邊一棟棟王公的樓閣和富商的宅院當中，他認出了都御史的府邸。

都御史府邸正面寬四個樑的跨度，裡頭的院落有五進，進門的庭院坐南朝北，面對一堵藍灰色的屏牆，府邸裡每一扇豪氣的大門都開向一個花園。門房找來一名總管，他還記得劉公公，他領著他走過第二進的堂屋，再穿過第二道門廊，通往另一個花園，那裡有幾株種在盆裡的矮種石榴，還有他不知其名的幾株盆栽。總管推開第三進堂屋的紅色門扉，堂屋朝南，圍著一圈上了綠漆的欄杆，雙層雨檐邊上是金色的檐槽。總管請他在一張椅子坐下，牆上掛的都是名家山水，一旁則是一座大理石屏風和幾個大花瓶。

「一會兒大人下朝回來，我該如何向他稟報？您此行是為了……？」

「皇上可能會生下黑種的子嗣。」

都御史

呈

首輔大學士

函

（親愛的讀者，容我為你們將這些官腔官調迺譯為白話。）

大人：

儘管列為「國家機密」的文件通常會有雙重甚至三重保密措施，而且在您身旁工作的人也絕對值得信賴，但我還是下不了決心以平常的方式給您寫這封信。您囑我調查的事件，鑑於其特性和重要性，我都必須以書面向您報告，而不能只以口頭陳述，所以我不得不求助於隱形書寫。我最先試的是職業間諜熟知的白洋蔥汁，但是考慮到它必然會散發臭味和黑煙，我擔心您在燭火上方展信會過於不適，於是，我又想到青蛙血，這是絕佳的、怡人的隱形墨水，但是只能以初次哺育的母乳顯像，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下實在不宜。

大人，成事不足的隱形墨水我可以給您列出一長串：可以當瀉藥的大戟草乳；各種酒醋；茜草根的萃取液；烏鴉的膽汁；氫鹽；粗明礬……最後，我想到鯨魚的精液，也就是所謂的灰琥珀，用它寫成的文書以蝙蝠油摩擦紙張之後，清晰可讀的程度是最完美的。只是，大人，請容我提醒您，用這種隱形墨水書寫的文字可能會產生色差：文字會隨著光線變色，早晨在戶外陽光下是青色，晚上在室內燈光下是檸檬黃。另外，讓我深感遺憾的是，這海中巨獸的精液其實沒我們想像的那麼神奇，它的顏色不會隨作者的感覺改變。不然，大人，用我的毛筆寫出來的字，應該會在您眼前由黃轉藍，由褐變紫，向您展現我的不安、恐懼、憤怒、悲傷，甚至絕望，因為所寫的都和您囑我調查的主題有關，也就是聖上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後果。

您請放心，我的做法是從書籍資料開始研究。因為御書房一直跟著皇上在皇家獵場，所以我從私人藏書裡的舊典籍找出了一些有用的線索。

二千年前的戰國時代，有人發明了器官移植的方法——再一次，我們華夏的輝煌過往，讓我懷舊得熱淚盈眶——此人名叫「秦越人」，他還在世的時候，真實姓名已遭人遺忘，大家都叫他綽號「扁鵲」，意思是「報喜的

鳥」，因為他經常雲遊四海，而且從鬼門關前救回無數的性命。

他幾乎在每個醫學領域都很出色，在趙國是婦科，到秦國是知名的兒科，再到周國的都城替人看耳鼻喉科和眼科。他是切脈望診的先驅，據他說，患者的脈搏在他指下猶如禽鳥的心跳。時至今日，他留下的著作《難經》仍極具參考價值。他也開創了針刺麻醉術，打開了外科手術和器官移植之路。這是人類史上的第一次，他在一個失去嗅覺的香水師傳臉上移植了他剛剛過世的兄長的鼻子。不過這是扁鵲最後一次施行手術，宮裡的太醫因為嫉妒他的醫術，慫恿秦王將他賜死。

總而言之，中國醫學史裡處處可見器官移植的記錄：手指、手掌、手腕、手臂、腿、膝蓋、舌頭、眼睛、耳朵、眉毛、嘴唇、皮膚……我估算每年至少有一例，這還不包括由僧人、仙人或信徒們操刀的器官移植，留下奇蹟般康復的大量案例。

然而，我的感覺有如橫越荒漠。

沒有什麼是我們想知道的。

沒有什麼可以減輕您的焦慮。

沒有哪本醫書可以在皇上未來子嗣的膚色方面，給我們帶來一絲希望，或是為我們提供任何保證。

於是，我開始蒐集口述資料。我很擔心這一步會像瘟疫一樣，一不小心，就把京城弄得天翻地覆。

有一天，我想到不如去問問《肉蒲團》的作者未央生，這本書可說是中國最原創也最天馬行空的情色小說，敘述一名文人的風流韻事，他四處尋歡獵豔，還讓人給他移植了狗的性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官府的判決書並未多費筆墨，只給他扣上一頂違反公序良俗的帽子，大人，我曾請您對他處以重刑，您也同意，一是查禁他的小說，另外是判他十五年的徒刑。

我在公堂上審訊他時，發現這位作者面容消瘦，憔悴得像是一只隨時會碎掉的脆弱瓷器。

我：您是否寫了這部小說的續集？

他：沒有。

我：理由何在？

他：我的主角在小說結尾皈依佛門，出家為僧。我不想用我的筆處理佛門中的荒淫生活。

我：這續集故事的主角可以是他在無數豔遇當中和某個女子所生的孩子，是他用狗陰莖播下的種。

他：我終於明白您的意圖了：您想用我沒寫的續集故事給我定罪。您真是墮落！是誰給您這樣的權力？是繡在官服上的那塊補子嗎？像蒼蠅、像跳蚤、像蚊子、像蟑螂、像臭蟲。

我：如此侮辱公堂，得打二十杖。來人啊，拖下去！

第一記竹棍打在屁股上，褲子裂了，皮開了，肉綻了，臉漲紅了，他痛得大聲哀嚎，差點沒昏死過去。竹棍在衙役強有力的手中再次喀喀作響，接著第二棍又狠狠落了下來，比第一棍更痛徹心肺。他哭了起來。行刑的衙役呶了呶嘴，像要跟他說些什麼，然後在他面前揮了揮食指。

他想知道他看不看得見嗎？我這麼想。

顯然不是。或許這奇怪的信號（微微傾斜的食指）是一種慣例，但我不

明白箇中意義。另一方面，我聽見他低頭向作家低聲說道：「一百文銅錢，下手會輕點。」

我跟他只有幾步的距離，很難不聽見他說的話。

「還剩十八杖，」他說：「我給你個優待：一兩銀。」

「我沒錢。」

「一兩銀就行了。」

說話的同時，他一邊想像答案會是什麼，一邊又打了一棍，這一棍輕輕掠過背部，輕輕柔柔像愛撫似的，但是看起來沒什麼差別，不論揮棍的幅度或力道，看起來都沒有兩樣。

「我一文錢也沒有。」作者說。

失望之情僵硬了劊子手的表情，下手也加倍殘酷。他嘴上掛著不屑的笑容，卯足力氣揮棍，像要置他於死地。

我從座位起身，揮手中止了這場鬧劇，我走向作者，在他奄奄一息的身前停下腳步。

我：原諒我繼續追問。您有可能會寫續集，讓那個用狗陰莖生出來的兒子上場嗎？

他：會。

我：他看起來會像狗嗎？

他：會。

我：您為什麼這麼說？有什麼科學上的根據嗎？

他：沒有，只有文學上的根據。

《肉蒲團》的作者按照合法的司法形式，在公堂上以提供證詞的形式對我們講述了一個有關移植器官後遺症的故事。隨函呈此證詞一份。

對所有人來說，二月二十是個平常日子，天下無事，可能只有一個人不這麼覺得，這人我姑隱其名，他在這天早上被任命為禮部尚書。

這年是宋朝太平十年，任命在早朝時發布，當時那些就要退休的高官正

在向同僚道別，繼任者的名字由吏部尚書一一公布。新任的禮部尚書聽見他的名字被唸出來，開心得直發抖。「我總算也躋身高官顯要之列了。」

就在他和其他新官一同走進大殿叩謝皇恩時，想到他的聲音從小就帶著濃濃的鼻音，不知會不會給他帶來厄運，他怕得發抖了。「天哪！」他心想：「用這鴨嗓子要怎麼主持典禮，要怎麼在皇上和文武百官面前呼喝？天知道當個禮部尚書，得用中氣十足的嗓子喊多少次？他的聲音——很快就是我的聲音了——每天都得接受考驗。」

他會不會因為嗓子而丟官？會這麼想的人，一點也不瞭解中國人。我們最大的長處就是能騙就騙。世上沒有其他民族比中國人更會做生意，這是我們民族精神之所在，也是一切行動的準則，尤其是買官鬻爵——從芝麻小官到一品高官，無一例外。沒有人想像得到，當一個人必須鑽營取巧謀求一官半職的時候，身段可以柔軟、靈巧到什麼程度。就連芝麻綠豆大的小官都掌控了一些權力，而這一點點的權力也是很珍貴的，因為只要有權，就可以牟利。所以，禮部尚書的官位花了他們家族三千兩銀，而且我得告訴您，這種事是沒得回頭的。一旦風風光光穿上了新官服，補子上繡的是鳳凰雙棲在雲霄，那就甯想

再換回小官的補子，繡一對在草叢嬉嬉鬧鬧的鶉鴉了。一旦坐上金色的八人大轎，身後簇擁一群拿著遮陽傘的皂役，有人高舉一塊漆木牌匾寫著尚書官銜，有人在前面鳴鑼開道（官至尚書，鳴鑼七響），那就再也放不開手了。

再一次，命運之神又對他微笑了：京城總捕頭在一次關於治安的閒聊中提到，有一名囚犯被發現倒在大運河邊不省人事，是一名鞋匠把他押到衙門的，因為他的外貌完全符合某個逃犯的特徵，而官府早已對他發出通緝告示。

「是個賣地瓜的小販。」總捕頭說。

尚書的眼睛為之一亮，因為有個念頭閃過他的腦子。

「他的嗓子怎麼樣？」他完全不露聲色地問了這個問題。

「有如獅吼。」

他立刻著人把人犯押解過來。

「只有我救得了你，不過你得照我吩咐的去做。你先喊一下，隨便吆喝個什麼來聽聽，想到什麼就喊什麼。」

「地瓜！來買我的烤地瓜喔！」

他的吆喝聲遠遠超出我們這位尚書的期望，聲音之猛，震動了每一格窗

上的窗紙。

器官移植，即便是從敵人身上摘取器官，也應當遵守某些限制，這是儒家不斷努力灌輸的觀念，而儘管有這樣的道德規範，這位新上任的禮部尚書還是認為他可以把一個金嗓子囚犯的聲帶據為己有，用來取代自己有氣無力的聲帶。

手術的進行極其低調，也非常成功。幾十年過去了，尚書一直用那早已成為傳奇「強可撼窗」的嗓門繼續完成他的職務。歲歲年年過去了，他的嗓子突然發出刺耳聲音的次數也越來越少，最後終於完全沒了，他的聲音聽起來越來越威嚴。他的聲音可以吸引、甚至吸收紫禁城裡最微妙的力量的精華。

退休的日子近了，他在職業生涯初期投資的三千兩銀早已回收了不知多少倍。在任期的最後幾個月，他必須前往孔夫子的故鄉山東曲阜，參加至聖先師壽誕大典，八月二十七日，這天也是他被任命為尚書的日子。

大運河的支流穿過孔廟所在的這個小城，廟的四周已搭起數百頂帳篷，接待京城來的達官貴人。

依照禮儀，典禮在黎明前就開始了，每個細節都精準地依照時辰執行，

在無數火炬照明下，官吏們從寬闊高大又厚實的白色大理石門進入孔廟，他們就像在北京皇宮的早朝一樣，在孔廟中庭排成兩列，文官朝西，武官朝東。皇帝乘著船艦般的三十二人大轎進場。

在中庭中央，有一座五層的金字塔，正方形的基座，每層都圍繞著精雕細琢的大理石欄杆，塔頂是一座紅木廊柱、金瓦屋頂的亭閣，裡頭是這位中國大思想家的雕像。

日出之前，鳴鐘，擊鼓，響鞭，禮部尚書站在特別為這場典禮設置的壇上，氣勢驚人地高喊一聲：

「典禮開始！」

這命令先是由幾位將軍大聲複誦，繼而由皇帝的禁衛軍接手，最後是所有的士兵。皇帝向孔夫子的雕像鞠躬，文武百官則是屈膝下跪，還在地上磕三個響頭。

「獻絲綢。」他高喊的聲音更震耳欲聾了。

這時出現一群美貌非凡的年輕姑娘，合捧一大疋綢緞。因為小腳，她們的步伐不似常人，而是搖搖曳曳如風中的花朵。她們以優雅性感之姿走上台

階，禮部尚書心神蕩漾，差點忘了詞。

幾秒的空白對他來說是永無止境。他冷汗直流，像耳聾發作似的，沒聽見背後傳來的低聲提醒：

「快說：奏樂！」

他莫名其妙地聾了。

但沒有啞。

奇怪的是，他知道自己張開嘴，也喊了一聲，但完全不知道自己喊了什麼。

基於儀式規定，兩名將軍會複誦他說的每一句話。他看見他們的鎧甲被火炬照得閃閃發亮，他看見他們頭盔上的紅纓在風中搖晃，但他聽不見他們說話。繼他們之後，先是四名，然後是八名、十六名、三十二名禁衛軍重複他的呼喊，但是對尚書而言，他們的嘴依舊是啞的。

就在這一刻，他的聽覺恢復了，全軍將士齊聲重複他的呼喊，有如雷鳴：

「來買我的烤地瓜喔！」

這個囚犯（或者該說囚犯的這個器官，也就是他的聲帶）怎麼這麼神，就選在這個節骨眼上復活了？理由很簡單，聲帶就是要伸張它的正義。難不

成從器官移植的那一刻，聲帶的復仇就已經考慮、盤算、計畫好了？

一連好幾年，這疑問一直困擾著尚書，更確切地說是前任的尚書。是的，他逃過了死罪，但是聲帶在皇帝面前演出的叛變卻也讓他活罪難逃。他被剝奪所有官職，發配邊疆，流放到帝國西境邊緣的新疆沙漠中央，一個叫做圖木舒克的小鎮。

他的到來，讓鎮上的居民無法安睡：這個遭到罷黜的前高官經常在深夜時分把大家吵醒，他的叫聲聽來像是活死人、遊魂的喉嚨唱出的某種悲歌，四處迴盪在鎮上的巷弄裡。

「來買我的烤地瓜喔！」

這吆喝聲至死方休，但後來又重新出現了。這回不是在夜裡，而是在每天早上，當月亮消失在晨曦之中，眾人還在沉睡的時候，由於這位前尚書的兒子遺傳了父親的嗓音，又抵不住那股強過理性的衝動，於是當起兜售的小販，好喊出這一聲聲祖傳的吆喝：

「來買我的烤地瓜喔！」

（供詞結束）

都御史注：

我花了幾天時間，到北京城所有的監獄轉了一圈，特別是去偵訊室走走（經常都設在地下），彼處鼠輩橫行，牠們可說是監獄最引人注目的居民。我在那裡就器官移植提訊了一些知識分子。

他們的證詞我就略過了，書記官在其中記錄了他們的陳述、見證、個人回憶和民間或當地的傳說。每份證詞最後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地瓜小販的故事，不過他們說的故事結構都鬆散得多，也沒《肉蒲團》作者那麼精彩。

結論是，器官移植後，即便可以完美地融入另一具身體的組織，它還是會一直保有獨立性，所以毋需懷疑，被移植的性器官所製造的精子會繼續保有原主人的一切遺傳特徵。在這樣的情況下，皇上未來子嗣的皮膚會是黑色的。

十二

我啊！我要在活著的時候就受人崇拜，哪怕是妓女將我奉為她們的保護神也行，這種信仰在我身後也將世代相傳。

皇上躺在床上，鴉片煙霧團團圍繞，他拿著象牙煙槍，滿心歡喜又恐懼地看著幻覺出現。

儘管這幻覺帶有某種野蠻祭典的特質，但從不同角度來看，讓人想到的是性愛樂園，是以宇宙秩序建立的天堂，是真正來自神的賜福。

就像夢一樣，他移植的性器已成膜拜對象，是所有女人虔誠崇拜的聖物。乍看之下，它像一朵巨大的香菇，在一陣暖暖的雨後將菌蓋微微抬起，大量液體流淌在光亮如烏木的表皮。它的開口漸漸擴大成海螺狀，筋脈分布宛若美麗的大理石，它漸漸變成一顆巨大的鈴鐺，閃耀著金屬光澤，外型漸漸變成一根樹幹；這根黑色的陽具——毋庸置疑，這是皇上的陽具，上頭還

有移植手術留下的粉紅傷疤——有個年輕的妓女像爬樹那樣攀爬著。實在很

難給這場性愛派對取個合適的名字。水裡和空中似乎到處都是愛侶和情色社團，簡直是一場歡樂的大檢閱：年輕女孩組成遊行隊伍，執著一幅幅標示妓院名號的旌旗，她們有的像蟲似的趴在裸男的手臂上，或是騎在馬上，任由馬鬃迎風飄揚，或騎牛，騎麋鹿，騎獅子，騎豹，騎犀牛，騎河馬，騎大象，騎長頸鹿，騎各式各樣的神話動物，譬如獨角獸、龍、半人馬、獅鷲、鳳凰、飛馬、駿鷹，她們排成圓圈，圍著黑色的陰莖——它是這個極樂世界的中心。女孩們一下子被舉上天，一下子又像船落在波浪的谷底，她們的圓圈循著一條起伏伏的路徑，一路接到黑色陰莖的頂端，她們會在那兒停留片刻，喘口氣，然後穿進金屬鈴鐺的開口，沒入其中。

「天下有誰能享受如此慶典？」皇上自忖：「只有神，祂曾把這根黑色陽具恩賜於我，也只有妓女才知道為祂舉行這樣盛大的儀式。移植這玩意實在讓我太愜意了，不然我肯定沒臉帶著發育不良的陰莖站在女信徒面前。啊！妞兒們，朕微服出巡的時候，只會讓你們見識到朕最好的一面，也就是說，這個天賜陽具的力量。」

這正是皇帝最真誠的心願：為妓女職業造福。他默默緘守著這個承諾。這是他和上天之間的一個祕密。

這會是一個讓他加速走進墳墓的致命心願？還是可以讓他延年益壽？

輕車簡從，沒有儀式，沒有顯赫的標記，突然就在一家妓院現身，接著是最真實的時刻——暴露出與眾不同的陽具……微服出巡的樂趣總是讓所有君王嚮往，這是某種短暫的棄職潛逃，讓他們可以在生命裡放進一絲瘋狂，這是一種不會帶來麻煩的狂想。想到可以隱姓埋名造訪揚州各大妓院，皇上興奮得像個孩子，他戒除一切個人習慣，而且在喬裝改扮這方面有了不少想法。他一邊吸鴉片，一邊在腦子裡整理、比較、搭配各式各樣的服裝。

天下最低賤的行業在他腦中一一閃過，他想像自己扮成農民、裁縫、小販、屠夫、乞丐……剛開始的時候，他還有點不屑，這些人讓他覺得噁心，讓他害怕，到後來他卻對這些人產生了同情。

他特別喜歡官袍，不論是芝麻小官（補子上繡著小麻雀在草裡啄食），還是高官顯要（繡的是孔雀或蟒蛇）。他也想試試文人雅士的長袍，絲綢、麻布、棉布袍子，他都喜歡。說到底，有什麼是他沒興趣的？

在我看來，喬裝改扮實在沒有多大意義，除非它可以加強最後一場戲的驚豔效果，也就是在我脫下衣服，開始暴露的時候。我的裝扮越是平凡無奇，形成的反差就越能震撼人心。觀眾的想像是一種精神力（在這個情況下，觀眾都是女性，也就是我的新信徒），被看見的物體會自我描繪，自我調整，接著形成印象，而這些印象始終無法脫離第一瞥的震撼。

這麼說來，打扮成一個小商人絕對可以讓所有人大吃一驚，可以在我信徒的心裡激起景仰和恐懼。任何人如果想要像保護神那樣受到崇拜，這兩種情感都是不可或缺的。

影天子不愧是世間獨一無二的謀略家。他一眼就足以洞悉戰場的地貌、對手的心理和戰鼓鑿鑿即將開打的戰事的全貌。他的攻擊計畫很簡單：只要能征服揚州第一名妓「綿綿」，其他妓女都會跟隨綿綿的腳步。

（高明！數十年後，耶穌會教士踏上這塊大陸，這些上帝的士卒，每個都

受過高等教育，並具備過人的智慧，他們也找不出更好的對策：要讓中國人改信基督教，他們認為，只要先讓一個人改宗就行了，那個人就是——皇帝。）

這兩年揚州城有無數關於綿綿盛氣凌人的事蹟、傳說、流言蜚語，其中有些經由太監的傳播，已經傳入聖聽。皇上早已將一切細節鉅細靡遺地記在心裡，他很清楚自己會得到什麼樣的接待。（不過就是最近的事，一個來中國進行性朝聖之旅的日本王子，特地前來向這位「揚州青樓女王」致意。儘管送上了名貴的禮物——在到訪前夜，他已派人送去兩疋布料：鮮紅的苧麻夏布和鸚鵡綠的魯綢——日本王子依然無法免去前奏三部曲的漫長煎熬。）所以最好的情況是，我們的假商人或許會跟日本王子一樣，由一位自稱是綿綿母親的老婦人接待，她會邀他一起走過內院的門廊，繞過大堂屋，再穿過一座庭園，從一座太湖石砌的假山和小瀑布底下走過，再穿過一座爬滿薔薇的棚架，走進一棟兩層的亭閣，在一樓的大廳坐下，坐在一張矮椅子上，那是著名文人蘇東坡的风格，緬甸藤編，金釘，鑲嵌雲南瑪瑙。老婦人會請他原諒女兒午睡晏起，並且叫人送上杏仁茶，她會把雕漆的茶杯奉在大理石桌上，桌腳的浮雕是薄翅螳螂和蜻蜓（有些惡毒的講法說這是薄翅螳螂的野蠻

婚禮，牠們會在交尾後立刻把伴侶吃掉）。桌上有一只古董青銅香爐，外型是仙鶴，上等乳香的輕煙就從細長的鶴嘴裡裊裊升起。

用完茶，再過一炷香的時間，女王綿綿依然遲遲不見蹤影，老婦人會再次現身，再度致歉，並且叫人服侍他用膳。下人給他端上一雙象牙筷和分成八格的餐盤，裡頭盛裝各式珍饈，有鴨掌、桂香牛犢肉乾、銀魚柳、新鮮蓮子、鮮漬核桃……（「我會要他們給我來點葡萄酒，」假商人心想：「銀壺盛酒，斟在蓮花金杯。」）總算，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就要登場了：鴛母一連四個欠身鞠躬道歉。「大爺，容我為您帶路去沐浴更衣，小女生性嬌弱易感，受不起一丁點的不淨。」大理石浴盆在幽暗的房裡閃閃發亮，他浸在香氣四溢的溫水裡。這段水中前奏結束之後，女王終於在她的書房現身，四壁皆是書架，架上盡是金漆封面的書冊和恩客相贈的禮物：緞帶、頭巾、絲綢、筆、墨、硯……還有一整籃訪客的拜帖。女主人會請他在一張太師椅坐下，這張嵌著玳瑁的椅子就放在大床不遠處，床帳是白色塔夫綢，金縷、絲線繡著花鳥樹木，透過床帳看得見木頭床架，那是貨真價實的名家木作，三面雕飾，漆色的床頂象徵凌霄寶殿。這床還真是個不折不扣的壁龕，一側有

鏡子，另一側是帶抽屜的金漆高几，上頭放著一只錫盤，盤上的蠟燭一直點著。壁龕就像個獨立的房間，有幾扇窗，還有一道可以上鎖的拉門，源源不絕地飄散著怡人的香氣。女王坐在床上，頂著細銀繩匝成的髮髻，戴著紫水晶包纏金銀絲線的耳墜，上衫的顏色深暗到令人吃驚，襯裡卻見金色塔夫綢，下身是一襲白紗裙，在裙襬的盡頭，他會發現一雙玫瑰色的軟鞋，鞋尖如新月般翹起。纖細白皙的手指，完美的指甲，指尖滑過琵琶弦，她彈唱起一曲柳永的小調，就像為日本王子所做的。

啊！綿綿，美麗優雅的女王，吾愛，你的樂音——你那位音韻造詣高妙的日本貴客比擬為一道水晶瀑布，為了他的雙耳，從高高的懸崖上流淌而下——如果我想到的是另一種樂聲，請別發怒，這樂聲清澈，如金屬般鮮亮：那是鈴鐺的銀與銅，叮叮噹噹的聲響渴望與你接合，渴望加入這場演奏，與你合鳴。

我知道，哪怕你的音樂瀑布中流淌的最小的水滴走了樣，也會激起你這個完美主義者的狂怒。

但是鈴鐺會繼續震動出它的音符，有如歡樂的排鐘。

你會掀起塔夫綢床帳，探看禍首藏身何處。你狐疑、審訊的目光探索著我的褲襠，那兒的周圍似乎浮著一圈淫慾微響的光暈，此時，我的鈴鐺噤聲不語，像是害怕跟你起了爭執。

（補充一點：我不會穿上「魚尾褲」給腰身保暖，我會穿上我在器官移植之後，讓宮裡的裁縫替我量身訂做的短褲，這種褲子有個風流褲襠，布料輕柔透明，原料來自福建一種名為「庫蒲」的匍匐性灌木，葉片芬芳，較長春藤的葉子來得大，葉面青綠，背覆絨毛。）

好的戰略少不了好戰術，因為壞戰術有可能毀掉最好的戰略。紙上談兵的勝利有可能在執行時大逆轉，只因為一個細節：那就是發動攻擊的時間。

終於，我脫衣服的時間就要到了，這會把人嚇壞：琵琶會從你手中滑落，掉到盜磚上，你會起身，蹣跚地走出壁龕，踩著夢遊的腳步，走近裸身的商人，目光凝滯，就和那個宮女一樣，我最近才獻寶給她看過，看我宏偉如埃及法老、美麗如烏木的性器，你會像個小女孩，開始啜泣。

你的淚會讓我想起今早出現在我夢中的女人，她爬上我巨大的陽物，像在爬樹。

「請等一等，」你會對我說：「不要再動了。」

「怎麼回事？」

「您的鈴鐺，它在我身體裡自己動了起來，它開始晃啊轉的，我感覺得到。現在，它唱起歌了。您聽見了嗎？」

它在唱歌，我知道，只要碰上陰道的溫熱，它就會唱。這時，我們會嚐到純粹的狂喜，肉體的歡愉，鈴鐺的獨奏會為我們繪出線條，為我們勾勒出形狀，為我們顯現出色彩。

你的耳朵聽得到這一切。

他站在一面大銅鏡前，開始精心改扮。他穿上一件商人的袍子，繫上一條絲質綠腰帶，生絲的襯裡閃著粼粼的水光，上頭還有幾朵祥雲托著八件寶物。不過這條腰帶太長，得在腰上繞三圈。最後，他選了一條兩頭是絨球的黃色繩帶，接著又選了一雙豆渣色的長統護膝，上頭是歲寒三友松、竹、梅

的圖案，然後套上一雙暗色的緞鞋。他用一根樣式簡單的包金簪子固定頭髮，再戴上一般百姓的軟帽，帽子還挺漂亮的，凹陷的形狀有如文蛤，帽上還有嶄新的繫帶。

這次微服出巡的結果，他胸有成竹：幾個時辰過後，日頭在大運河上升起，揚州城所有妓院裡談的只有一件事：一個神祕商人的黑色性器，尺寸驚人，千百名妓女蜂擁到綿綿家，在路上形成的人龍綿延數里沒完沒了，她們渴望一睹這奇物，在這奇物之前，她們像藝術家面對大師之作，像信徒面對奇蹟，她們默默流淚，跪倒在地。

他不希望自己的勝利引起全城男性的公憤，但是，一切跡象顯示，暴動在所難免，因為，陽具尺寸向來是所有男人最敏感的話題，提到這問題，可是會讓他們變成野獸，他們甚至可以動手殺人，可以放火燒掉綿綿的家，好挽回他們的面子，讓他們的女人永遠不知道他們短人一截。

怎麼辦？皇上進退維谷，他也不可能去告訴衙門他有危險了，畢竟這是微服出巡。唯今之計就是讓那些男人繼續蒙在鼓裡。他深思熟慮，權衡得失之後，想出兩個做法：首先，每個來訪的人都得付錢。這麼一來，綿綿的鴿

母改行在門口當掌櫃的就行了；其次，禁止妓女以外的婦女進入，並且在入門處張貼謝絕進入的行業清單：女皮條客、女織布工、女道士、女花販、女挑水工、女詩人等等。

儘管改扮好了，皇上還是遲遲不離開銅鏡。毋庸置疑，裝扮很成功，他很滿意，不過他從沒想過，要掩人耳目竟然得花這麼大的功夫，得這麼小心，簡直跟正式出巡的準備沒有兩樣。

唯一的遺憾是他幾乎跟手指一般長的指甲，就現實的角度來看，實在很難讓人相信那是商人的手。但是，他不想剪短指甲，就算只剪一釐也不行，因為他怕會造成一些差異，破壞他和影子替身之間維持至今的完美相似。我們也別忘了，因為他的嚴格，還讓手術師也給他們都接上一顆和他一樣的鈴鐺，而且把他們的陰莖都漆成了黑色。

再正常不過了：沒辦法讓指甲的生長速度一致的話，這五個男人就每天剪，讓他們的指甲隨時保持同樣的長度。

再正常不過了：動身之前，他讓影天子（奶）住進他的營帳，神不知，鬼不覺，沒有人察覺他的缺席。

一艘船的形影微微晃動（不是一般的平底帆船，而是真正可以航海的大船，甲板上站著一名商人，頭戴一頂帽帶簇新的漂亮帽子），緩緩滑行在大運河上，夾岸是無盡的稻田。只要船一靠近村莊或小城，船伕就會敲鑼，告訴大家船來了，順便招徠乘客。船越過凹陷在一片玫瑰色岩石之間、名為「胭脂」的峽谷。商人正在和他的嚮導閒聊，那是個揚州的小官，為了配合，他也換上連布邊都沒縫的粗棉布袍，戴上一頂麻帽，帽帶垂在肩上，腳上則套著一雙草鞋。

商人想知道，為何大運河兩岸每隔一段距離就有部隊聚集，但嚮導不知這「異常」的部署是何緣故。

陽明開過後，船駛進寬達半里的淮河，水勢湍急，行經的無數沙洲不是被渦流吞噬就是被沖走大半，而後又在別處沖積成新的沙洲。這裡的水色很難以文字形容，得親眼見到才會相信：那是一種近似鐵鏽的紅棕色。河面浩瀚，幾乎沒有盡頭，簡直讓人以為是在海上。商人的雙眼尋找著地平線，卻在淮河鋼鐵般的浪濤上望見耀眼的白鴿，而那其實只是幾片小船帆。還沒抵

達金山閘門之前，河面籠罩著近乎紫色的濃霧，霧裡偶爾會冒出幾艘大船，每一艘像是運載著整整一個村莊。船上蓋的可是真正的房屋，有外牆、屋頂，還看得到雞、鴨、狗、貓……

未時將盡，皇上，也就是假商人，正在午睡，不知何故卻突然被彈到空中。千鈞一髮之際，他抓住床架才沒給摔到船艙的另一頭。船似乎懸在水面上空一、兩尺高，凌空掛在那兒，他像在作夢似的，聽見一段繹夫的歌謠。

金山閘門矗立在高低差十五尺的兩段河流交匯處。高處是他們將要航行的大運河，黏土般褐色的運河水，低處是陰暗的淮河。

繹夫們用粗繩把船捆住，藉助絞盤，一點一點把船抬起，直到與大運河齊高，讓船可以繼續航行。

大運河的兩岸，每隔一段距離依然可見部隊駐紮，皇帝再度為此心生不安。

傍晚，揚州城的磚牆終於出現在眼前。磚牆築成的年代久遠，從磚塊的裂縫和空隙長出的樹木也都有百年樹齡了，這些磚牆非常高，城堞和瞭望台被地衣鋪成銀色，因苔蘚而泛黑，彷彿隱沒在游移的暮光中。城牆下，滿是

死水的護城河圍繞著這座城，水上有個浮碼頭，讓船得以靠岸。

城南，江寧門就要關上了。攤販的馬車和手推車載著半山高的貨物，沉甸甸的，爭先恐後地擠上甲板，一點也不擔心船會沉，在此同時，一長串蜿蜒蜿蜒的轎子往相反的方向走，等著擠進城去。

假商人得等車載他進城，他利用這個空檔點起鴉片煙槍，還在浮碼頭附近的一家客棧嚐了當地名菜「杜甫粉絲」。終於，他搭上一輛四輪馬車，從滿是塵土的簾子、凹凸不平的車廂板，還有光禿禿的木椅，在在都看得出馬車的老舊。他在一片混亂中過了江寧門，沒有任何守城衛兵前來盤查。他很確定，皇家獵場還沒有人發現他失蹤了。

馬車直奔「紅燈區」，走的是跟內運河平行的大街（這條路將揚州城劃為舊城和新城）。過了稅站，馬車沿城牆走，進入有錢鹽商聚集的街區，這段內運河的岸邊，一戶戶都是沉靜的豪華門面，接著馬車來到新城西北藝術家聚集的街區，安靜、灰暗、處處積滿塵土，但又很迷人，特別是天寧寺和住在四周的眾多畫家，還有竹子建造的寺院。皇上掀開馬車的簾子，享受瀰漫在空氣中的樂聲和歌聲。馬車行經說書人的場子、戲台和劇院，隨後沿著

護城河的北段前行，過彩虹橋，轉向西，穿過一個廣場，然後沿智德路前進，再走北柳路，來到長生寺，再接到運河的河岸，登上一艘渡船，駛到對岸，人稱「九巷」的風化區就到了。

「九」在這裡和別處常見的一樣，都是「無限」的同義詞。每個巷弄口，都有一塊標示路名的鐵牌，這些名字一個個出現在皇上眼前，柔軟了他的心，甚至讓他激動起來，有些路名的寫法閃耀著細緻微妙各有不同的優雅，有些路名的音韻巧妙地迴盪著肉慾，情感洋溢，令人著迷。從這次狩獵開始，有一個老師，每隔一天教他揚州土話，上課時用的一幅石版畫，遠看像一塊黑板，近看則會現出整個「九巷」宛如蛛網的全景鳥瞰圖，在黑色的背景上，無數條白線重現了小巷弄的熱鬧喧囂，筆觸乾淨清晰，堪稱最上乘的版畫技巧，這些線條伸展、蜿蜒，宛若絲線，宛若細如髮絲的光，幾不可見。

然而，不只是這些巷弄的名字讓皇上的心柔軟又騷動，還有更讓人吃驚的事在等著他，那就是：巷弄裡空無一人。

馬車繼續穿越這片令人驚訝的巷弄：沒有妓女，沒有尋芳客，沒有小孩，沒有老頭也沒有老太婆，連個活生生的東西也沒有。他的嚮導沒法給他

一個合理的解釋。但是，各種氣味依然瀰漫在空氣裡：烤地瓜的火炭、炸蠍子的油、扔在路上的垃圾、排列在屋前的夜壺、流淌在石板路上的各種穢物。

皇上想起來，這裡就跟他當初在大船上複製的場景一樣，有三個類型的妓院。依照嚮導的說法，此刻他們置身之地屬於第一類，也就是士兵、水手、地痞經常光顧的破窯子，這裡的門都因為鉸鏈沒上油而吱嘎作響；門有木頭做的、鐵打的、竹子編的、石頭鑿的、乾草紮的，有單扉也有雙扉的，有長的、方的、高的、矮的、圓形、菱形、半圓形，門的上方都掛著一盞紅燈籠，每個燈籠裡都放著一隻細緻的絲綢包鞋，大小是女人小腳的理想尺寸，也就是不比正常男人的大腳趾長多少。皇上讓人把馬車停在其中一間破屋前，讀著價目表上寫的：腳長：六寸。價格：銅錢一百文。

可此處空無一人，只有灰塵在燈籠的玫瑰色光線中舞動。他用指尖輕撫破屋的外牆，牆壁薄得像紙，街上的大呼小叫、隔壁尋芳客的喘息、尋芳客帶來的驢子的叫聲、附近各種嘈雜喧囂的混合，都可以穿牆而入。不過，這只是他的想像，因為四下一片寂靜。有那麼一會兒，他以為聞到烤大蝦濃烈的香氣，那是尋芳客在兩次交媾之間品嚐的美食，他甚至還聞到裹腳布的樟

腦味，但這不過又是另一個幻覺。

一路走來，整個城區就如剛剛遭受了浩劫，一片死寂，直到走進一個小巷底，一聲貓叫劃破了寂靜。假商人走近一看，發現是隻波斯貓，珍珠灰的毛皮雜著些黑點，可是貓立刻就逃走了。

接著他們來到第二類的妓院區，也就是一些專供小鄉紳、商賈及軍官尋歡作樂的酒家。這些妓院的標誌是那些絲綢燈籠，吊在竹葉編的燈蓋下，燈籠都還亮著，像是繼續為樓上的空床位招攬幽靈，幾縷殘餘的香氣也從廚房冒出來，提醒幽靈那裡已經準備著數百道佳餚，無人品嚐。皇上走進其中一間酒家，他走上長廊，經過一排拉門，有些關著，有些拉開數寸，門後是一間間包廂，皇上看見桌上擺著碗筷，盤裡盛滿佳餚，杯中已斟上酒，席上卻無賓客。在這沒完沒了的長廊裡，皇上覺得好像在參觀酒的博物館，牆上有數不清的架子，彷彿一個大棋盤，每個格子裡都放著一缸滿滿的催情藥酒，玻璃缸裡漂浮著各種熱帶植物、人參、盤蛇、獅眼、熊掌、虎骨、龜殼、象牙、犀牛角、蜈蚣、巨蟻、紅蜘蛛、瑪瑙、縞瑪瑙、玉、綠玉髓……在他無聲的目光和周遭這些怪物交會的時候，他感到一陣暈眩，腦子裡轉個不停。突然

有個聲響讓他嚇了一跳，他愣了半晌才發現，聲音來自褲襠那顆暖乎乎的鈴鐺，不過，平日的叮噹聲開心得像是民間節慶的排鐘節奏，此刻卻陰陰慘慘像在辦喪事，有如揚州著名鐘樓「白塔」敲的喪鐘。「這裡的回音真大！」他說。確實，每面牆都重複他最後的一個音節。突然間，他覺得自己被一支看不見的虎鉗給鉗住了，越鉗越緊，這時他看見一個淡青色的猴胎，幾顆不知其名的動物頭顱，還有一根馬的性器。他非常不自在地把前額貼在玻璃缸上好看看個清楚。這根腫脹的性器異常粗大，跟他的性器很像，只是少了顆鈴鐺。性器上血管浮凸，隱約可見凝結的血液顏色、肌肉纖維、海綿體。

在缸子冰冷的玻璃壁上，他彷彿看到自己的臉，掛著一顆顆汗珠。他感到驚訝，剛才那陣噁心伴著一個關於手術的奇想：把馬的性器移植到自己身上會怎麼樣？

接著，他來到另一間房，在那間房的正中央，他看見那口著名的玻璃缸富麗堂皇地供在那裡，裡頭浸著一座銅製的時鐘，是一個比利時傳教士送給當地顯要的禮物。他大吃一驚，因為就在他眼前，長針在畫彩繽紛的鐘面上移動了，標誌著一分鐘過去了。指針的顫動讓他發笑，他對這個機器產生了

好感，儘管被判了溺水的無期徒刑，這機器依然持續不懈地為那六十分之一搏鬥，一分，又一分，一小時又一小時，直至永恆。儘管嚮導一再勸阻，他還是要貼身侍衛去給他找來一只杯子，為他斟上一杯缸裡的酒。他向時光之神舉杯，一飲而盡。迷幻的藥酒立即生效，他的心臟差點沒停了，他聽見滴答之聲從嘴裡傳出來，他的手臂像鐘擺般晃來晃去，和鈴鐺規律的節奏完全一致。嚮導怕他接下來就要模仿整點報時的小喇叭了——時鐘在它水中墓穴的永恆寂靜裡，依然會報時——但他並沒有把這荒唐的把戲玩到底。不過，當他坐回馬車時，滴答之聲依舊堅持不懈，他甚至覺得這輛從框架到每個關節都在震動的馬車似乎不是靠車輪在轉動，而是靠時鐘的發條。輪軸滴答滴答，車身滴答滴答，車篷滴答滴答，每次震動都是一聲滴答，這聲響越來越大，大到皇上再也聽不見嚮導和車夫的交談。

他讓馬車停下，兩名貼身侍衛先下了車，第一名龐然巨漢監看四周確保御駕安全無虞，另一名巨漢以為皇帝內急，於是取出便桶跪呈皇上。皇上連正眼也沒瞧一眼就下車走了，可他的腳步踏在陰暗的石板路上，依然發出不祥的滴答聲，迴盪在空無一人的巷弄。直到他加快腳步，想來個夜奔的時

候，時鐘的聲音終於停了，他也從這如影隨形的聲響中解脫了。他鬆了一口氣，聆聽隨他而至的貼身侍衛的腳步聲、馬兒規律的小碎步、馬車軸桿的撞擊聲。此刻的空氣呼吸起來很輕，明亮如薄紗，深邃的寧靜籠罩空蕩蕩的巷弄，只有在那些被離棄的房子神祕地交換眼神時才透露出一絲生氣——一扇門被風吹得開開闔闔，一條花彩斷成兩截，各據街道的一頭，還有他悶在褲襠裡的鈴鐺也奏出排鐘的歡樂樂音。

他覺得自己好像飛了起來，雙腳不再觸地。他不敢相信自己可以跑得這麼快卻不怎麼喘。他回頭對緊跟在後的那些人微笑。此刻，馬車遠遠在後方拖行，看起來像隻螃蟹。他解開腰帶，準備加速。後來，不知為何也不知如何發生——幾百年後的史學家試著將這傷風敗俗之舉解釋為一種瘋狂，一個沒有對象可拯救的救世主的譫妄症，或是一個沒有子民的國王的夢遊症，或是一個沒有觀眾的明星的精神錯亂——就在他進入第三類的紅燈區，也就是高級妓院區的時候，他竟然全身赤條條地出現在一片夜霧之中。

兩個無聲的龐然巨漢什麼也沒說，也沒做任何多餘的舉動。他們面無表情，只是沿途拾起皇上扔在地上的腰帶、帽子、長袍、上衣、襯衣、長統護

膝、長褲和短褲等假商人的衣物。

突然間，我們這位全身上下只剩一雙鞋的跑者，被瀰漫在空氣中的一股氣味震懾住了，那是他過去熟知的一種氣味。他心想，「這是什麼？」他在腦海裡翻找著記憶，但就是想不起來。

他走的這條路，兩側都是小庭園，高級妓院就出現在後面，其中大部分都亮著燈火。他從街道上就看得出屋裡奢華的擺設沉浸在溫柔的燈光裡：漆器家具、閃亮的燭台、銅鏡、大理石屏風、盜花瓶。眼前的一切彷彿豪華的劇場布景，這是一場戛然而止的演出，因為舞台上已經沒有任何演員。

他並未放慢腳步，他嗅著空氣，想認出他想不起來卻又一路跟著他跑的這股氣味。徒勞無功。

或許是空氣觸到他裸露的皮膚，啟迪了他的幻覺，因為他突然覺得天空的指頭碰到了他。這麼久以來，這還是他第一次有勇氣抬頭細看這麼高、這麼神祕的天穹，彷彿要向天問命。

第一眼望去，他的死敵（也就是那顆橙星）已經消失。但他的雙眼隨即蒙上了水氣，他的視野模糊了，完全模糊，前所未有的模糊。莫非我終於逃

過這幾個月來一直藏身在夜裡、對我虎視眈眈的死亡？

他放慢腳步，揉了揉眼，就在這麼做的時候，毫無緣由地，他想到先前始終想不起來的那股氣味是什麼了。

「雨後大象的氣味。」

他深深吸了口氣，全身沉浸在這夜甜蜜的鄉愁裡，他愛極了童年的這個神奇香氣。

若非他又冒險偷看了天空一眼，他早該喜極而泣了。

凶星在更高、更靠近月亮的地方向下探頭了，它其實一直都在，只是埋在一小片雲裡，此刻才又發光宣告它的存在。

真教人傷心！

他開始覺得四周的黑暗越縮越緊。在夜的皺褶裡，在這些宛若布景的妓院裡，微明的燈火依然閃動，但是既然演出已經驟然中斷，這微光還能持續多久？

十三

經歷紅燈區的奇遇後，微服出訪的皇上乘船返回皇家獵場時，在揚州城外二十里的一處閘門附近，被一列長長的平底帆船堵住了，那是幾個時辰前行經的同一個閘門，所有過路人對這裡的回憶只有發抖，不只是因為貪官污吏強徵鉅額過路稅，更因為大運河與淮河水位落差極大，通過閘門實在是痛苦又耗時的事。

皇上已經重新穿上商人的行頭，走近一扇窗，把窗打開。他的凶星在群星中發亮，星光灑滿船艙，彷彿整顆星已進入艙裡。

根據他在欽天監的報告中讀到有關顏色變化的部分，他推測當時大約是子時初，因為凶星的橙色偏冷，金色稍褪，也沒那麼鮮紅，不過它的火光依舊非常純淨。

他走上甲板，看到河上堵成一片：平底帆船的數量這麼多，這麼擁擠，

一根根桅杆綿延數里，甚至讓人看不見大運河了。不過，不安的感覺又再次束縛他，因為演出戛然中斷的感覺一再出現：所有帆船都空蕩蕩的。船身互相碰撞，發出沉悶的聲響，船上卻空無一人。那一張張用厚草蓆或粗棉布製成的船帆鼓得像氣球似的，但是船上沒有船東，也沒有舵手在掌舵，無可數計的桅杆像一大片枯木林。

突然間，一聲落水的輕響劃破大運河汨汨的單調水聲。

這是個美麗的月圓之夜，月光在河岸上勾勒出田野、樹木、竹林圍繞的屋舍和遠方村落的輪廓。大朵大朵的黃花——是菊花嗎？——在夜裡閃爍，彷彿一次又一次回應著天上的凶星，而此刻的凶星已經失去熱性的色調了。兩名龐然巨漢隨侍在側，皇帝看見凶星帶著鑽石光芒倏地升起，定住不動，片刻之後又繼續上升。

又一聲落水的輕響，破壞他凝望穹蒼的專注。眾人四下張望，發現在六、七尺遠處，有一幽暗身軀在一艘平底帆船的船尾，高踞船舵上方，姿勢模糊難辨，簡直讓人以為是隻兩棲動物。

是人嗎？

有可能，但他的姿勢讓人想到鳥，而且他輕咳時發出了鷓鴣的叫聲。

最後又是一聲。確實是人：這人排完便，彎屈雙腿，讓臀部浸到運河水裡，再用手指清理一番，接著起身，用一根草繩把長褲紮好。

「老丈，」一名侍衛喊著：「請過來一下。」

那傢伙嚇了一跳，褲子差點沒掉下來。侍衛沒有眼花：他至少有六十歲，而且和大多數苦力一樣打著赤膊。

他以手擋光，眯眼細看跟他對話之人的穿著。看到皇上的長袍、文蛤形狀的帽子，還有兩名手執燈籠隨侍在側的彪形大漢，他立刻謙卑地打躬哈腰。

「有個問題讓我很傷腦筋，」皇帝對他說，但因為他們之間的距離，他得大聲喊：「看看你的回答值不值得打賞。你告訴我，我們得在這裡等很久嗎？」

「等？您這是什麼意思？」老人很疑惑，轉過頭去看侍衛。

「這些人都上哪兒去了？」皇上繼續問：「告訴我，他們到哪兒去了？」
「他們都在閘門那裡。」

「到那去做什麼？」

「去看那些婊子，她們在表演。」

「你是說揚州城的妓女嗎？」

「如果您管那些雞叫做妓……什麼的，沒錯，她們都在那裡。」

「這就對了！這樣就整個明白了。現在我知道為什麼妓院都空蕩蕩的。

好！賞他幾個銅錢，買他這個消息。」

老人像特技演員似的，凌空抓住扔給他的一串銅錢，然後又打了個躬感謝這位出手大方的大爺。

「閨門那兒可是在舉行本地的慶典？」

「不是，是要讓皇帝開心的。」

「讓誰開心？」

「皇帝。」

「我就是皇帝！」

一個踉蹌，老人攀住舵，好看清楚跟他說話的人。

他眨了眨眼，彷彿燦爛的太陽穿過深夜重重的雲，照花了他的眼。

「你，你是皇帝？」

他端詳良久，下了結論。

「確實，你的這些天花疤子，可以說你就是皇帝的一個影子替身了。」

「我是影子替身？」

說話的同時，他哈哈大笑，甚至笑出了眼淚，老頭也開心地離開原本高踞之處，回到帆船的甲板上。他一路笑著走在船舵上緣，動作滑稽可笑，像走鋼絲般輕盈，幾乎沉醉在自己的世界裡，可他一個失足，竟掉進了運河裡。

又一聲落水的聲響。

過了一會兒，傳來打水的聲音，老頭笑得快喘不過氣，終於爬回了船上，還大聲喊著：

「你真是他的影子替身嗎？」

皇上轉身看他的侍衛，見他們生硬的表情柔軟了。這變化幾乎無法察覺，但他見到他們眼中閃過一絲笑意。會不會他們也以為是我自己的替身？

「朕就是皇帝，現在朕要去閘門那兒走走。」他用冰冷威嚴的語氣對他們說。

「遵旨。」

突然間，其中一名巨漢忍不住狂笑不止，他的同僚受到感染也放聲大笑，加入了合奏。他們努力要閉上嘴，可是笑意卻越發洶湧，不一會兒，他們都跟那老人一樣跌進了水裡。

皇上露出微笑；人性的錯誤總是可以把他逗得很樂，特別是有人誤以為他是他自己的影子替身。

稍晚。接近午夜時分，寶瓶星座消失了，它的映影也在大運河的水面上熄滅了，而其他星體則在往常的位置開始閃爍，在大運河這面銅鏡上繪出一道道隱隱約約的珠光閃爍的軌跡，而戲謔地名為「影天子號」的皇家巨船時而像地震般晃盪，星光在銅鏡上搖曳不已。

淮河兩邊岸上，至少聚集了上千名年輕姑娘，她們穿著樸素的上衣，腰上裹著條裙子，一起拉著一條連接到皇室大帆船的粗繩子。她們的腿在晃動，她們俯身貼向地面，幾乎整個人趴到了地上，她們試著把船拉過落差十五尺的閘門，進入大運河，由於這艘水上行宮的重量驚人，這似乎是不可

能的任務。

還有一群人數相當的姑娘在操作絞盤，唯一的動力來自她們的手臂。纏繞船身的一根根纜繩緊繃到極限，幾乎隨時都有可能斷裂，但船依舊拒絕移動。這些纏小腳的姑娘跟皇上的狩獵美少女一樣溫柔、一樣脆弱，對她們來說，這實在是高風險的危險動作。

突然間，為了提高士氣，這群女繹夫唱起了歌謠，歌聲震動了閘門：

「河水滾滾，

浪滔滔，

大運河的總管放了行，

可別太急，可別太急，

輕輕地放，慢慢地放。」

揚州城所有妓院（不論私娼或官娼）的旗幟都飄在閘門的上空，形成一幅厚厚的船帆，幾乎把月亮給遮蔽了。旗幟上繡的名字讓人想起性愛的動作，喚起了皇上修行內丹的回憶。譬如這些官娼妓院的名號：

鶴鳴

醉仙

薄霧

紅粉

青柳

梅開

螃蟹賽跑

珍珠項鍊

西方海盜

佳賓

佛的召喚

大肚和尚

文人

民悅

（「啊！」微服出巡的皇帝嘆息著：「當初，如果我把我修行內丹的招式都安上這些妓院的名字，它們的名氣也許早已傳遍北京城了。我可以輕聲

叫喚這些名字，一面發功排空我的膀胱，鼓脹我的雙睪，褪開我的包皮，矯正我的龜頭，靈活我的脊骨，柔軟我的腰，涼爽我的肺，放鬆我的脾，減輕我橫膈膜的負擔……讓我最終可以醒心悅目，神清氣爽。」

他根本上不了船，因為看熱鬧的人擠滿河岸，人群實在太密集也太粗魯了，貼身侍衛根本無法替他開道。很快地，一陣恐慌襲向他，他感到焦慮，呼吸困難，和別人的肢體碰觸讓他覺得噁心，他厭惡人群的氣味，這讓他想吐。他喘不過氣了。幸好，附近有棵栗樹，他讓兩個巨漢把他舉到肩上，他們再將他抬到其中一根樹枝的高度，讓他像猴子似的爬了上去，他舒舒服服地就了定位，往下看了一眼。他覺得自己像在一根大桅杆的桅頂，透過層層霧氣在看這場戲。他很高興可以高踞人群上方，把帽子壓低到眉毛，避開所有好奇的目光。

到處都是兜售的小販在那兒擠來擠去，賣的東西有水果、辣蟹串、聲稱用肉豆蔻飼養的麻雀、糕點……一輛驢子拉的小車上有個黑色的圓筒在轉著，上頭還有根小煙囪不斷吐著暗色的煙。突然一陣巨響，爆米花如瀑布般從槽裡瀉下。

從他的位置看來，老人口中所說的那些「雞」一個個都興高采烈的。畢竟，她們很清楚自己不會一輩子幫皇帝拉船，這只是一場遊戲、一場表演、一場慶典，所有人都歡欣鼓舞地投入其中。

情緒高昂的觀眾們開始鼓掌，這時，在一陣喀啦啦啦的巨響中，龍骨、船身、船帆……整個船架終於晃動起來，不再抵抗，朝閘門前進。

在這群女緯夫當中，皇上在一張比一張還美麗的臉孔上搜尋哪一個有可能是綿綿，結果徒勞無功。他還不認識綿綿，但這女人已經是他的最愛了：在「九巷」的狂奔之後，他進了綿綿的家，一如先前的設想，他在那兒沐浴，然後躺在那張夜來花香瀾漫、與世隔絕的大床上。他彷彿置身另一個世界。一隻白頭、羽色如灰燼的鸚鵡在房裡繞著飛，邊飛邊背誦一首詩，在每句的結尾還會開心地擺動牠胭脂色的尾巴，賣弄著風情：

「獨處室兮無依。思佳人兮傷情傷悲。彼君子兮來何遲。」

發生了什麼事？他在樹枝上尋思，為何姑娘們歇手不再為我的帆船拉緯？人群靜了下來，每個人都將手擱在耳邊捲成聽筒狀，好聽得更清楚。

淮河滾滾濁濁的水聲混著大運河幾乎聽不見的低聲呢喃，他在上方卻聽

見一顆鈴鐺發出的清脆聲響。

這聲響有可能來自他的褲襠。

但並非如此。

一名男子出現在大帆船的甲板上，從衣著來看，應該是皇上。

他穿著皇帝的武弁服：紅衣繡金龍，鮮紅的皮盔鑲晶亮的寶石（這是他最喜歡的帽子，外型有如貝殼，以一條繫帶固定，只要遇到絲毫突如其來的撞擊，皮盔就會闖起），黑裙繡著凌空的鳳凰，外頭套著狀似圍裙的蔽膝，腰繫革帶配玉，垂兩條纓子，還穿了雙擦得油亮的紅皮靴。

有那麼一會兒，他對這個幸運兒的身分有些遲疑。（我真羨慕他！是誰為他提供了這樣的場面，有這麼上千個的姑娘替他拉船？）當然，這是他的一個影子替身。但是是哪一個呢？影天子（水）？影天子（蜜）？影天子（奶）？影天子（茶）？樹到大船的距離太遠，他無法細細看個分明，不過，就算可以像平日那樣細看，他也經常不知如何區分他們。

（順帶一提，他從來就不相信他們所謂的特定飲料喜好，他也懷疑他們不時會互換一下杯子，好矇騙他。）

不過只要給他一點時間，他就可以掌握每個人身上的一些特性，不是生理的，也不是心理的，而是某種更微妙的東西，有點像前世的模糊記憶，或是不明源起的遺傳印記。

譬如，有一次有個歐洲傳教士送給他一個工具包，裡頭有刨子、鑿子、銼刀、拋光器，可是宮裡找不到一個會用這些工具的人，而影天子（茶）竟露了一手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功夫：他用指尖摸了摸刨子的刀刃，在刀槽裡調了一下刨刀，接著他花了整夜的時間，彎腰在工作檯上把一塊塊木板刨平，只是為了好玩。從此，他把所有空閒時間都拿來修家具，而且修的經常是做工精細的家具。於是，只要聞到他身上那股恬靜的木頭味，皇上就可以準確無誤地認出是他。

同樣的，影天子（蜜）也有個天生的屠夫本領是無從解釋的。有一天，當時他連生肉都沒摸過，卻忍不住向御廚借了一把短刃小刀，他就用這把小刀肢解了一整頭牛，只花了不到兩刻鐘的時間，沒用到其他工具，整個過程自在又安靜，彷彿對牛體解剖早已非常熟悉，刀子一下就插進牛的身體，遊走在骨頭、肌腱、肌肉之間……從此，宰殺牲畜成了影天子（蜜）最熱中的

事，他大部分的時間都耗在這上頭，只是為了好玩。皇帝就從沾黏在他皮膚上的牲畜油脂味來分辨他和其他影子替身。

至於影天子（水），皇帝猜想他是漁夫的後代，因為他總喜歡潛入隨便什麼池塘、湖泊、河流、大江、大海。他可以在水裡待上好幾個時辰，像河馬那樣動也不動。他是最好辨認的，或許因為太常泡在水裡，他的皮膚比其他幾個都顯得柔軟。

至於這夜成為眾人目光焦點的這個明星，從他的紅皮靴踢出第一球，皇帝就知道是影天子（奶）了，因為這種需要一點機靈的踢球遊戲，皇上只教過這個替身。

充飽了氣的皮球，看起來就像幾個世紀之後流行的足球，但只是單人雜耍，重點是不讓球落地。七十年前的宣德皇帝就是這種運動的愛好者，他甚至還讓人把一名腳上功夫了得的士兵淨了身，成了太監，以便每天陪他在宮裡踢球。

當今皇上以熱愛動物著稱，他對這種運動沒有宣德皇帝那麼熱衷，但還是被史學家認定為這種運動的史上第二號愛好者，因為他在位期間，曾經下

詔夷平京城的一座寺廟，改成球場，供這項運動專用。

被影天子（奶）一腳踢上天的皮球，在所有觀眾的喝采聲中，在一群飛蛾的護送下，越飛越高，大家還以為球就要消失在雲端了。球落下時，他的腳以傑出的控球力讓球穩穩停在皮靴的鞋面上，然後又把它踢上天，飛得更高。隨後，他用頭接住球，讓球在前額停了一會兒，再滾上頭頂，沿著背脊滑落，就在球快要落地時，他以「鴨掌式」反腳一踢，又把球送上空中。

要得不錯，皇上也這麼覺得，他的臉上露出做師父寬容的微笑。不過他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才趕得上我的水準。他肯定使不出「孔夫子的水陸兩棲雜技」，這招可是比「鴨掌式」還漂亮一千倍。

很偶然地，當他放眼望向遠處時，他在大船的甲板上看見一名男子從底艙走出來，隨後又走出五名黑衣人，每個幾乎都和他的貼身侍衛一樣魁梧健壯。他覺得好像在哪裡跟第一個男人打過照面，但就像在紅燈區突然嗅到雨後的大象氣味時一樣，他想不起來他是誰。

這名男子鬼鬼祟祟地從火把前方走過，有那麼一會兒，河面的水波將火光映回船上，他看到男子身穿錦袍，頭繫灰巾。男子走到船尾，靠近船舷，

掀起長袍的前襬，紮進腰帶裡，再從繩梯下去，跳上一艘接應的小船，五名隨從一直跟在後頭。

皇上還是想不起他的名字，但他確信自己一定見過他的步伐和手勢。他開始問自己是不是吸了太多鴉片渣，腦袋已經給「刨平」了。

突然間，他和影天子（奶）的眼神穿越一片霧氣交會了。這個球技表演者第一次沒能控住皮球，至於皇上，則是心中一驚，因為他瞥見的不是他的影子替身，而是一頭鯨魚短暫出現的畫面，這頭鯨魚攔淺在岸邊，毫無自衛能力，所有人包括孩童都來瓜分牠的肉。

這短暫的畫面立刻就消失了，影天子（奶）繼續耍他的把戲，踢著三顆大大小小的皮球。但是鯨魚的垂死畫面依然震撼著皇帝，他心想，這究竟只是吸鴉片的幻覺，還是不祥之兆。

「這頭鯨魚究竟代表什麼？是我的影子替身還是我自己？」

隨著歌唱的節奏，女繡夫們的動作越來越帶勁，越來越協調，整艘大船也開始晃動，船首離開了水面，一顛一簸地前進了三尺，接著是六尺，終於向閘門滑行而去，像被輕盈的輪子運送似的。

如果您去查「閘門」這個詞條，會看到詞典上這麼說：「一種水利工程，基本上由配備調節閘的門所組成，視情況需要，用來攔水或洩水。」

可是，親愛的讀者，我們的閘門（也就是皇帝的大帆船從淮河轉進大運河要穿過的這個閘門）有十五尺的高低差，跟學術定義的閘門八竿子也打不著關係：它沒有閘板，赤條條的，沒遮沒擋，就這麼突現在兩股不相往來的水流上。遠看還以為是一棟房子泡在水裡，美麗的建築已經看不見了，只剩下碩大的黑瓦屋脊。

這個閘門應該是這麼說的：山形屋頂的簡單屋脊露出水面，其中一個斜面消失在淮河洶湧的波濤中，另一個斜面隱約可見，潛沒在大運河呢喃的水流裡。

以下我逐字引述的是法國傳教士李明（Louis Leconte）在兩世紀後所寫的一封信，希望有助於大家明白那個年代的閘門是什麼模樣（請原諒我如此堅持這段地貌教學，因為對於接下來要發生的事，這實在太關鍵了）：

「……在高處的水流的開頭，他們用石頭砌成雙面緩坡，頂端連結在一

起，兩側一直延伸到水面。船來到下方的另一條水流時，他們會藉助第一道緩坡上的多具絞盤牽引船隻，直到船升至頂端，再藉著船本身的重量，沿第二道緩坡降至高處水流的水面，船會像投射出去似的，在高處的水流中滑行好一段時間。反之，要讓船隻下來，就操作相對的步驟。」

皇帝的大帆船像醉鬼般顫顫晃晃，開始朝「頂端」上升。圍觀的群眾又喊又叫又頓足，給那些拉繩子或轉絞盤的姑娘助威。姑娘們汗水淋漓，齊聲吶喊，她們美麗的頭髮散落了，她們的鞋掉了，跌倒了，又爬起來了。

這混亂的場面有那麼點魔力，高棲在枝頭的皇帝不禁淚水盈眶。船上，他的影子替身繼續在雜耍，彷彿這是演出的一部分。皮球飛升到空中，劃出垂直、水平、圓弧、曲線甚至螺旋的路徑之後又落在他的短靴上，我可完全沒誇張。他一邊踢球，一邊做空翻的動作，前空翻，後空翻，像懸在甲板上空數尺似的，完全無視地心引力的存在。有衛士用盆或桶從幾個方向朝他潑水，全身都濕漉漉的，但不妨礙他一次次將浸了水的沉甸甸的皮球，踢向高空，水滴灑在人群中。

「孔夫子的水陸兩棲雜技！他成功了。」皇帝說。

大船朝閘門「頂端」上升的進度又放慢了；在前進了十來尺之後，船又不動了，拒絕再往前進，突然間，船滑了一下，這滑動之勢無法抵擋，姑娘們無能為力，船於是往後退了。

面對這挫敗，她們或坐或躺在地上，沒有掩飾心裡的氣惱。她們把纜繩拉得很牢，絞盤的操作也無懈可擊，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這下子一切努力全化為烏有了。她們的信心開始動搖。人群裡，賭盤已經開始下注，兜售的小販搖身變成狂熱的下注者，賭客們亢奮激昂，女繹夫下次出手成功的賠率是一比十。爆米花小販推著攤車，車上的煙囪還一直冒著黑煙，他在皇上的腳下停了攤車，問他要不要「給自己找點樂子」。

這時女繹夫的人群裡來了兩名男子，其中一名似乎在跟她們講話。這次，皇帝想起他是誰了。

「都御史！」

都御史突如其來的出現，不請自來，讓他感到心亂，但是心亂很快就成了火山熔岩，他覺得自己就要被岩漿吞沒了，因為他認出都御史身旁的另一

個人正是：首輔大學士。

首輔身穿布袍，頭戴黑布道士帽，讓皇上感到意外的是，儘管距離很遠，他還是看出大學士腳上套了一雙草鞋：他喬裝的是面相師。

「他會對這些姑娘說些什麼？他會從她們的面相或手相看她們的未來嗎？」

兩名男子的話不多，姑娘們沒多久又開始拉絳了。

「他們該是對那些姑娘承諾了什麼獎賞，」高棲在枝頭的皇帝心想：「可他們為何要親自出馬？」

突然間，他的腦中靈光一閃：這兩個執掌帝國行政權力的重臣，居然沒有皇帝的命令卻擅自行動，祕密跟蹤皇帝，出現在皇帝的大船旁邊……

「這是個陰謀啊！可憐的影子替身被誤認為是我，不知道他們會用什麼方法把他幹掉。」

連他自己也沒搞明白，一分鐘之後，他竟在人群裡推推攘攘著往前擠，貼身侍衛也試著要幫他開路。他們的推擠引發眾怒，看熱鬧的人們不斷咒罵他們，口不擇言，掄起拳頭越打越起勁，以致於他們一邊往前擠，一邊還得

用雙手護頭。

俗話說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個真理再次獲得驗證。奇蹟出現了：雖然大船這麼重，但就在皇上現身的同时，船已經接近屋脊線了。皇上像憑空冒出來似的，出現在那些妓女面前，而她們的狀態已經瀕臨歇斯底里了。

「停手！」他以絕望的聲音大喊，一邊喊一邊從這個妓女跑向下個妓女：「立刻停手，這是聖旨！」

沒有人聽他的，他於是命令侍衛去停下絞盤，可卻徒勞無功。

「我是皇上，大家聽我說。」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這句話實在太不像話了，因為所有人都看到皇帝在船的甲板上踢皮球，而這個商人前一刻還在跟他周圍的一群黑壓壓的飛蛾作戰，這讓他說的話聽起來更荒謬了。一個體態豐滿的妓女站到他身後，將他攔腰一抱，撲倒在地。儘管他發瘋似的掙扎，胖女人還是壓制住他，最後還騎到他身上。

他逆光看著這座肉山俯向他的臉，突然間，他的眼前一片黑。胖女人噁心的嘴親了他滿臉，這時他還聽見她大喊：

「我親了皇上！」

她的聲音如此嘹亮，以致於影天子（奶）也聽見這勝利的吶喊。他停下雜技球藝，轉身往他們的方向察看發生何事。一個女人騎在一個躺在地面的男人身上。基於男性情誼，他使勁一踢，皮球狠狠砸在胖女人的頭上。胖女人搖搖晃晃，翻倒在地，就在此刻，大船終於被拉到屋脊的最高處，在那尖角上晃了一下，在一陣震耳欲聾的爆裂聲中，從中間斷開。皇上聽見他的影子替身最後一聲慘叫，這個影天子（奶）在很多方面都跟他最像：他們兩人都不會游泳。

船斷成兩截。船首一下就沒入了淮河，船尾則在大運河裡隨波浮沉，慢慢漂流，最終消失在夜色裡。

皇上一直還躺在地上，雖沒看見，但也聽見大船爆裂的聲響，他還以這個姿勢見證了另一個幾乎發生在同時的爆裂：橙星穿越了熠熠閃亮、宛如蜂群的北斗七星，就像飛鳥般朝獵戶星去了，它在那兒戛然停止，無聲地炸開了，或者說，靜靜地消失了。

十四

禮部尚書宣告國喪二十七日，國土之上，只見黑白二色。黑如夜，白如雪（盛夏之雪，皚皚如怪異又持久的裹屍布），喪禮是三個週期，每期九日，在此期間，全國百姓無一例外，在公眾場合必須頭戴白帽，臂縛黑巾，百官無分文武，都得穿粗麻袍子。

在京城，第一個九天喪期隨皇帝靈柩抵達而結束，此時，朝廷又頒布其他諭令：全城齋戒禁酒，大小寺廟須日夜鳴鐘三萬響，這數字和前一次國喪鳴鐘的次數相同，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當時駕崩的是皇上的父親。

首輔大學士召集最著名的風水師、最優秀的天文學家和地位最崇高的占星大師，悉心檢視皇帝一生最重要的幾個日子：首先是出生（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亥時），然後是駕崩（正德七年八月十七日，丑時），每個環節，包括時、日、月、年，都根據相對應的天體位置細審。審查非常複雜，還必

須考慮父母、元配的生辰以及遺體的陰影長度（根據這些大師的說法，應該有十尺，但他落水時身體朝西南漂流而去，這方位使他受到掌管時間和死亡的木星不祥的衝擊）。推算完畢，他們得出結論，移靈的隊伍只能在亥時四刻從北門（德勝門）進城，任何差池都有可能對繼位者造成致命影響。接替皇位的是一個遠居四川的皇姪，此刻正在趕往京城的路路上。

這天傍晚，日落時分，京城百姓如白色潮水般漫過連接德勝門與紫禁城北門的大街。從一大早起，甲冑弓箭全副武裝的神射手已在城牆、屋頂、窗口和陽台等戰略位置就定位，全城各處的大小鐘樓都敲起喪鐘向死者致敬。

百姓們等的倒不見得是靈車（大家都知道靈柩裡頭是空的，俗話說得好：「大海無邊，淮水無底。」這位不幸的溺水者的屍體並未尋獲），對很多人來說，雖不能一睹龍顏，這是可以看到死去的皇帝那些著名的影子替身的唯一機會。結果，前來窺奇的人群不像是來致哀，反而像來逛廟會的。也因為空氣中已嗅得出血腥味，這場戲就更令人興奮了。

這是眾所周知的祕密：一場大論戰已經在帝國機器的最高層展開，核心是皇帝的影子替身殉葬的這個古老傳統該不該執行。沒有人質疑這項習俗，可此

刻的問題是要釐清，在沒有屍體的情況下，是否該讓替身在陵墓裡長伴空棺。

謠言傳遍全城，說是爭論非常激烈，正反意見相持不下，雙方人數相當，都無意退讓，只能等繼位的皇帝到了京城再做聖裁。

京城居民從來不曾見到這等盛大的場面：德勝門打開的前一刻鐘，首輔大學士（也就是贊成將所有影子替身一併處死的代表人物）身著大喪服站在大街中央，面對城門，左手邊約有兩千名文官，右手邊是人數相當的武官。所有人都身穿白麻長袍，頭戴白帽，帽繫兩條垂至腰際的素面緞帶，腳上則套著草鞋。

如同宮中早朝，都御史記下一切雞毛蒜皮的違規動作：咳嗽、踉蹌、交頭接耳等等。

首輔雙膝甫著地，兩側的文武百官隨即下跪，動作整齊劃一，場面壯觀。

終於，城門開了，一陣漫長刺耳的吱嘎聲。

影子替身們的出現，頓時讓整個移靈隊伍黯然失色。沒有人注意瞭望台射出的煙火，成千上萬的煙火像憑空出現似的，在空中劃出圓弧、螺旋和環形的無數條火線，在空中炸開，瞬間將天空點亮得如同白晝；也沒人注意開

路的那些橫扛金斧的牛鬼蛇神的猙獰面目；也沒人注意一手拿大印璽，一手執銀戟的路神；也沒人注意那十六個俊美的道家小童，身穿雲霄色道袍在彈奏樂曲；更沒有人注意到那二十四個敲打銅鈸和木魚的和尚；更別提那六座亭閣，上頭繡的千褶百花齊齊綻放；甚至沒有人注意到靈車，白色絲綢華蓋上繡的是仙鶴、牡丹和蓮花，跟拉車的四匹駿馬如絲般純白無瑕的馬鬃互相呼應；也沒人留意靈柩，木頭清新的氣味從銀色帷幔和那些壓印著金箔大字的覆棺旗幟底下透了出來；就連內行人也沒時間去著迷，即便這珍貴的木材質地如此特殊，紋理如此驚人，而且木板的厚度和重量都異於尋常，只要一塊就夠做一整副棺材了。

沒有人能將目光從四名影子替身的身上移開——哪怕只是一秒鐘——他們其中兩人走在前面，另外兩人一左一右分立靈車兩側，手中各執一截牽魂索，細長的黃色繩子將他們連結到靈柩的一角。

沒人分辨得出他們：他們同樣穿著黑色外衣，繫著喪服腰帶，裹白頭巾，踏著草鞋。爆竹伴隨他們的隊伍，其中幾響是真正的煙火，火光同樣閃爍著他們的臉孔，讓他們的眼睛看來有如黑暗中的貓眼。這當中唯一因為走

路一癱一拐而有別於其他影子替身的，正是皇上。

這跛行的步履是他在影天子（奶）被謀殺之夜，被那胖妓女襲擊的後遺症嗎？還是這機械的步履是無法避免的，這是大難臨頭的人的專利？

兩者皆非。

讓我在這裡透露個祕密：他走路像個癱子，是因為這是唯一可以悶住鈴鐺聲的走法。他的鈴鐺音色比其他幾個影子替身來得更純淨，更清澈，更動聽，也更響亮。他冒充影天子（奶）以掩飾身分的戲碼至今仍未被拆穿，如果鈴鐺太響，可能會害他的真實身分曝光。

啊，奶呀！一連幾天，奶都是他最親密的敵人，他必須在眾目睽睽之下，大口喝下一般人夠喝三代的奶。他彷彿又回到童年，因為乳汁、酸奶、乾酪和各式乳製品而搞得腸胃失調。

在這莊嚴的時刻，他感受到的恰恰是這無情飲品令人生畏的效力。在一聲聲鐘響之間，他聽見自己的腸子咕嚕作響。「這叛徒又要玩什麼把戲整我了！」結果，片刻之後，由於乳品攝取過量引起的腹瀉如箭在弦上，催迫他去方便。

但他不敢脫隊，怕他的舉動被人誤解，怕被躲在樹上的神射手萬箭穿心，或被喬裝成平民混跡人群的密探亂刀砍死。

「別慌，你得承認，劫後餘生換來天天拉肚子算是很好了。」

移靈隊伍朝北安門前進。這條路線恰好和劉公公二十天前的逃生路線一樣，差別只在於過了鼓樓之後，隊伍沒向左轉，而是繼續直走，繞過沿著護城河走的人造假山「煤山」。

皇上沒多久就不必再假裝跛腳了，最後這段路他是真的一瘸一拐走完的，因為他的腹痛每一刻都在加劇，讓他的行進痛苦萬分，而德勝門和皇宮有五公里之遙；這個失去皇位的君主從來不曾徒步走過這麼長的距離。

過了橋，進了紫禁城的北門（也就是和承天門遙遙相望的玄武門），空氣裡瀰漫著福祿考的花香，花葉覆蓋著大理石欄杆，這種令人昏沉的香氣他很熟悉，從入夜時分就會飄散出來，直到日出。靈車的華蓋隨著馬兒蹬踏石板路的節奏，晃得像波浪似的，他感覺石板路在滿腳水泡底下震動，彷彿這個憂心忡忡的老友要向他透露——不，不是透露，應該說是提醒——地下通道的存在。這條通道的起點是聖上的寢宮，通過三宮六院的地底，再鑽過三

座跨越護城河的石頭拱橋，過了玄武門，往北接上紫禁城外一處廢棄的排水溝。這密道只有歷代皇帝知道，是絕不外傳的祕密。

想到這麼有趣的事，腸子裡的咕嚕聲都靜下來了。

這是生平第一次，他站在太和殿的階下，此前，他一向高高在上，從龍椅俯視群臣。他從沒想過太和殿如此高聳，當靈樞由六十四名黑衣白帽的太監扛上去，他彷彿看見棺木一點一點地消失在星空中。

靈樞沒完沒了地往上升，他和他的三名影子替身跪在第一排，面對巨大的靈樞台，台上擺了香爐、燭台和一些瓶子……周圍是僧人在繞行，誦經祝禱。

只有在聽見僧人唸出他名字的時候，他才意識到他們是在超渡他的亡魂。

「我還不知道我有靈魂呢。」

這話脫口而出，他覺得自己露了馬腳，額頭冷汗涔涔。

顯然，根本沒有人拿他當回事，他甚至還聽見後頭傳來文武官員的幾聲笑。

「或許您沒有靈魂，」帶頭的住持方丈低聲說：「可是聖明的正德皇帝有靈魂，老衲很確定！」

他幾乎脫口而出：「我就是正德皇帝。」不過還是忍住了。

「正德皇帝千秋萬歲，」方丈高喊：「正德皇帝之靈長存不朽。」

他的喊叫隨即由兩千名文官和兩千名武官複誦。

「願聖上亡魂脫出九重地獄。」所有僧人齊聲祝禱。

「謝謝。」皇上嘟囔著。

他的話被首輔大學士的出現打斷了，他跪在靈樞台前，讀起一段祭文（大學士做的文章詰屈聱牙，我照例為各位讀者譯成大白話）：

「我謹代表文武百官，來到這座剛才超渡亡魂的靈樞台前，向我們不幸逝世的正德皇帝的遺體虔敬地獻上我們的祭品。嗚呼！我們的皇帝，他是孔老夫子最忠誠的弟子，一生悲天憫人，仁民愛物，時時刻刻憂國憂民，他以正直、道德、仁慈、善心為民表率，以此教化人民。」

如此完美、如此正直的皇帝驟逝，有誰不感到惋惜？如今極樂世界已接引他前去，我只能帶著最深沉的依戀之情，獻上滿滿這杯他最喜愛的酒水。

願亡魂歡喜！」

皇上滿懷興味地聽著這段獻給他的祭文，直到首輔大學士幾乎就在他眼前拿起他最鍾愛的酒，倒進他先前放在靈樞台上的銅爵。他的目光離不開這只銅爵，裡頭的酒都溢出來了，他這個貪杯好飲的酒鬼恨不得能用舌頭去舔。他垂下眼簾，因為他感覺到禮部尚書審訊般的目光投射在他臉上。

這折騰人的儀式隨著接下來的獻祭又延長了：祭品是一支鴉片煙槍。

盈眶的淚水模糊了皇上的雙眼。在這片薄霧中，煙槍珠光閃閃。首輔大學士像在作戲的聲音再次響起：

「嗚呼！您在世的年歲如此短暫。天意難測，英明君主的天命也難測，江河同悲，雲咽風嚎！我們虔敬地向您永恆的靈魂獻上這微不足道的煙膏，它的煙霧會低鳴：嗚呼！哀哉！尚饗。」

這段祭文皇上一個字也沒聽見。他已經失去視覺、聽覺、觸覺和味覺了；五種感官只剩下對鴉片煙鬼最深刻、最甜美、最痛苦的一種，就是：嗅覺。一切都被嗅覺淹沒了，首輔對他而言已經是隱形人，太和殿也消失在他

眼中，靈樞亦然。世界的中心成了鴉片香甜的氣味，直竄他的心房，這時有一隻手將一顆鴉片丸放在煙燈的火焰上加熱。（是僕役的手？太監的手？還是首輔大學士親自動手？他渾然不知。他再看見的是兒時一名僕役的手，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間有一枚蝴蝶刺青，每當他的手指以繁複的動作準備鴉片煙槍，蝴蝶看起來就像在飛。在他童稚的眼裡，當時這隻蝴蝶展開淡青色的輕柔翅膀，悠遊在針、杓、燈之間，滑翔，盤旋，或懸在半空。）

他雙眼微闔，享受鴉片丸插在細長針尖上初次顫動時冒出的香氣，同樣的顫動也在他的脊椎流竄，浸透他的「靈魂」——靈魂，這是什麼？他不住地問著自己，因為他一再聽見別人提起他的靈魂——他記憶中無限憂傷的靈魂。隨後，他認出鴉片膏軟化之初的氣味，就在此刻，時間、空間、肌肉、神經也一起軟化了，進入一種同時發生的完美狀態。這種激烈的放鬆方式，從少年時代起，早已讓其他欲望都鈍化了，這一天卻又扮起救星的角色；他的恐懼因此一掃而空。

他的鼻孔擴大，好吸進膨脹的鴉片丸散發的焦糖香，他認出當中有酒的香氣，那是事先加入煙膏讓鴉片發酵用的。

「這是最喜愛的鴉片。」他按捺不住，大聲說了出來，又引來了幾聲笑。就算淪落到要扮演自己的影子替身，他也不可能緘口不語了。

鴉片丸放進煙鍋，對他來說是一場嚴酷的考驗，他閉眼屏息以免「崩潰」。要是他呼吸了，就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一躍而起，撲到靈樞台上抓起煙槍，沒命地吸上他這輩子最大的一口。

「不行，」他心想：「你可不能像個粗俗的煙鬼。」

他得逃離誘惑，到別處去，譬如找個什麼地方去讓肚腸舒緩舒緩。他睜開眼，看到首輔大學士沒注意到他，但是如果走出太和殿，一定會引起這個死對頭的疑心。毋庸置疑，他就是這場政變的元凶。「他一定會叫我過去問話，」他心想：「他會覺得我隱瞞了什麼事，可能是關係到我身分的一些事。」

僕役的手靠近煙燈時，皮膚成了深琥珀色。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間也有刺青，不過不是蝴蝶，而是大王鷲。隨著他用手指將鴉片丸搓成小圓錐，重新固定在針尖，再以煙燈的火焰為煙鍋加熱，這隻大王鷲就在岩石間顫動，飛舞，沙沙作響。突然間，手指的動作加快，在手指的震動下，這隻猛禽升空，翱翔，向岩石俯衝，停在這塊岩石上，收攏雙翼。終於，他吸氣了：長

針抽出，煙膏完美地沿著煙鍋內壁黏成一圈，像一枚指環。

「這管煙備得真好。」他默默喝采。

僕役把煙槍遞給首輔大學士。

首輔看著跪在他面前的四名影子替身端詳良久，他的目光盯住了皇上。

「上靈樞台，到我這兒來。」他對皇上下令。

皇上起身，一癱一拐地向他走去。

首輔手持煙鍋，置於焰上一、兩寸之處。只有如假包換的老煙槍才找得出這麼精確的距離。

顫動、冒泡的煙膏沸騰了，發紅的煙鍋冒出一股淡青色的水氣。

「我要你為你主人的亡魂吸一口。」

「大人恕罪，皇上的鴉片煙，替身是不准吸的。」

總管太監的叫聲從停靈的太和殿上傳來，結束了這場折磨人的酷刑，也拯救了皇上。

「一哭！」

這闖人悠長的嗓音宛如作戲，回應他的是撕心裂肺的哭泣和悲痛的嚎

叫，近乎歇斯底里，來自一群宮女和故去皇帝的嬪妃，她們都在殿上，站在這些男性目光不及之處。

「一哭止！」同樣的閹人尖著嗓子大喊。

哭聲在如此完美又令人迷茫的一致性當中，戛然而止。

「再哭！」

這個新命令也和前一個命令一樣被執行了，同樣堅持不懈，同樣靈巧，先是女聲，女高音的極致、次女高音的細緻、次女低音的深厚，從豐滿的胸部迸發出來。接著爆發的是文武百官雄性的合唱，數千人的哭聲從殿外傳來，為這精確的悲鳴加入抒情男高音、戲劇男高音、花腔男高音、假聲男高音、男最高音、男中音、男低音、男次低音、深沉男低音。

「二哭止！」

乾淨俐落，紀律嚴明，各路人聲喊停就停，這又更讓人迷茫了。

這樣的鬧劇重複了十五次，在這些高中低音、男男女女、數以千計的哭靈者當中，只有皇上的眼淚是真誠的；那是癮頭戒不斷的煙鬼之淚，哭的是他吸不到的那管鴉片煙。

十五

結束了，亭台樓閣的歲月。紫禁城東北，離城牆約莫三百尺處，有一座小佛寺是從前某個皇帝生子後為還願而建的。小佛寺日夜趕工，變成一個監控嚴密的住所，皇上和三名影子替身就在這裡度過回宮的第一夜。他們住禪房，睡窄床，而床也不過就是些已經陷進夯土地面的木柴，上頭再鋪個幾片木板罷了。負責監視他們的是一個身形高大的太監，他給每人發了一小截木頭當牙刷。

時近午夜，皇帝藉口睡不著，要求守衛准他去大殿拜佛，那是廟裡唯一配得上這名號的地方，叫做「睡佛殿」。太監去請示帶頭長官，這個長官負責安排沿圍牆巡邏的勤務，自己就守在佛寺大門口，他不覺得會有什麼危險，同意了這個請求。

「但不能讓他跟睡佛一起睡。」說著哈哈笑了起來，像在說什麼雙關語。

等到大殿只剩他一人，這位假替身立刻開始大步來回地走，在每塊石板上使勁地跳，但是沒有一塊石板在他腳下鬆動或移動。

他於是開始輕敲牆面，從地面敲到天花板，但他的手沒摸到任何人造的縫隙，也沒找到絲毫像密道的痕跡。

大殿中央躺著一尊白色大理石的睡佛像，高約一尺半，長約五尺，重現佛陀的「大涅槃」——這是佛陀在塵世間最後一世的四大奇蹟當中的最後一項，前三項則是誕生、悟道成佛、初轉法輪。

他輕觸佛陀的手臂，一路從手腕摸到肩膀。佛陀身穿袈裟，斜袒右肩，覆在左臂的披布有些微微浮凸的皺褶，一道道清晰可見，各自分離，隱約透露出佛陀休息時軀體的柔軟。佛陀以右肘支頭。我們的影子輕摸雕像閉闔的眼睛——那是凝神沉思的安詳表情——再輕摸眉間的一撮細毛，然後是笑意微微幾乎難以察覺的嘴，接著是服貼的鬚髮。終於，眼皮眨了一下，霎時間，佛陀的頭顱打開了——佛陀有異於常人的腦橋，根據傳說，他有兩顆大腦——露出一個入口，應該就是密道諸多入口當中的一個。一片漆黑，他往裡頭喊了一聲，密道的內壁傳回他低沉嗓子的回音。

佛陀的頭顱裡有個磚造的地窖，越走越寬；裡頭空氣冰涼，漫著厚重的濕霉味。右邊牆上有一道滑門，門後是一條廊道，其中有部分被封了起來，廊道在約莫百尺之後縮成一條狹窄的坑道，我們的不速之客只能四肢著地，咬著他在睡佛殿上找到的蠟燭匍匐前進。他覺得自己跟盜墓的沒有兩樣。

洞穴。兩年前他想到的是這個字眼，當時他首次視察為他興建的陵寢，他也親自參與了平面圖的設計。「一個好皇帝，」他的父皇總是說：「一生只有兩件大事：一是立皇儲，一是建造自己的陵寢。」所以，他還不滿二十五歲也還沒子嗣的時候，就已經選定自己未來的長眠之地，並且責付首輔監造。成千上萬的士兵和苦役犯在北京城外一百七十里的大裕山開鑿岩石。他還清清楚楚記得那天，他坐在一張大理石雕的龍椅上，這張雕著一條條飛龍的石椅立在陵墓裡，完全依照宮裡太和殿的那張龍椅重製。他像個淘氣的孩子，在心裡想像盜墓者如何成功越過那七道門——這是整座陵寢最精心打造的部分——七道門的開口都是一塊塊花崗岩鑿出來的，而這一塊塊巨石都是橫著運進坑道裡的，每道門的兩片門板各高十尺、寬五尺。（他是個怪人。無論哪個皇帝在視察自己未來的陵墓時，都會思及人生如白駒過隙，

或細細思量放置皇后或皇儲生母靈柩的恰當位置。而他，卻寧可想像自己是個褻瀆墓地的惡徒，而且對墓門的機關特別感興趣：門關上之後，一塊岩石會從斜向滑至地面，從裡頭堵住墓門；所以如果無法從外頭將岩石撐起，墓門就打不開了。）

他在密道的一處轉角停下腳步，舉起燒得剩半截的蠟燭，才察覺坑道是往下走的。他弓著背往下走，免得碰到石壁滲水的拱頂。在晃動的燭光下，潮濕的石壁映出了金光。

過沒多久，斜坡變緩了，他也明白了密道並非如他所知從橋拱下方經過，而是在地底三十尺的深處直接從護城河下方通過。他毫不猶豫，涉水行過一攤攤如鏡的積水，他喜不自勝地越過這些死水，聞著腐敗的氣味。

事有蹊蹺。開始上坡之後，坑道並未如預期般通往紫禁城外，而是在地底八、九尺處繼續蜿蜒。這是一條真正的密道，它帶著貴族的驕傲，拒絕和排水道、水井、茅坑、地窖、廢棄的壕溝或古代坑道在海底交會。所以，即便是咫尺之遙，這孤僻的通道也會多繞上很多路。「告訴我，你究竟通往何處？」皇上問坑道。「希望不是通到僕人房才好。」因為他的陵寢有幾間房

是留給傭人的。他的腦海中浮現了陵寢平面圖的細部：五個廳房排成十字，三間在主軸上的廳房是給他自己的，另外兩間在側邊，有走道和他的房間相通，是給僕人的。親臨視察的那天，他很驚訝，因為他看見這兩個側邊的房間各有一口巨大的水井，黑漆漆的井口微開，井坑還沒挖到含水層。「就是這裡，就在其中一間僕人房裡，他們打算把我活埋進去，我，我是真正的皇帝，天子，聖上啊！」他高聲嘶嚎，狂笑不止。「或許他們就等著看我在沒有井坑的井裡挖到地老天荒吧！」

他的路程在一個地窖裡結束，裡面低矮的頂壁由幾根柱子撐著，柱子的基座鼓起，柱頭如喇叭口，每個柱頭還懸著一條黃色的繩索。一股快樂的戰慄襲上全身，因為他推動其中一根柱子後，他看見柱子移位了，他的頭頂上露出一個開口，自由的神聖光芒傾洩而下。他靠著繩索輕鬆地爬了上去，他就像從前僕人手上的蝴蝶刺青，往洞口飛去，終於在洞口停歇下來。

隨即，宛如魔法，一大塊花崗岩關閉了他身後的洞。這機關和他陵寢的墓門是一樣的，他猜想這地道也是同一個工匠的傑作。

十六

「太陽，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你了。」

這是皇上最後一次無聲的吶喊，他的嘴巴被堵著，若非如此，他想要仰天長嘯，怒目直視太陽，直到它沒入灰暗的雲層。

所有犯人都是五花大綁伏跪在地，身上僅以一塊紅布蔽體，開個洞讓脖子穿過，他是當中唯一被堵住嘴的。（這是對閭王殿的拙劣模仿，根據民間傳說，地獄的判官案牘勞形，他們在最後的審判看到紅色，會從昏沉之中被喚醒。）

「他們可以砍我的頭，可我是皇帝，我永遠和別人不一樣。」他發現只有他的嘴巴被堵住，心裡驕傲地這麼想。

厚實的城牆中央矗立著城樓，城樓之下就是午門。太陽不時鑽出雲層，其他犯人在抬頭望向城樓時，都被陽光刺得睜不開眼，而他甚至不屑望這城樓一眼。

說真的，其實也沒什麼好看的，上頭就是一群文官武將，身影遙遙，全

身縞白——此時正值第三週期的九日國喪——城樓上只見團團的白影。

他不禁為自己的命運扼腕：不只是所有人都在為他守喪，而且就在幾個月前，他還在這個午門上主持了「獻俘」的儀式。

這會兒，他逼自己沉浸在溫暖和煦的日光浴裡，太陽綻放微笑的光，熾熱的光，嗡嗡作響有如兒時的一首老歌。是哪一首歌？他試著回想，可就像平常一樣，他想不起來。突然間，衛兵粗暴的手把他抓了起來，將他帶到午門下。他在這約莫三百尺的石板上，踉蹌了兩、三回。

「別動，」一名衛兵喝住他：「皇上想看你長什麼樣。」

基於本能，他抬起雙眼。他驚愕到完全聽不見他的繼位者做出的決定，也沒聽見四名將軍，然後是八人、十六人、三十二人、六十四人的複誦，直到全軍齊聲吶喊，宛如雷鳴，他依然充耳未聞。

他被真正的魔法震懾了，所以什麼也沒聽見，什麼也沒看見，只看見五個男人，同樣的身材，同樣的年紀，戴同樣的冠冕，不過不再是那種眼前垂著珠簾的，而是武弁服的皮盔，讓人看得見這五張像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臉孔。

根本沒人說得出這五人當中誰是新皇帝，誰又是他的影子替身。

十七

一切都沉浸在幽暗的暮光中。

遠處，四個光點漂浮在紫禁城的大湖中央。

每個光點柔和，暖暖的，完全稱不上燦爛，都是從一個小船上的一塊油布裡透出來。隱約可見的是，這塊半透明的油布裡有個木籠，裡頭有一個人。

「朕賜這四個影子替身跟他們的主子一樣的死法！」幾個小時前，新皇帝在午門上曾做出這樣的決定。

現在聖旨一絲不苟地執行了。

湖上，影天子（茶）的淡黃色囚籠最先從運載它的小船上消失，接著是金色的影天子（蜜）的囚籠，然後是玫瑰色的影天子（水），最後是影天子（酒）——皇上——泛白的囚籠。連一聲銅鈸也沒人敲，這四個光點就消散

了，原本載著無底囚籠的小船也消失了。

最後一個囚籠在水面上還漂了一會。

囚籠翻了個身，悠悠緩緩地脫出罩在外頭的油布，皇上在被湖水吞沒的一瞬間，想起了一個體位，一個詞，他曾在皇家獵場聽見狩獵美少女們娓娓道出各種性交體位時的一個詞：「孔夫子鶴子翻身」。

ing tian zi /

2012.
33305226215527
a 02/19/13

臺北市：皇冠，2012.10

面；公分。--(皇冠叢書；第4265種)(Choice；247)

譯自：L'acrobatie aérienne de Confucius
ISBN 978-957-33-2941-1(平裝)

876.57

101018361



皇冠叢書第4265種

CHOICE 247

影天子

L'acrobatie aérienne de Confucius

© Dai Sijie et Flammarion, 2009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row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a division of Crown Culture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戴思杰

譯者—尉遲秀·武忠森

發行人—平雲

出版發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02-27168888

郵撥帳號◎15261516號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50號寶恒商業中心

23樓2301-3室

電話◎2529-1778 傳真◎2527-0904

責任主編—盧春旭

責任編輯—丁慧瑋

美術設計—程郁婷

著作完成日期—2009年

初版一刷日期—2012年10月

法律顧問—王惠光律師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讀者服務傳真專線◎02-27150507

電腦編號◎375247

ISBN◎978-957-33-2941-1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定價◎新台幣300元/港幣100元



- 皇冠讀樂網：www.crown.com.tw
- 小王子的編輯夢：crownbook.pixnet.net/blog
- 皇冠Facebook：www.facebook.com/crownbook
- 皇冠Plurk：www.plurk.com/crownbook



(法文版書封)

三故事 (暫名) Trois vies chinoises

戴思杰第一部短篇小說，2013上半年度即將出版！

一名患有早衰症的小男孩，才十歲出頭便即將面臨人生的終點；一位失去母親的少女，因為不堪至親背叛而遠走他鄉，直到多年後才發現事情的真相；一個揚名國際的攝影師，卻因小時候曾親手將發瘋的哥哥綁在樹上，心裡始終有著揮之不去的陰影……這座貧困的中國小島——「貴島」，承受了過多重金屬的遺毒，也盛載了許多令人心痛又動容的生命故事……



巴爾札克與小裁縫

金石堂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書！改編電影入圍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擅長說故事的羅明和會拉小提琴的馬劍鈴，在這個困著他們的村落裡遇見了青春洋溢、美麗卻沒有文化的小裁縫女。年輕而滿腹理想的兩人都深深為她著迷，艱難的生活頓時出現了快樂的泉源，而小裁縫也從他們偷看的禁書——巴爾札克小說集中窺見了開啟心靈的曙光。一段永難抹滅的記憶，就此揮灑出令人動容的精采戲碼。



釋夢人

同時入圍法國三大文學獎！並榮獲費米娜文學獎！

精神分析學的菜鳥老莫在留學法國多年後，為了拯救入獄的初戀情人而回到了中國。他原以為可以送錢了事，沒想到法官不要錢，只要睡一個處女！逼不得已，老莫藉著替人解夢，展開了追尋處女之旅。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已不年輕的處女，法官卻暴斃了！難道，老莫這趟波折重重的「處女之旅」，竟然只是白忙一場？……



某夜，月未升……

當代最重要的旅法中國作家，《巴爾札克與小裁縫》作者深情力作！

一名法國女子在北京認識了中國男子圖穆疏克，兩人成為愛侶。從小就納悶自己混血外表的圖穆疏克，意外發現迫使父親與自己分離的，竟然是一幅流傳千年的珍稀殘絹經文。慢慢地，他也為這幅經文深深著迷，然而一場意外，卻讓他決定再也不回北京、再也不說漢語。為了更接近情人，法國女子也踏上了尋覓這幅殘絹經文的漫長旅程……

一個皇帝，竟然有四個影子替身！
他到底是太怕死？還是太異想天開？

明朝的正德皇帝就算不是中國歷史上最出名的人物，也絕對是最古怪的一位天子。儘管坐擁後宮三千佳麗，但他不僅愛美女，更愛猛獸，甚至特地蓋了一座「豹房」豢養野獸當寵物，好幾回自己差點被吃了，卻仍樂此不疲。而明明不愛江山，只愛玩耍，他一時心血來潮竟自封「威武大將軍」御駕親征，嚇壞了一班臣子。

這樣的皇上已經夠難伺候了，更何況，人稱「影天子」的他還有四個長得一模一樣的替身！五人不但舉手投足完全相同，就連臉上的坑疤數目都一樣，教人分不清究竟誰才是天子本尊。

某日，欽天監觀測到天際冒出了一顆橙色新星——這可是撼動天地的凶兆！按規定，皇上必須即刻離京避禍，目的地則是揚州的皇家獵場。這下子，影子替身們終於派上用場了！為了能隨心所欲地行動，皇帝與其中一名替身悄悄調換了身分，卻沒想到換來的除了自由，還有一段生死未卜的命運……

